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庸閒齋筆記
陳其元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海寧陳子莊先生著

庸閒齋筆記

昔春秋於隱桓間書家父凡伯仍叔之子蓋皆大雅舊人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侮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臣下如晉之王謙唐之崔廬皆以衣冠舊族為時所重求之我

朝若海甯陳氏其亦所謂名宗望姓鼎族高門者乎余於陳氏識子莊太守蓋吾舅氏姓乎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出方雅之族兼文學政事之才同治初受知於左季高相國疏薦于

朝筮仕吳中曾文正公及李少荃相國皆器重之歷宰大縣所至有聲論者至比之陸清獻近年歸老于家泉石優游居多暇日乃娛情翰墨者庸間必筆記一書首述家門盛蹟先世軼事次及游宦見聞下迨談諧游戲之類斐然可觀昔宋范公稱為仲淹元孫所撰過庭錄多述祖德間及詩文雜事此書殆其流亞乎余勸付剞劂以廣其傳讀是書者當歎王氏青箱具有家學叢談瑣語亦見典型固與寒門素族殊也

同治十有三年太歲在甲戌陽月德清俞樾

序

一第

同治壬申之妹解組黥來僞寓叢林兵燹之後休養生聚又十年矣老成凋謝昔日知交存不十一族中耆長尤為零落即與予伯仲行者亦復寥寥歲月不居無怪吾良之甚也端居多暇嘗舉吾宗舊事與兒輩言之恐其遺忘筆之簡牘俾免數典忘祖之誚殘冬未盡倏已成帙今年因公事滯跡吳門半載日長務閒追念平生舊聞及身所經歷目睹事有所記憶輒拉雜書之紛綸叢脞雖談諧鄙事無所不登而國典朝章莊言至論異聞軼事軍情吏務及展卷所得者間亦存焉隱惡揚善事微諸寔不敢為荒唐謬悠之譚如碧雲暇瑣綴錄之誣詆名賢庶幾歎而文忠歸田錄所言以唐李肇為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月也合之前編共為八卷約十萬言名之曰庸閒齋筆記聊以自娛亦可供友朋抵掌劇談之一助云爾同治十有二年歲在貽陽作噩斗指酉庸閒老人漫識于行筆堂時年六十有二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時以勳戚隨高宗南渡籍臨安始祖東園公諱諒者明初居仁和之黃山游學至海甯困甚偶憩趙家橋上忽墜于水陳公明遇設豆腐肆于橋側晝寢夢青龍蟠橋下驚起見一男子方入水急援之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無子止一女因以女女之而以為子焉東園公一傳為月軒公諱榮承外祖姓為陳氏而世其腐業業腐者起必以戊夜一日者于門隙見雙燈野外來潛出窺之則一儒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孫位極人臣有一石八斗芝蘇官數儒冠者曰以何為驗曰以鷄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時鷄子出矣乃于懷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憶前事往探其處則闕然二鷄雛也正駭異間又見雙燈遙遙至羅已出壳不能埋急于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伺二人者至指之則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警道士遲疑良久曰或氣運尚未至耶遂去不復返居久之公乃奉東園公骨甕葬其中二世之後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舉貢進士至二百數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尚書侍郎巡撫布政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三世矣初葬時植檀樹一株于墓上堪輿家稱為海甯陳氏檀樹墳 聖祖仁皇帝

南巡時聞其異曾駐蹕觀焉

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月軒公曾孫也為諸生以春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之急所貸予常折券不責償市有持贖銀行哭甚長公問知為里僧所欺即自探懷中銀如數予之有丁氏鬻產既收償使矣復據之公憐其貧為更授償及割他產予之如此者三歲旱出穀三百斛賑飢者帥一鄉之人禱雨雨亦獨徧一鄉鄉人語曰天道不偶視陳叟其為德類如此公歿後邑人請祠之鄉賢入祀之明日而芝生于祠之左楹明日又生三日又生其數七至九其廣六七寸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狀若牡丹其香細縕苦都梁雞舌然邑人觀之無不歎為奇瑞乃署其樓曰紫芝吳人王穉登為之記公二子長與邵以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次即余九世祖與相以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孫祖苞官副道巡撫曾孫之選官少保宏文院大學士是紫芝之祥也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以喪偏故濬游蘇臺遇驟雨入徐氏園中避之凭欄觀魚久而假寐園主徐翁夜夢一龍卧榻上見之驚異夢合詢知為中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謂湘籍夫人是也夫人工詩詞精繪事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于畫大士像五十幅以祈姑壽世爭寶貴 聖祖曾取入內廷寵以御題尤為潤閣中榮事東園公豎公豎以外皇孫龍得偶一則貴于子孫一則貴于

其身龍亦靈怪矣哉

六世從祖文簡公生而岐嶷三四歲時每于睡夢中一聞楚唄聲必驚起合掌趺坐母夫人知其有自來也撫之曰兒既生我家當從事聖賢之學此佛氏之教不足循也公聳聽已即臥從此間經唄聲不復作矣比長博極羣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北試文名藉甚上達宸聽己未科會試適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公以嫌不與試是日聖祖臨朝閱禮部奏迴避事指公名以詢廷臣羣臣以宋係陳婦翁對上曰翁婿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己屆亭午闈中將放飯矣忽傳鼓啟門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然公仍以嫌被屏乙丑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公卷列第十上拔置第二殿試上復親擢為一甲二人賜進士及第非常曠典為從古所未有也

文簡公既入翰林聖眷優渥屢從屬車豹尾卷阿矢音之作一時稱盛會都御史郭琇劾高文恪公士奇指公為交結有叔姓之稱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辨謂臣宗本出自高譜牒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為叔事遂得白再擢掌院學士吏部侍郎巡撫廣西人皆賀之宋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羣從咸列清華我夫子乃出為粗官令我慙顏于娣姒矣事載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

公傷逝記時弟兄叔姪中清恪公為春卿文和公為冬卿丙齋公為司寇乾廬公亦
貳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授方掌鈞軸海甯顧侍郎合肥李宮詹長洲繆
宮贊同在朝列故夫人云然然不數年亦入總西臺世宗即位授公宰輔之任矣
清恪公諱說精堪輿之術撫貴州日瑤撞屢竊發為患公周覽其城郭曰陰陽向背
均失其宜禍害所由來也遂奏請築而更之既成曰從此百年可無兵燹至道光末
年賊始蠢動距築城時已百五十年矣公嘗于海甯相得一地以重值購之而不用
暮年官禮卿在京邸次子卒于籍家人求葬地查夫人以所購地與之公聞之怒遂
請告歸歸而諸宗戚迎之公不還家先詣宗祠於祖父無為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
戚啟之則內書一行曰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為公于某處即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
然曰予半生涉歷乃得此地地之吉與檀樹墳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與伯
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負初意矣然年月日時皆未至恐不能善則又詣葬處
視之頓足曰葬師無識偏左丈許壞此佳城可為惋惜因指其旁一大樹令掘之掘
下三尺得石匣中有書曰某年月日時葬無為公于此公因數家門祚薄不能得此
吉壤眾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氣已洩不可用矣眾曰然則此地遂無用乎曰後六
七十年子孫當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慶初元公曾孫禮齋公用數官安徽巡撫兼

提督授一品封為振威將軍

公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為貴徵黃夫人者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嘗為公濯足手捧足而視其痣公笑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極品者此痣之相也夫人亦笑曰公欺我公足祇一痣已貴為公卿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而為婢女公聞之驚使跪而視之信遂納為蓬室生二子長文勤公世宦官宰相次闈齋公世侃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膺仕世自公門為五子登科云

文勤公年少登科數歷中外垂六十年年八十始得請予告歷掌文衡門生故吏徧天下相 高宗者十七年福壽近世罕比生平崇節儉講理學母數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上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為百姓哭矣事載洪太史亮吉更生集中然秉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或啜蓮實少許即可度一日而年躋大耋信壽算不在飲食之多寡也都中嘗有一醫者善揣骨相公與溧陽史文靖相國屏車騎往訪之醫者揣文靖未半即跪而呼曰中堂洎揣公則曰此乞丐也文靖呵之曰此陳中堂醫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搖之愕曰真乞丐也烏得欺我公笑曰大約以我無食祿之故耶乾隆第六次南巡公已歿矣時 諭祭歷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餘處 特命以公及文簡公列入尤異數也

歷朝官制不同然一朝之中亦復前後互異我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均授職翰林院修撰故有殿撰之稱而六世從祖丙齋公司寇則曾官翰林院修撰兼左春坊左諭德司寇諱論以三甲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遷此職故吾家雖無狀元而有修撰

報施輪迴之說豈盡無憑哉先大父毅堂公嘗為子孫言高祖粵南公諱鑣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暴無藝稍忤意旨即加以白簡諸官奉令惟謹一日者飭雲南守購赤金二百兩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金兩十六換貴金開價投入總督大怒不受自是指撥索垢河責萬端公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為言官列款糾劾天子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上謁相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緹騎圍督署搜索得通賄簿某若干某若干錙銖無漏而于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某日送赤金二百兩索價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于請室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為之納素饘供衣履比奉命鎖鞏進京又餽白金千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搶首于地曰某無眼不識若此行若得生必矢報倘罪不赦來世為子孫以報君比入都則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養親歸里久忘前事矣一日者坐書室假寐忽傳言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督已至前珊瑚冠踏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欲掖之已

直走入內室驚而醒正疑訝聞則報生第四孫矣即先大父也彌月後乳嫗抱之出見公即莞然笑公撫其首曰免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即噉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蒞官行法膽極大獨一見貨財則此心惕惕然懼其懲于前世之夙根耶粵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鄰二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即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森

聖祖朝有以諸生獻賦而得賜二品服者世以為榮後來久無此曠典矣先大父于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以大臣子弟迎鑾蒙賜御書貂皮朝珠等件次日詣 宮門謝 恩適 上御樓望見指先大父問曰此人何以獨不掛珠軍機大臣以諸生未嘗授職對 上曰朕所賜也趣命之服次日復掛珠赴 宮門謝 恩先大父嘗言未登仕版時金頂朝珠誇為異數比歷官牧守反無此榮耀矣其時先叔祖晴巖編修以諸生獻頌賜大緞二端越十二年乃入翰林

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戒得比官滁州時年逾六十矣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即酣卧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已乃自批其頰罵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旦語人曰我乃今始服聖人之言也

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攝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秋之間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地民皆轉徙無可稽核悉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辦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為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與此事通州白小山尚書載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顧喫荒可乎一笑謝之

不為良相即為良醫醫仁術也儒門事親一書且以能醫為人子事矣然余家則有以醫致累者曾祖恬齋公侍母查太恭人疾日縉閱藥書至抱書卧中夜有省遂工醫官四川及長蘆時兩次奉命馳驛入京暨熱河視表司空福額附疾蓋以二公

上奏云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之故都中有陳神仙之名洎補天津縣知縣上謂

方制府以官為酬醫之具加青讓烏曾叔祖宛青公諱漢精繪事亦善醫官禮部時和相國坤台之令視疾公咨于座主韓城王文端相國相國曰此奸臣爾去必以藥殺之否則後不必見我公遂謝不往和邨之時已保送御史矣乃出為鞏昌知府繼又以失紅筆駁官知州

若相能造命然其間有幸有不幸者文簡公際遇聖祖可謂千載一時至嘉慶年

間叔祖晴巖公以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公本浙西蒼宿文章名海內 仁宗嘗問富陽董文恭相國曰東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學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即以公名對且備舉其行誼會大考翰詹 仁宗閱其卷諭文恭曰陳傳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第一矣文恭告公私為慶幸比榜出公名在三等大感不解越數日 仁宗又諭文恭曰曩本置陳傳經第一不知何時將其卷夾入三等中惋惜久之文恭又告公以為此後必且大用而公遽病卒公生平最不佞佛臨終乃自言前世是少室僧卒後無子有門生入室為疋置喪事恍惚見公僧服危坐亦奇矣哉公與文簡公皆似高僧再世而遇不遇則各不相同此其中真有幸有不幸也

太常公隅園在海甯城內本朝 聖祖 高宗六飛南幸駐蹕于是園賜名曰安瀾于是海甯陳氏安瀾園名天下今遭粵匪之亂已成荒烟蔓草矣嘉慶年竹崖伯祖文駿以長蘆鹽運使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禮以四川建昌道召見 仁宗 宣宗垂詢家世均問及是園

宣宗最重科目而梅亭公以佐貳起家心頗自危泊陳奏及清恪文勤二公 上覽然曰汝固海甯陳家也遂擢都轉旋即秉臬開藩道光時以佐貳蒙簡用者止公一人固緣公之才亦由祖宗世德庇廕也

明王洪洲參政圻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若能布衣草履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皆為農張浮邱過之題詩曰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安也不可以近于衣食為市井衙門之事先大夫嘗言服官福建二十餘年家居又二十餘年歷數州縣同官之子孫能卓然自立功名逾前人者百中僅一二人能循謹自守不墜家聲者十中僅一二人豈州縣官之子孫皆生而不肖哉飲食衣服貨財先有以泊其志氣即不驕淫縱欲此身已養成無用之身一旦失勢歸田無一技之能無一事可做坐致貧困一也況居于衙署之中有淫朋以誘之有狡僕以媚之圈套萬端不中不止自非有定識定力者鮮不為其所惑二也而為州縣之父兄方且營心于刑名錢穀事上接下之道無暇約束子弟子弟即不肖亦無人肯聲言于父兄之前故有身雖在宦途而家計已敗壞不可收拾者歷舉數人數事為之太息痛恨而已余兄弟幼時即聞此論幸稍長即歸家讀書未沾染此等習氣亦未過此等字籠先皆以訓蒙為事嗣名譽略起亦不過就記室之席刻苦甚于寒士故能稍稍自奮然不幸自身復作州縣五六年來時時以先大夫之言為戒第不知己之子弟又何如矣余家自高祖粵南公以內閩中書迴避出為縣令曾

祖祖父及余身皆官州縣已五世矣綿延不絕是因先人謹慎刻厲有以維之思之可幸尤可懼也

梁吉船上海救父古今豔稱之吾宗于本朝得二人焉一為六世從祖文和公鼓永父定庵公以兄少保公謫塞外與于從公上書訟冤格子吏議遂滙血草疏願代父行有緹紫以一女子尚能救父臣荷 聖朝孝治敢惜微軀之語雖不得請然 世祖憐其孝次年即得釋歸國人稱為至誠所感 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 宸眷累擢官至工部尚書一為質庵叔祖容禮以父英德令沁齋公謫戍伊犁遂棄妻子隨侍以往跬步不離者十餘載嘗密請于將軍松文清公願以身代俾父得生入玉門公憐其誠據情入奏雖亦未奉 俞旨而孝子名布于域外矣父歿徒跣萬里扶柩歸葬廬墓三年後官江蘇通守松文清公入掌鈞軸書聯贈之曰攬勝囊中九萬里承懼塞外十三年蓋紀寔也

余家玉煙堂及渤海藏真等帖十餘種皆九世從祖贈兵部增城公所刻董文敏公其昌未過時館增城公家者頗久故文敏公書吾家最多所書法華經小楷帖尤精絕文敏貴後嘗以鐘紹京靈飛經真蹟質金八百已而贖還既復以質則不再贖矣帖後附文敏質帖贖帖書一通乾隆乙酉六飛駐蹕安瀾園曾以進呈奉 純廟御

批有永為陳氏傳家之寶等字不知此帖何時落于嘉善謝氏今聞又歸常熟翁氏矣文敏當日見質時抽去十二行一頁不審此頁今亦歸翁氏否吾家所刻渤海藏真中少此一頁也庚辛之亂碑石為賊取以築城賊平後搜討僅有存者今合諸帖為一幀更名烟海餘珍云

余家以工書稱者頗多香泉太守及匏廬宗伯最有名太守少時夢登一樓滿貯隄靡有神人謂之曰供子一生揮灑自是書法日進以歲貢生受 聖祖特達知入直內廷雍正十一年 世宗勅以公書勒石為夢墨樓帖十卷 高宗愛其書與張氏天瓶汪氏時晴鼎峙焉事紀余翰林秋室集跋語中乾嘉以來四海爭購公書日本國王尤嗜之海舶載往輒得重值致故鄉幾無遺墨余所藏公草書庚子山春賦十二幅一時無對辛未冬張子青制府來上海閱機器余以制府為今代書家懸之行館用供賞鑑有候補道某公見之謂是惡札何可涵制府遂令撤去人皆以公負書名百年忽遭此厄為笑壬申冬余謁制府談及公書制府亦有珍藏者余述某觀察語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絕山西貴州江西皆記名臣而循聲乃為書名所掩公平時每夢至一處園亭山石極幽雅之致牆外有寺有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衛齋正如夢境遂卒于官匏廬宗伯為香泉太守之姪康熙癸未與弟文勤相

國同入翰林 聖祖臨朝舉手謂文簡公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公免冠謝奉
朝榮之入直 南書房書法特荷 温旨褒嘉 純廟御極命繕寫 御製詩 內
府書籍 祕殿珍藏悉俾覽鑄洵歷春卿數年之間扈從凡二十七次 寵遇之隆
一時無兩居家撰著不下百數十種奉 勅所成者有歷朝題畫詩全唐文宋史補
遺謚法考諸書行草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顏歐虞褚及宋四家無不研究遇
真蹟必撥穴仿寫無間寒暑書名傾動寰宇秦酋土司金海玉嶺咸欲邀公尺幅以
為家寶南中贗手不下數百輩公聞之略不計也然公之文學亦竟為書法所掩余
在上海購得公所臨靈飛經一冊張子青制府數為精絕為之題跋擬以入石尚未
果也

乾嘉之際天下書家推北孔南梁梁即山舟學士壽最高故書最多自經兵燹亦漸
零落矣學士暮年書尤嫵媚此為壽徵嘗言本朝人不以書名而其書必傳者一為
陳文簡公一為陳白山太僕
壬子秋 秋雨齋筆記 中太僕以文章著公以
經綸顯皆掩其書名

浙江之大患莫若海塘歷朝脩築糜帑金至千百萬至今日而尤亟矣六世從祖宋
齋公生于海甯居于海鹽于海塘情形最為熟悉嘗為兩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同

而脩法則各不同竈邑海在南面離山既遠塘外沙時坍漲潮自東而西不慮其平滿而慮其方來潮頭雖高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沙愈去則水愈近塘而塘難保矣古人脩海甯塘設立排樁木樞之法蓋用排樁以護沙用木樞以護排樁皆于塘外着力使沙日積而水漸遠迨潮至平滿齊塘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所以甯邑海塘只用條石不須過于長厚惟審其捍禦之道全在塘外也鹽邑海在東面離山甚近塘外沙不坍漲潮自下而高不慮其排決而慮其衝吸石縫稍疏則內土必隨潮滾出土愈去則石無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築海鹽塘設立縱橫臺砌之法蓋石大則負重難撼水曲則勢緩易當要于塘身着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倘石有欹斜墊塚千金之堤潰于蟻穴所以鹽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須極其長厚惟審捍禦之道全在塘身也甯邑海塘莫患于潮頭逼塘入手毫無阻攔塘外日深難于措手鹽邑海塘莫患于潮頭頂衝脩築務期堅固餘外次衝便易着力至于大風背潮名為海嘯又有非人力所能捍禦然古人慮之深矣故甯邑海塘內有六十里塘河鹽邑海塘內有白洋河既以取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堅厚又以各路分消不使海水灌入田畝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公闢心桑梓于海塘一事講究不遺餘力當時治海塘諸公咸稱公之經濟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奉為圭臬故雍乾以來數十年浙西無海

患者以此也公諱訐字言揚別號宋齋曾官温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公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人 覲蒙 世宗垂詢公年齒履歷 御書松栢堂匾額并人參貂裘甯綉等物以賜公并 諭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欽此公因自號歡喜老人以志 恩遇云

吾家得道學之傳者為七世祖簡齋公及六世從祖乾初先生簡齋公從學漳浦黃石齋山陰劉念臺兩先生之門稱高足弟子嘗論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疏附後先也竟舜去人其間亦適禹臯伊萊望散亦止略舉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道之重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于篇末無有兩數寓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至考亭而集成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述于元明之際許姚趙甯洛學行于北金矣虞許闕學彰于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與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為江右為淮南為東越雖復功咎叢生末流雜遝然而弊之所生教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未嘗一日絕也余攝齋鼓山漳浦兩先生之門原本考亭追溯之濂溪二程以達于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震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與公為此言意蓋自任也至其深造

自得傾折前賢絕不標奇樹幟可以想見論學非其人勿輕說止談詩文即詩文亦不輕作或問之曰以先生之學而為詩文必傳無疑也公不之應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公曰古人著書以為法戒十國春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庸追述其行事乎嘗言侯朝宗王於一二子文之佳者尚不出小說伎倆其評隲古今不肯隨聲附和如此與姚江黃徵君宗義同出戲山之門徵君曾為公作傳極推重之公以拔貢八成均終身不任役祀鄉賢乾初先生明末舉茂才屢于庠遭喪亂敬候棄之窮居海濱不改其樂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淵孝廉遊戲山先生門奉慎獨之教躬行寔踐重規疊矩既而祝殉難以節顯先生則歸然以德望重一鄉國變後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君子謂不異袁闕之士室也其初所作詩文清真大雅寄托深遠書法直逼鍾王撫琴吹簫時奏于山巔水涯琴刻博奕諸好無不工自奉教戲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為害道而屏絕之社集議會以為無益身心亦婉辭不赴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皆藏于家唐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冊以志痛戚友爭寶藏之簡齋公諱之問乾初先生諱確

吾家以詩書為世澤自有明中葉承陳姓之後代有閩人人各有集見于秀水錢警

石廣文所纂海昌備志所採者不下萬卷焉其尤以淹貫名者為曾叔祖會理州知州摩村公諱鎬堂伯孝廉方正仲魚公諱纏摩村公弱冠即擅文名乾隆中楊大司馬薦舉博學宏詞著作等身晚年與金宗伯杜錢方伯嶼沙汪徵君槐塘姚比部羽峰仿洛社之會龐眉鳩杖花晨月夕載酒湖山留題殆遍觀者目為神仙中人仲魚公賦性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嘉慶丙辰詔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以公名應舉并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復為書士鄉堂額以贈旋登戊午賢書六上春官後遂不復作出山計歸築講舍于紫微山麓寢處其中一以著書為事生平一無所好獨于古名人畫畫不惜重價購之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若後之人其鑒我其志趣如此所藏書最富惜兵燹之後皆散佚矣

香泉太守以書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畫也同治癸酉在蘇州妹丈唐蕉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之驚歎精絕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余嘗歎公政事為書法所掩今又歎畫為字掩也至吾家以畫著者愚亭侍讀以文學與脩國史而游情繪事工設色花鳥人爭寶貴至宛青太守則兼以山水擅名宦禮部時質郡王以文墨奔走天下士嘗因疾延公于邸出素箋曰聞先生山水名家自有我作小景以當

枚乘七發于評公畫為在粗文細沈之間都下卒無其偶其欽重如此公又為河間紀文達相國作優鉢曇花圖于曲臺至今藝林傳為佳話云

余家自有明中葉由高氏而承陳姓迄今三百餘年至嘉道之間子姓日益繁衍咸豐後經粵匪之亂溝壑之轉四方之散第宅焚毀老成凋謝宗族稍零督矣迴溯此三百年間傳世已將二十人才輩出在浙江推為望族道光年間 宣宗成皇帝猶

有海甯陳家之論則族望固久著矣然特衍高氏之一派耳計自明正德以來吾家登進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舉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

四人徵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貢監生幾及千人宰相三人尚書侍郎巡撫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鄉賢者八人祀昭忠者五人 國史有傳者十三人其郡縣志之載名臣循吏文苑義行者未

易屈指數而寄籍廣東河南山東等省三十年來聞多有登科第列仕版者因譜牒未脩尚不能考至由陳氏復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墩河南之司馬或科第累世或官至督撫嘉慶年間有陳督司馬皆因乾隆年間脩譜時漏列至道光時再脩則已無

從考証今張氏司馬氏子孫相遇尚稱族誼而輩行則未能考亦為歎事惟高氏則自有譜自宋武烈王以下世次炳然可序故相值能舉輩數聯伯叔兄弟之誼焉夫

吾宗渤海陳氏祇臨安高氏一分支耳而自明以至本朝子孫繩繩振振若此固非天恩祖德所留貽今雖遭亂而少衰然為子孫者生聚教訓可不亟思自奮以迪前人光也哉

文勤公自幼聞論性命之旨輒形嚮往潛心洛閩之書考及陸王辨其同異得失嘗輯學古錄以備攷鑿釐為六類書高二尺輯建中錄以資政治凡三十二卷他如仁愛叢說教習邪言學辨質疑讀書管見與友朋言學及門問答之語以及詩文雜著凡已刻未刻共二百餘冊兵燹之後家鄉已自無存不知曲阜一支尚有存焉者否余在青浦得公蒙 恩予告紀 恩及留別同朝詩十六首茲附錄之以見威鳳之一羽云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 上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令於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示褒嘉茲當陞辭倍深眷念既賦詩一章以寵其行著頒賞筵宴于賜第令部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為路費馳驛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時着在京官員祖送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着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尚健仍可來京供職用昭優眷老臣至意欽此 臣跪讀之下伏地慚惶感泣 叩 恩恭紀四首

麗藻高懸列宿寒宸章捧出五雲端九天韻八鐘鏘響一字榮同華表看夙夜祇慚
臣職負江湖難忘主恩寬淋漓聖製懸星日渥澤常依墨海瀾

特勅堯厨出尚方九重祖帳拜恩光愧嘗金鼎鹽梅味喜浥黃封雨露香玉膳瓊樽
來賜第鵷班仙侶話歸航東都門外分攜處車騎還看溢道旁

綸扉竊祿廁班聯老去常慚疏傅賢歸素更邀天府賜投簪仍給大官錢素絲自守
青纒舊黃髮仍娛白社年聖主施恩皆格外匪頒直許到林泉

陞躋感激泣痕垂春水抽帆去路遲乘傳共看飛彩鷁呼嵩還願拜彤墀郊迎不計
郵程遠存問先邀天語慈贏得都人傳盛事銜門歸老太平時

乾隆丁丑嘉平月蒙 恩予告歸里回憶 歷朝受知之深兼允微臣遠初之志消
埃未報慚感交并敬賦長律六首

早年占籍到蓬瀛侍從三朝見太平綵筆漫誇鸞掖貴冰銜愧列玉堂清春隨翠輦
花飛岸康熙丁亥正月隨從聖祖仁皇帝南巡秋度榆關月照營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每認

得巢痕親切地觚榭入夢涕縱橫
秋高深院鎖簾櫳文榜曾觀列國風鑑別每愁魚目混搜羅敢信馬群空聖朝不棄

葑菲體臣節惟持清白衷天語品題誠竊忝愧矧凡質比宗工世宗憲皇帝以世宗聲名比之李文貞張

文瑞遠權
侍講學士

戰影衛門服乍除忽磨節鉞走軫車河山十二雄東土禮樂三千近聖居差喜壁經
象舊迹未成府海著新書自知迂拙曾何補削籍歸來好荷鋤

天心寬大沛新綸宥過何期及小臣乍許鳴騶趨相府旋邀漕轉出楓宸百寮敢誦

持綱紀五禮甯堪重縉紳更領冬官邦土職河渠三策讓前人世信曾上三劄
子言河務事

宣麻黃紙禁中傳政府俄登染御煙卿月驟躋自憲副至入相僅歷戶工二
部遷除之速素所未有寔叨

數異江鄉歸住只三年戊辰冬落職家居未春
聖駕南巡復蒙起用廣颺竊附明良會獻納難酬雨露

邊聖主當陽全盛日長同擊壤樂堯天

君恩浩蕩邱山重臣病侵尋歲月催拜表幾行含淚入御批一道帶春來獨蒙溫詔

憐烏鳥疏內有脩葺先塋之
語持蒙恩諭及之更進崇階勸駕駘歸戴寵光誇父老桑榆晚景荷栽培

戊寅仲春將出都門留別同朝六首

追陪紫殿愧齊肩心佩儀型十七年燕國文章推巨手鄴侯風度儼神仙東華並馬

趨鈴閣西苑連茵侍御筵萬序同朝漸最長合先諸老賦歸田留別省中
諸闈老

層霄斗極九天臨履跡衣香在禁林時論共推霖雨望諸公須極歲寒心每懷補職

成虛願愛聽嘉謨矢好音豈戀江湖躡魏闕羞將白髮玷華簪留別九列
諸鉅公

庸閒齋筆記 卷一

十一 掃葉山房石印

著作聲華重帝廷難忘風月是頭廳九重戴筆題仙籍幾輩乘槎識使星視草蓬池

春爛漫校書藜閣夜青熒儒生結習心猶在欲藉餘年老一經留別翰林諸先生

上苑花開聽鳳鳴南司車過避驄行漫持丹筆來先後余以副憲總憲兩入西臺每伏青蒲憶父

兄余家父叔兄弟官執法者五人居臺諫者六人已看霜谷同鐵冷仍期笑口比河清竹埤梧掖縈歸夢最

愛臺垣有直聲留別臺省諸先生

鐵網頻張學海瀾祇憑度揚寸心丹由來科目人爭重即語文章報亦難共勵松筠

堅晚節獨慚桃李屬春官昇平努力期公等老眼還將拂拭看留別應試諸君子

來往長安六十年余于丁丑歲暮隨先君子入都昨今出都恰六十年不辭青鬢換華顛衣冠會比粉榆社

輦轂花明玳瑁筵兩浙海甯各有會館每歲正月宴集同人入耳纏綿鄉語熟登堂几杖典型傳館內有三賢祠

春秋兩記春明門外柴車路梓里情牽倍黯然留別同生諸親族

庸閒齋筆記卷二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沒而為神三則

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踔厲風發魁頌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為之叫絕當鴛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醵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噉杯盤狼籍必罄盡以為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剗萬民傘相送至千有餘柄即乞丐亦為製傘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于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川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于門外若與人訐訐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衣服弊陋欲來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幾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

豈有不行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
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即攜拜帖而廣西巡撫
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談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寔心任
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即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
騎箕 國家失此實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沒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
餐忽搶箸起立若為接物者繼又作折信之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公
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檣甚便今北路非車馬不可此非我所習
奈何其家人曰聞吳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曰中丞今已為冥官家人曰何不辭之曰
不能也曰盍禱于城隍神請其代辭乎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須得
某廚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之為人倘所謂生為上
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越五年復有余親家錢慎庵一事

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肫然粹然不設城府以簿尉起
家歷官州縣所至有惠政同治二年今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以循良薦舉 特
旨擢知府數年間署松江常州蘇州江甯鎮江府事賢聲噪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
得代來蘇卧病邸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慎庵顧以大義

相勸蓋慎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也五月余將赴上海任慎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慎庵卒七月兒子至紹弔喪還縷述其臨歿情形余為之驚歎不已初慎庵以疾甚歸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管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慎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鬼之禮促令中堂設席以享乃可眾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曰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為之餞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諸子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為疾作將呼醫則槌牀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泊然而逝與半月前所赴之期絲毫不爽于是蘇人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夫嘗言閩中同官言可樵司馬朝鑣臨歿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處亦復陶然以為去來自如嗚呼若慎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太倉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康熙辛亥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

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與王文簡公池北偶談亦載其事并記有浙僧水月者能前知先生疾革挈舟往詢僧曰元且夢告之矣何必問老僧吳人相傳先生作閩羅王云余六世從祖諱容永字直方先生之塔也順治甲午舉人考選知縣卒年僅二十有九幼時為冥官每夜赴陰府治事嘗思罪何以杖重于咎斬重于絞于是皆以身試之忽奉上帝命曰陳某心存愛人特予晉秩于是金冠象簡自稱小聖與岳瀆大神無異與閩汀黎媿曾甲午同年嘗謂媿曾曰余知四世事初為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于外母死乃得歸再世為王孫三世為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為記識今雖為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事載徐季方見聞錄梅村集中寄懷陳直方有百口風波大三生夢寐真膏梁虛早歲辛苦得前身之句蓋指其事也又伯祖惺齋公諱觀國乾隆乙未科進士歷知江蘇金山蕭縣婁縣甘泉高郵州升海門同知海門之設學額自公詳請奏定所蒞之處均循聲卓著在海門得疾自言當作甘泉縣城隍卒之夕衙署前百姓均見甘泉縣城隍燈籠大小數百充塞街巷而公奄逝矣因記少村慎庵為神事故並書之

縱大魚獲報

鐵嶺楊果樓先生書績先大夫嘉慶癸亥同年也先大夫官福建先生官浙江之青
村場鹽大使不通聞問者四十年道光癸卯先大夫里居于書肆中遇先生鬚髮皓
然各不相識互詢姓名乃相持大喜時先生遷雲南恩安縣知縣以年老乞休欲于
郡城覓屋暫住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待人和藹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
年余兄弟侍之每劇譚諧語至丙夜不肯休工書善畫以意創為箸畫其法濡紙令
稍濕蘸墨于箸任意揮洒雲烟滅沒有大小米之概人爭寶之未幾先生之第三子
簡侯官贊能格來王浙江鄉試事竣後遂迎歸京師侍養次年官贊遷甘肅鞏昌道
余亦選金華縣訓導乃上書先生為俳言謂世弟年三十為巡道某年三十一而為
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得之大笑復書數百言皆諧謔語先大夫見之亦為絕
倒先生嘗為余言官太高時倚署濱海魚鮮之屬不絕于庖一日忽聞門外人聲嘈
嘈然使往問之乃漁戶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且重數百斤眾訝市無可賣
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聚眷屬觀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
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慎而困于豫且今則性命莫保奈何語未已此魚兩目汪
然出涕漬地斗許先生心大不忍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于海魚入海乍沈乍
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浪大作遂振鬣去咸疑為真龍矣未幾而簡侯生至江蘇

布政使先生之孫名霽者近又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廣西學政子孫蒸蒸日上盛德之報也

孤知醫

先伯祖洛如公諱整曾祖恬齋公長子也公幼而岐嶷髫年能作擘窠書直隸制府方公觀承延入署令書清慎勤三大字今節署堂上所懸九齡童子書之榜是也顧屢試不第以 武英殿纂脩四庫全書得直隸布政司經歷以終公之長子為枝巖伯諱明遠工詩著有玉照山房集少時習扶鸞之術時召古詩人相為唱和其是否莫能明也最後來一仙與唱酬最久自承為孤會伯祖母張安人下堂而傷其足疾甚劇諸醫束手孤自贊能醫然需藥資銀若干許之乃先用數藥繼用煎劑每日二次以承筐繫于梁上少頃藥即在中而筐自下矣煎劑熱可炙手不知其藥從何處煮也病愈後取銀而去又不知需銀將何所用也枝巖伯每欲與之相見輒不可久之乃約于某酒肆中晤面屆期而往無所遇而歸歸後降壇書曰室內第幾座上長髯之老道士即我也君何不相詣耶思之信然自是遂絕此事先大夫在都中所目擊者孤自言每月在 宮中輪當差使數日信半 聖天子百靈呵護也

先大夫又言福建省城內九仙山有此壇主之者亦一孤作詩文楚楚有致而大致

在以醫術濟人服其藥者有驗有不驗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也至總督署中之狐則據居一樓稱為仙樓可以問卜李鄭齋方伯自盡一案星使且至人往叩之則畫二紅頂于紙上莫解其故既總督汪公巡撫王公皆褫職乃悟道光之季制府劉公韻珂撤其樓狐大肆擾至劉公歸乃已

前世事 二則

海甯查映山先生瑩以吏科給事中督貴州學政科試苗疆取一土司之子入泮撤棘後土司率其子來謁謝美如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土司子歸後此人遽辭公去疑而訪之則兩美必合也公一笑置之至次年鄉試揭曉土司子竟得解元公謂中丞曰此人在上年我甫取之入學筆下甚平何能作此等文試傳訊之一到即款伏係倩浙江湖州某舉人頂替入場所作中丞大駭然以罪名重大頗思消弭之察公顏色不懌不敢遽言擬越日再為周旋公去後適有他事須奏升炮發摺中丞聞之疑公以此事上達已若不陳懼干譴責遂連夜繕疏入告次日詢公所奏之件則並不因此也二公俱大悔恨疏上得 旨照例正法兩人遂駢首死事越二十餘年公久歸道山有湖州姚孝廉年二十餘文名籍甚會試報罷後留京與先大夫同客查小山比部有折處比部即公之嗣子也孝廉為人恂恂篤謹不妄交遊獨與先

大夫善一日微疾握先大夫手曰吾將以後事累君矣驚詢其故則歷舉前事蓋土司子控于地下孝廉則某舉人之後身將往對質先大夫問何以不早為發覺則曰科場舞弊例應處斬本無可言學政摘發弊實亦是其職特以查公有疑其誘侍者一事心近于私當有扶嫌之罪冥官以究竟事本因公故待查公數盡之後始行提訊若公誠無此心則土司子亦不能再有異說第某不幸前世因之橫死今世又因之夭死耳語訖痛哭次日遂卒此事比部本不知之既詢公隨往貴州之老僕則信有此事而內中曲折不能如孝廉所述之詳噫孝廉既予之轉生矣何必又令之再死乎且前世以孝廉罹禍今世何為又予以孝廉徒使姚氏門中寡妻弱子楚楚無告此則天理之不可解者也孝廉名某字某先大夫曾舉之則予忘之矣

長洲徐少鶴侍郎顯嘉慶乙丑榜眼姑丈李稚先生之兄也侍郎博學工古文為姚姬傳先生入室弟子曾侍 上書房 宣宗登極以師傅恩隆駮遷方且大用乃

于督安徽學政任內以店疾遽卒 天子眷念舊學飾終之典極為優渥當公初病時即若有所見作紀夢詩十餘首窈冥恍惚多不可解臨終自言前世為福建林公子客茲以公子事牽累至此然所為何事卒未明言也李稚姑又有文述病中見冥王事甚詳余粗記其梗概如此嗟乎姚與徐皆以前生事天其天年然一則僅登賢

書一則官至通顯乃各追其前事而死天欲殺之則如勿生何必多此一舉然亦可令人警懼今世勿作累來世之事可也或曰世人第顧目前後日之累且勿顧況來世之累乎悲夫

科場中鬼神

科場中世每艷稱鬼神事以彰果報余自道光戊子科起至咸豐乙卯科止共鄉試十五次前後居矮屋中計一百三十五日可謂久矣然鬼神之變幻不特目未之見即耳亦未之聞惟外舅聞藍樵先生言嘉慶丁卯科鄉試頭場三藝脫稿已三鼓矣內逼如廁比還見燭卧于卷面已橫藝寸許不特卷不焦灼并油亦不溢出驚為奇異是科遂中式容是鬼神之力至咸豐辛亥科鄉試同官陳星坨二子丙曾誦曾兄弟同掇高魁其文皆取法尤王于是都中盛傳星坨子元旦夢文昌神告以今年闈藝宜學西堂農山因此得雋祁春圃相國以問貢荆山方伯緣星坨次子右曾館于其家也右曾馳書歸詢其父星坨持以告余并笑曰君今為文昌矣蓋上一年都門寄來擬題若干內有可使有勇二句丙曾謂余此文自壬農山後無人能繼作者余因取少時所作是題文示之丙曾歎為驚才絕艷傾倒萬狀余謂是餽釘之學壯夫不為丙曾乞其文去呈之星坨星坨謂此調不彈已久鄉試可以必薦而不能保其

必售初學偶學之亦無不可于是丙曾弟兄皆學為之而時時請業于余余初尚為改削久而益厭不復過問比入試而題係必也射字三句適可用尤王腔調弟兄遂皆中式並無所謂文昌示夢也因知科場內所傳鬼神之事大率類此

科場中尤王體

丙曾兄弟既同捷于是浙省人士競揣摩聲調之學書肆遂取農山西堂二公文稿重雕之為尤王合刻風行一時都中論文者以為敗壞風氣龍編修元禧尤惡之壬子會試龍適與分校之役搜得一文情濃豔之卷示人曰此必陳氏兄弟也亟橫抹而黜之丙曾顧為清微淡遠之作又得中式比填榜龍見陳丙曾名大駭取其卷讀之復大驚丙曾字子鴈誦曾字子清右曾字子銘同母兄弟皆少年高第談者有三珠樹之目

武夫不知文字

張壁田軍門玉良起于行伍目不識丁余初于蘭谿軍次見之適有急牒至軍門折閱點首攢眉者良久乃舉付從兵令送文案處余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為祕不肯宣也越日又見持一札顛倒觀之大惑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書特為此以掩飾人之耳目嘗與程印鵠太守換帖三代中有名蚤者頗以為怪繼復見其一帖則是

早字矣因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隨其口語而書之是以如此同時有吳總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戰必先登賊畏之呼為吳瞎子嘗延僧追薦先人僧請三代諱氏張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員令撰一好名字與之聞者捧腹此與侯景之托王偉撰七廟諱者何異善乎 國初之馬惟興也惟興以孫可望將來降官至福建總兵順治之季嘗 賜諸將三代封典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曰某少時為寇虜相後作賊今幸際會風雲寔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惟欺君亦自誣其先人矣願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惜無人以是說告之軍門及吳總戎也

凌辱堂之怪誕

歸安凌辱堂堊道光辛卯舉人大批選授金華教諭與余同官性怪僻敢為大言初到官即于明倫堂自署一聯云金匱萬千衷孔子曰孟子曰華衮百廿作帝者師王者師見者無不吐舌論學直宗孔孟子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極口肆罵至謂朱子之父名松與秦檜之檜字同班輩而朱子之名則與檜子秦燹無異語極狂悖課人讀四子書只誦白文凡朱註盡刪之嘗在金華府署中與其同鄉孫柳君孝廉談及考亭孫稍右之遂欲加以白刃以是人莫敢在其前稱紫陽氏者議論縱橫自

謂是奎宿降生俯視一切於天下人無不鄙薄願獨與先大夫善執子姓禮惟謹又有閩人林拔皋先生年七十餘亦與之往來會有人延之小飲座客互論金華人物凌拍案曰郡城中只有一個半人其餘皆畜類耳一人為先大夫半人指林君座客驚稍稍引去凌傲然自得工古文善奇門醫卜星相無所不能著有德輿子外集數十萬言僂于古作家而于醫尤自負先大夫年七十五猝中風疾以為不救矣藥之數劑而愈縣署有幕友延之視疾按其脈曰無妨願指一友曰君顏色甚晦當有病遂診之曰疾不可為也百日內當疽發背死其人固康強無恙也至期果以疽殁于是人爭神之然內子聞淑人疾醫之竟死凌自恨無效亦發病者累月其相人也一望即能決其貴賤壽夭何宮保桂清辛卯同年也撫浙時凌以教職考驗一見懼然握手曰君昔相我當封疆今封疆矣請再視我異日何若對曰昔觀公相甚善今所留下部髯甚惡矣于法當斬首何大怒揮之出越六年何果以失守罪伏法此外相雖間有不中者然後來應驗者居多嘗謂先大夫曰大劫將臨浙江無一片乾淨土吾所相人多橫死者獨公祖孫父子相皆善不遭此劫當是公厚德所致又嘗昌言年屆庚申京城有急兵入而杭州亦破數俱前定莫可挽回至己未歲遂棄官歸時余為富陽教諭舟過城下不入貽書先大夫訣別語甚慘而猶以子孫無害之說慰

先大夫馬汝年庚申夷人果入京師而抗城于二月間為粵匪所陷皆如其言自是
余奔走兵間無從得其消息至乙丑歲在盛澤遇其鄉人問之乃知其歸後居慶舍
鎮杜門不出湖州陷之月自卜賊匪當于某日到鎮若過巳時則無害屆日開門延
友飲酒以待至巳時賊果至執之以歸偽王聞其名將以為軍師大罵不肯命之跪
不肯有賊帥為之緩頰曰一揖即縱汝出矣亦不肯偽王怒揮去殺之延頸受刃顏
色不變而死噫厚堂亦可謂非常人矣

厚堂最喜言區田法謂成湯七年之旱賴伊尹以此治田故民不飢死繪圖著書逢
人必勸顧無一人信之者每深歎恨又自詡奇門遁法謂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焚
云云一日方圍爐環坐厚堂又掀髯譚火遁余戲舉鐵箸夾炭火燒其鬚厚堂驚起
走眾客大笑然相泰二風有水厄當授以水遁法而二風果以殉難投井死

雅詭

蕭山蔡二風台南道光戊戌年進士雲南即用知縣改就教職銓杭州府教授丁憂
狀聞再選金華府教授為人忠厚長者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遇諧謔際時出一
語令人解頤性慎密意所不合亦不宣于言余嘗與商一事不答再問再不答余性
下遂罵之亦笑而不答也與余交逾十年情好甚摯余時綜理局事從未以一事相

千終年閉門課徒而已。凌厚堂毀朱子二風與倪少尉時帆共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驚問故余曰君等不讀居蔡及反其旒倪之註乎。眾為哄堂。二風第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時府試責金華湯溪兩縣備旗鼓。二明府不允謂無向例。余諧之曰此真所謂金湯鞏固旂鼓相當矣。眾方粲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鼓見于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說則徐曰君不讀衛風擊鼓其鏜耶。眾亦哄堂。辛酉正月余以辦理糧臺寄眷口于金華。二風來賀歲譚次忽戚然謂余曰內子最信佛膜拜誦經者數十年矣。今年元夕忽夢觀音大士告之曰大劫已至。上帝以爾家世代良善一人不在劫中。內子醒而其喜我獨至今怏怏。因長歎曰若祇我家不罹劫則眾人之遭劫者多矣。即幸而生全有何意味。其居心忠厚如此。四月賊至城破。二風投井殉難。二子亦相繼死。獨遺一孫在。乃恍然大士所告以一人不在劫者謂祇剩此一人也。壬申之夏其孫入泮矣。來上海署謁余。追念舊事為之愴然。

李地山殉難

粵匪之難浙江之官紳殉義者最多。余之所不相識者無從論定。相識中則當為李地山。明府首屈一指。地山名福謙。湖北之監利人。咸豐戊午來攝金華縣事。會粵匪

石達開由處州攻臨永康武義逕過金華一時佐貳諸君多托故引去官舍一空城中現任地方官只太守及明府二人耳士民奔走不可禁止雖復力事城守然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賊苟乘銳來攻寔無抵禦之法余見人心搖動有不終日之勢慷慨謬明府曰以金郡之大若無一二死節之官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明府持其衣帶間所齎藥示余曰子無慮我必死之因與謀所以死之處余曰聞古人有止水之說今大橋下水清而深當可為葬身之地明府曰不然投水而或為人所援殺或為賊所鈎獲求死不死反受玷辱不如仰藥自盡之有把握遂指永福寺內之塔曰我死必于更上一層所謂置身百尺也余笑曰君可謂得死所矣比賊退明府調攝仁和縣事余送其行曰腰間藥可棄之矣明府曰不然今賊雖竄去並非敗滅安見其不再來我乃當戒備耳庚申二月賊破杭州明府時在局中聞賊已臨城乃步出局門謂同行某公曰子當何如曰有老母在明府曰然各行其志可也遂登吳山之麓坐城隍神位前吞藥而死所謂置身百尺之上竟踐其言廟中道士取民家所寄棺盛之比城復攻殮已半月餘矣面色尚如平生嗚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明府二者殆兼之矣同時殉難為余所識者有大倉葛小鐵主簿家達江漲分司無錫倪時帆景沂皆曹宦金華者也

入昭忠祠之濫

吾鄉中殉賊難者秀水沈燭門馬少坡二廣元嘉興則江蘇花明經皆余之舊友也族中則叔祖笠漁公希敬道光癸未進士官直隸深州知州賊至坐堂嘗罵賊死最烈堂叔介卿公錫熙道光元年三品廕生官湖北荊州府同知護理糧道殉于武昌城中骸骨均無從收堂弟文齋廣文其炳合門死之堂姪德堂官江西縣尉則以戰死皆得 旨優卹此外宗族男女輩抗節死者甚多見于琴齋兄所著文齋傳中要皆舍生取義者也近有大力者其父兄寔病歿乃誣為被賊朦請 賜卹招搖市上鄉人藉藉唾罵 朝廷寢忠之典為之不光吁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何面目入昭忠祠也

迷信扶乩受禍

乩仙多係鬼狐假託昔人論之詳矣然世人仍多信之以余所聞則無錫唐雅亭明府受禍最酷雅亭以縣尉起家累擢至浙之慈溪令為人有幹材能飲酒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顧極信扶鸞每事必咨而後行在慈谿任時乩仙忽告以大禍且至宜亟去官雅亭遽引疾上官留之不可未半載濱海鄉民入城滋事後任官竟至罷斥于是益神之又詢以卜居之所乩言天下且有事惟金華府之武義縣最吉遂徙往居

之置田營宅極園亭之勝飲酒按歌望者疑為神仙中人咸豐戊午二月賊至處州叩之曰無礙既破永康又叩之曰必無礙且云遷避則不免遂堅坐不出比賊至全家被擄雅亭為賊拷掠死甚慘賊退後余偕李太守赴縣城緝撫郵至其家斷壁頽垣焦原荒土屍骸狼籍為之一歎噫此殆宿冤又異乎鬼狐之假托矣

難博學

矜淹雅者喜旁搜博覽而于目前所讀之書每多忽略如袁簡齋太史所記與諸翰林論孟子有韻之文自師行糧食至飲食若流以下皆不能記憶或且杜撰二語以足之衆疑其不類繙孟子書觀之乃大噱乾隆時博學鴻詞不知增廣生員四字出在論語註中皆可笑之甚者先大父在太平府時嘗閱黃山谷尺牘中有損惠薌其語忘薌其為何物時江右汪其泉尚書方督學政太父舉以問之尚書謝不知適陳遠雲太守雲亦至尚書告以先大父所問太守譁曰陳君最好以僻典難人四庫書汗牛充棟安得盡能記憶遂不研究歸以語余輩時三弟昕年十二方讀禮記卒然應曰黍曰薌合梁曰薌其曲禮語也大父翌日謂太守曰禮記誠僻書也相對軒渠尚書聞之笑曰兩榜眼可謂眼大如箕矣蓋汪陳皆以第二人及第者也同治癸亥史士良觀察上左爵帥書論事帥批其牘尾有曰該道喜用失事之人良以使功不

如使過耳抑思古人棄婦姜非之喻乎觀察不知四字出處詢余及汪時甫太守皆不知徧繙類書不能得時章采南殿撰以憂歸舉問之亦不能答以為真僻書矣嗣余至上海偶言之大宛德濟適閱裴松之三國志註諸葛武侯與張藩書曰棄婦不過門姜非不入園則此書亦未為僻也惟鄉前輩言乾隆朝開大科徵書至學學官遺門斗持文傳與薦者門斗問諸君曰公等咸稱博洽亦知我門斗二字于何時昉取何義名皆瞠莫對比至都訪之同徵者亦均無以對迄今百有餘年矣計必有博學者能知之

徐少鶴侍郎少負博洽名作文喜用僻書難字嘉慶甲子舉于鄉題為護權量四句文內所用之字讀者多結舌不能下相傳是科內監試張古餘太守于第二場夢神告之曰此卷所用者乃爾雅注疏若其記之既醒自笑以為監試官向不閱卷何有斯夢次日方遂薦卷入忽聞二主考相語曰卷中出此所用乃是山海經對比則杜撰矣當黜之太守聞之忽悟乃前白曰恐是爾雅註疏因述夢中所聞繙爾雅閱之信遂中式余曾以此事詢之其弟季雅姑丈而符亦奇矣哉

博雅宏通之彥余六十年來僅見三人一閩縣陳恭甫太史壽祺于書無所不覽著作等身余在福建時尚幼僅一拜見不能有所叩發第聞金匱孫文靖公侯官林文

忠公欽佩之不已二公則余知其學問之淵懿也一金谿戴簡恪公敦元余道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為刑部尚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甚有若無寔若虛之氣象余特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真似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不爽一蓋公固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也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如淵海人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此義理古人今人說來說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為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人之唾餘耳公于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束手故終身歷官不出刑部一為會稽屠殺園先生湘之先生與余同官者三年內行敦篤善氣迎人廿四史十三經諸子百家探口而出問之不能窮嘗為袁簡齋先生駢體文註釋一典必窮其源不肯舉眼前所有者以塞責余嘗借其本觀之所引之典多出余所知之外者余謂先生恐簡翁當日撰文時亦祇就目前之典用之未必若是之探天根躡月窟誠恐先生所引之典並簡翁當日亦未必知之先生曰固然然注書之法不能不如此余曰若天下後世皆欲如先生之釋書則所釋亦僅矣先生貧甚此書未及刊刻而歿庚辛之亂底本不知存亡矣先大夫嘗言南昌彭文勤相國乾隆時最稱為博學相國為考官 純皇帝以燈右觀書命題相國愕然不知出

處大慚愧比覆命陳奏以學問淺薄不審詩題之所出敢昧死以請 上微哂曰朕是夜偶在燈右觀書即事命題耳公叩首趨出 上顧侍臣大父曰今日難倒彭元瑞矣

古樹中異物

同治丙寅十二月上海縣漕河涇趙姓有古樹數百年物也折為新樹杖中生大菌具人形者三一破于斧一為折薪人竊去僅存一高尺許眉目口鼻如寺中彌陀像丁卯二月莫家塘古墓有烏桕樹一株大十餘圍枯死久矣里人伐之穴中得紅芝一枝三歧上有佛像皆跌坐時余提調松滬釐局曾親見之

上海縣城隍神之靈應

秦景容先生諱裕伯大名元元至正進士官至奉議大夫行臺侍御史延平府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會世亂避居上海題橋見志世目為裕伯題橋張士誠據姑蘇招之拒不往明太祖即位命中書省檄起之先生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出而拜命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又焉用之固辭不起居邑之東鄉長壽寺里歿即葬于其地太祖勅封為上海縣城隍神不著靈爽順治十年秋海寇犯縣治總兵官王燦督戰辱師民聚而詬之王怒訴之周巡撫誣民通賊周感

其說將侯鶴鳴屠之是夕神降宮解儼立階下周心動而止至夜半仍欲屠之又見神直視搖首者數四懼而輟其事事載邑人曹給諫一士所撰頌序民感神再生之惠二百年來香火極盛同治丁卯余攝令南匯邑境關港鎮為先生子姓聚族所居之處曾以先生題橋事為賦題試諸生卒未調攝上海會先生裔孫彥華中翰暨其族中生監十餘人呈請為先生墓禁樵采余以先生生為義士歿作明神而邱壟推後侵佔不治是有司之責也因首捐俸錢二百緡為倡囑諸紳士量鼓分操共得錢三千餘緡為贖回墓地十九畝並建祠堂于墓側俾其後人世守之壬申之秋余謝事時工甫及半至冬間彥華中翰來告獻事並云于先生墓道前掘出石匣一具鐵條銅之不敢改視仍埋舊處余謂此必當年所刻墓志也惜不開之俾銘幽之文一顯于世而再埋之也中翰云當獲石匣時曾巫之以著有文明之象其為墓志無疑矣

畜鴨之利弊

南匯海濱廣斥鄉民圍圩作田收穫頗豐以近海故螃蟹極多時出鬻稼國語所謂稀鱗不遺也其居民每蓄鴨以食螃蟹鴨既肥而稀不害誠兩得其術也此事余在南匯給知之比寧青浦則去海較遠湖中雖有螃蟹漁人捕以入市恒慮其少而鴨

畜于湖千百成羣闌入稻田往往肆食一空于是各鄉農民來縣具呈請禁畜鴨時攝南匯令某君方以畜鴨食螃蜞為保稼善策稟請通行各處巡撫丁公抄稟行知下縣余閱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請禁之件申覆公見之亦一笑而止蓋物土之宜固不可一概論之古人迎貓祭虎今日虎詎可迎耶

三千金不及一魚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此真孟子通達世故語也余嘗見慷慨之士揮斤千金毫不吝惜於一二金出納或不免斷斷者事過之後在己未嘗不失笑也五茸葉桐山為河間通判治餉宣府當更代日積資餘三千金桐山悉置不問王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請桐山曰不受羨即吾例也命歸之晚告春申故里饘粥不繼一日梅雨中童子張網失一大魚桐山為呀歎其妻聞之曰三千金卻之一魚能值幾何桐山亦撫掌大笑雖然居今之世桐山可不謂賢乎

科名熱中之笑柄

嘉興馬淡于明經汾嗜學工詩嘗謂余曰詩人境地亦各就其造詣為之才力大者如清廟明堂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小者則如竹籬茅舍布置幽雅亦自可人吾才不高只可一以成小而己萬不可貪多務得譬之蒼藤竹屋中忽陳黃鐘大呂一器

美則美矣其如不稱何先生累蹟鄉試道光辛巳會開 恩榜時室中窘甚妻苦勸其不往先生不可典質簪珥而行出闈意得甚日盼捷音放榜日仁立門首會同里沈蓮溪觀察中式報錄者誤入其家鄰人咸從之入眾口稱賀先生大喜登樓易衣冠命其妻為之著靴願而矜之曰何如語未畢樓下忽呼曰誤矣中舉者乃沈家也一哄而散先生靴猶未着竟其妻仰而誚之曰如何聞者為之捧腹先生歿後數年乃選景甯訓導

論和議書

四川余紫松軍門步雲嘉慶初年以鄉勇從軍勦白蓮教匪力敵百夫所向無前由偏裨擢至太帥加太子少保銜圖形紫光閣征伐之事無役不從威名亞于楊侯道光二十年西夷事起定海失陷軍門由福建調督甯波年已暮矣兼之兵將不習駐守招寶山者二年和戰之議未決而蛟門不守軍門伏失律之誅雖罪有應得而其情則可原焉軍門與家梅亭方伯在川楚軍營共事日久其初來甯波也致書方伯道契闊並及議和事方伯囑余代為作答時余年少氣盛一揮而就書達侯官林文忠公見之矜賞甚至因之頗得聲譽迄今三十餘年不幸所料之事多有中者辛酉金華失守余詩文集均付劫灰駢體文二卷亦歸烏有此書乃門生妻梅生編修所

錄存者甲子年寄以還余茲附存之

執別三巴歲星八易鱗羽並曠烏兔爭馳瞻望旌麾時形轅轅近聞移北門之鑰視
東浙之師望重震中威行海上想 聖人洪福元老壯猷揚烈武于簡青擒蘇文于
鴨綠翹足可待屈指以期頃展芝楨式慰蕭念承示大軍雲集小醜勢窮夷目乞降
廷臣議撫凱旋不日師撤有期既循覽之再三輒有疑于萬一不揣冒昧敬獻芻蕘
夫用兵固仁人所不忍言而禦侮亦王者有不容已恩不深不能懷遠人之志威不
立不足懾狡寇之心故六月行師宣王薄伐三苗逆命虞帝徂征沿及漢唐之朝率
有戎羌之役古來令主豈好窮兵良以蠻夷之情性感德少而畏威多是以中國之
聲靈武備脩斯文教洽今者逆夷事勢居然猾虜機謀明白通商陰圖襲邑其遊奕
四處即肆楚之狡謀其盤踞一隅即以防之故智兵寔怯于來戰故純以礮火作虛
聲情究畏我久持故疊致書函為疑陣揆厥伎倆已見端倪倘復信其詭詞必至墮
其奸計未堅心服益長天驕生四夷輕漢之心恃中國和戎之議損威失體貽惠將
來糜餉勞師後憂方大就此一節慮有三端從來大信不齊況在夷德無厭倘或陰
圖深入故為陽乞緩師使臣方持玉節而臨贊普已鑄金枷以待我將釋甲寇且張
孤事起蒼皇禍成累子雖依漢與依天同誓不少恭命之詞而受降與受敵無殊終

恐劫盟之變此其可慮者一也人面獸心非情可喻蠅營狗苟惟利是圖縱令此日尚可羈縻難保異時不生反覆豈尋白馬諾黃龍儉答貢明朝市不妨夕掠元昊通宋賤貨可索貴酬喜則連艘而為商怒則分艘而入盜此其可慮者二也揆其入犯之由寔係禁烟而起驟通貿易難立章程即嚴命之重申恐難遵守今甲紛紜估舶乘鯨浪而明來雜沓漁舫駕鸞帆而暗引截之則彼時仍慮興戎縱之則前詔豈非反汗始猶私漏繼且公行機失一朝毒流四海此其可慮者三也我國家金虎開圖銀虜拓地德威所被寰宇胥臣閣下專閭大員中朝宿將假狄天使平南之節肅馬伏波下瀨之軍草木亦識威名婦孺皆知姓氏掃清螟特無待龜著況以邇者情形尤見勝謀在我狐跳梁而尚短衆鬥穴以將疲何必故作趨趨重煩擬議請上防邊之策厯排築室之謀追原定海之亡寔以重洋之限鞭長莫及湯沃無從故遂鴟張得成鳩占然敗之于崇明挫之于廈門殲之于姚江卻之于乍浦突豕失勢鉞鹿已窮迄今餽運時增師徒日集諒軍食則彼寡而我多計兵力則彼薄而我厚論氣勢則彼驕矜而我忿怒慶器械則彼損敝而我繕完機若建瓴事同沃雪先咤奚慮必克焉亟擒且勝于渡瀝功更逾于橫海犬羊入笠只用筮咎魚鱉無橋何須靴踢不疑何卜惟斷乃成固將却四座以勿噎決兩言而不再其受 恩深重良病不

支際此倥偬未能展效莫上匡時之策徒深憂國之心所望閣下刻玉燕山銘金麟海慈珩赤烏養方叔之元勳鉅過青圭祝召公之萬壽在公固多偉績于某亦有榮施事業千秋起居萬福謹承動靜無任主臣

揚州烈女

余署青浦縣時江北委員來言揚州仙女廟鎮烈女事心異之而未悉其詳也壬申冬在蘇州晤前江都令甯波胡竹亭刺史璋詢之竹亭曰此吾後任事故女之姓氏不能記憶然其事固彰彰矣先是鎮民某聘烈女未娶而卒烈女聞信即矢靡他父母屢勸不從遂如其意俾過門守節某家業染固素封也烈女入門後恪守姆訓家無間言某之姪女年長未嫁與染工王姓者通願為烈女覺時時規之女患之與王謀並通之以緘其口而烈女冷面寒鐵不可以游詞入則意必強而後可也一日者乘間令王先匿于房俟其就卧犯之大呼不從王不能強女入助之拒益力遂以被掩殺之而以魘死訃其家然血痕未滅也父母控之官官為杭州某君初驗時心頗疑之而不能決比回署輾轉聞其子受重賂說某竟以病死擬定素人咸寃之越數日江甯省城隍廟卜者蒙城隍神升座有江都縣女鬼號訴聲寃神大怒簽差捉人俄頃回至則赫然江都令也卜者驚醒次日舉以告人人莫之信未幾江都縣報病

故之文至于喧傳省中後任官復提全案研鞠事遂白女與王並擬斬決而烈女請程為某君與余有年誼人亦恂恂長者為惡子所誤遂墮其生惜哉竹亭又言某卒未幾其子亦暴疾死想地下無漏網也惟卜者云夢中詢神姓名則曰是宋之丞相文天祥

按烈女姓陳氏為周二所聘二病歿過門守節二之兄憐之使與己女名大虎子者同室處周之僕婦徐與蔡工王玉春有奸井通大虎子為烈女所覺遂殺烈女于死死後徐與大虎子反布爵香于床褥間誣烈女以墮胎致墮胎作惡之案道定願夜夜聞鬼哭聲甚慘未幾王玉春忽自縊于烈女靈前後數月江都令驟病死作亦無故七孔流血死經揚州守英君訊得寔解省議故臬司應廉訪親鞠益悉其詳遂擬徐及大虎子均凌邊處死其寃始白嗟乎既殺其身復汗其節在聞者均為髮指宜鬼神之不肯輕恕也天道昭昭真不與哉此案曾聞之廉訪友人後聞臬署故牘而信敬附記之先緒四年春男德清謹識

第

冊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鬼神報應之靈

兩則

鬼神報應之說儒者所不道然確有其事足為世人鑒戒者先大夫官福建時有李某者江蘇常州人也以巡檢需次充督轅巡捕官其人有幹才白晳鬢鬚甚口總督阿公林佶深愛之會有相士自都中來曾識阿公于微時者也阿公館之外而令李某于同官處為之推轂未兩月獲千金相士深感之將別去李餞之謂曰君此行得多金繫誰之力相士謝曰公之賜也曰僕有一事奉煩可乎曰何不可之有曰若將行總督必問君歷觀省中各官員何人最貴君第曰無逾于李巡捕者則拜德多矣相士許諾比行阿公果如所問對曰歷觀巡撫以下狀貌應富貴固多然無逾于李某將來功名不下于公遂別去阿公自是待之加厚李亦深自暱一日令人署謂之曰我欲拔擢汝而汝之官太卑今方開事例我資汝二千金汝可捐通判赴選後我再為設法李從之捐通判入部候銓阿公指名奏調即奉 旨發往福建委用到省後人皆知為總督所屬意者其門如市李亦呼吸風雷頓改故態矣未幾以獲盜功保升同知又未幾阿公遷去瀕行密摺保薦得 旨以知府記名授署泉州府知

府時先大夫攝兩洲湯鹽大使正其所屬新歲到府賀正本舊識也一則北上枝頭
變鳳凰矣然相待亦尚款洽越日省中有候補通判謙山俞君益者以公事至與先
大夫亦舊識遂同寓一店中店固距府署不遠也俞往謁李李訂翌日晚筵並云亦
須延先大夫次日聞升炮聲以為太守且來答拜俞亟衣冠以待而久不至遣人探
之則云太守出門遇鬼回署不復出矣明日仍不出又明日俞往視之李延入卧內
曰正欲迎君來甚善當以後事相托俞詢其故曰前日方出門忽見數人攔輿擊我
我呼隸執之不見乃知為鬼入夜即病夢冥王提往質訊緣有人控我十款我俱不
承冥王甚怒昨夜復訊杖鐵棒百痛甚姑承一款因赦余示俞兩股皆作青黑色遂
令僕開箱取錦軸畫展之乃一美女俞驚問何人曰不肖事何必言遽取火燒之數
日所承即此案也俞不忍留再三安慰而出與先大夫言之共相歎詫越日天甫
明李遣人邀俞及先大夫一見即執手流涕曰死矣昨夜冥王尤怒拷訊極酷最後
竟炮烙我我不任受已盡承矣今日不能過日中所以亟請二君至者牀下尚有二
千金奉懇持作扶柩及歸葬之用他無所囑因歎曰我命本合作知府因急于求進
機械變詐造成惡業致天天年若等不信數日後當有簡放泉州府之部文矣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切勸諸君居易俟命以我為前車之鑒也可言訖遂瞑李本魁梧潔

白比儉時縮短如童子通體顏色焦黑如穆炭知炮烙之加定非虛語死之三日部文到省奉 旨以李某補授泉州府知府

福州薩虎山者翰林薩龍光之兄也薩氏為福州巨姓世業鱣虎山舉孝廉大挑得知縣因總鱣綱遂不赴補虎山人極平正慷慨喜結納各官多與之交好一日衙參將散之際聞有人言其死者先大夫遂與同官數人往探其喪至門寂若無事姑入焉而虎山儼然出眾愕然虎山笑曰諸公以某為死耶眾不能答乃曰死誠死矣生暫生耳因言昨午坐而假寐忽見一吏持票拘之遂隨之行至邑城隍廟始悟非人間見一吏似相識而忘其姓名詢之故曰少待自知之俄頃神升座隸引之入神謂曰有一事須君對質某年月日送一私販到龍溪縣杖斃尚憶之否言未既則鹽販跪階下呼冤索命我對曰彼時某在鹽公所鹽法緝一私販至某呈送到縣事寔有之然並無囑令杖斃之事夫鹽法緝私販例也公所呈送私販到官亦例也其是否應杖斃當問彼時之官不啻問此時之某神曰固知君無罪但冥間之律必須兩造相質無異詞乃能完案前因君壽數未盡故遲之到今今君數已盡是以傳來一質案已結君可休矣回視私販者已不見我乃知已死遂前懇曰某有二事未完一則友人托孤于某已撫養長大須為之舉姻一某簿有資產人欠某債者卷盈匣然其

中有能償者有不能償者惟某知之若不為別白將來子孫一概索之則貧窮者受苦矣願乞二日期了此二事神鑒我心准予給假飭吏送還至夜半而蘇今日遣人追友人子來為之完婚并檢券之不能償者召而還之二事已了明日復死矣眾問君死後當何如曰我已問之吏矣為人若無罪業則生為何等人死即何等鬼與陽世無異曰若不轉生字曰我亦問之吏矣今世為何等人則來世亦為何等人若作善則來世勝于今世矣若作不善則來世遜于今世矣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理絲毫不爽敬告諸公其各勉之握手鄭重而別次日果卒先大夫嘗謂少年氣盛每持阮瞻論不信鬼神報應之事及目擊李薩二君死時狀乃知陰陽確有此理從此歷典州縣守分安命不敢妄為一事妄起一念臨上質旁在在若帝天昭格矣此二事余幼時隨侍銜齋熟聞庭訓既以自警亦每舉以戒人

居官奢儉之關係

先大父嘗訓余兄弟曰居家儉則居官廉吾歷官數十年見奢者未嘗不以貪敗白小山尚書採此語入公墓志中余歷官亦三十年矣每見儉樸者子弟類能自立奢汰者子孫無不貧窮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也明上海人喬純所先生懋敬

官廣西布政使居官廉儉雖歷官藩臬仍布衣蔬食常曰士大夫不可一日無窮措大氣旨哉斯言先生者有濂鑑四卷余宰上海時訪之未得也

用兵以氣為主

用兵以氣為主咸豐庚辛間浙江賊氛甚熾官軍屢挫張璧田軍門嘗指其士卒告余曰子視其狀貌糾糾桓桓殊不知迭經喪敗心胆俱碎見賊即走不可用矣至同治壬戌相距僅一年耳左帥駐師衢州李帥紮營滬上一號令之壁壘旌旂均各變色余時在四明軍中所用之兵勇將弁率多杭州潰散之餘然遇賊輒奮擊所向有功先時我軍望見賊之旗幟則走後則賊望見我之旌麾即進豈非氣之為哉壬戌夏五月二十一日粵賊十餘萬自蘇來分十二枝四面馳突圍程軍門學啟新橋營數十匝李帥聞之親勒兵馳救所部卒離皖數月不得一當賊至是勇氣百倍軍門望見帥旗亦突圍夾擊我兵無不一當十賊大敗奔還是役也有一卒殺數十人最後遇一悍賊鏖戰良久兵刃俱折至以手相搏互詰于地賊取其斷刀刎其頸卒亦以拳搥其胸正危急間忽見賊失其首躍起驚視則一卒手斬賊頭去矣次日余謁李帥帥為余備言戰事余因言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鏑萬一飛礮偶集羅忠節已事可鑒也帥言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因歎從來文臣為大

帥類深居簡出不肯親臨行陣故不能成功前數年以編修從軍每親出擊賊軍中呼為武翰林我戲應之曰僕乃文蝦耳蓋滿洲中稱侍衛曰蝦新武進士入侍衛學習者曰拉蝦也先是外國人輕中國兵以為無用至是戰乃稱中國有人

童子證明悍匪

同治癸亥正月我軍攻給興諸將屢奏捷每俘賊至輒發善後局委員訊之果屬老賊即行正法如寔係被脅破據者多給照令回籍殺者不知凡幾釋者亦不知凡幾矣一日者訊一賊其人喋喋自陳確係被擄涕泗交下情景逼真問官惻然已欲生之矣忽食肆中童子送湯圓入署見之驟呼曰此賊是殺我一家者官驚問之則童子之父向設肆于紹城中亦賣湯圓城破時此賊殺其父兄而係童子去為之服役賊中所謂小把戲者也童子乘間逃出乞食至甯遇父之同業收留之今則適遇之耳相質之下賊俯首無詞當即驅出斬首嚮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則此賊遂倖逃顯戮而一家數命沈寃莫雪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福建宰白鴨之慘

福建漳泉二府頂光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大夫在臬局嘗訊一闖殺案正光年甫十六歲檢屍格

則傷有十餘處非一人所能為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為提取覆訊則供口滔滔
汨汨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悞蓋讀之熟矣加以駁詰矢口不移再四
開導始垂泣稱冤即所謂白鴨者也乃駁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
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他委員嗤先大夫之迂逕行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
使過堂問之仍執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
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二
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寓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
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甯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為之淚下遂釋
獄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為民牧者如何忍
此心也

捕盜專恃眼線之誤

壬申四月江南三江營炮船哨官捕盜盜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傷者十
人其地在揚州江都縣境事聞制府震怒飭地方官及水師營官嚴緝于是瓜州鎮
總兵吳君派營弁帶同失事炮船內之勇丁作為眼線來上海緝捕緣勇丁稱認係
浙江巡鹽紅單船之廣勇也六月初到滬越一日在茶館店獲一人是紅單船之廣

勇次日營弁請觀察及右營參將督率兵勇于紅單船又指獲二人皆發縣審訊據
來勇聲稱一是拋火藥包入船者一是隔船斫人者一是過船釘炮眼者言之鑿鑿
余即提犯反覆訊究慧審一日不承隔日再訊搥耳跪練者竟日無一詞呼冤而已
余心疑之問來勇曰伊等既先以火藥包擲爾船中則彼時烟燭迷漫爾何從辨為
斫人者為釘炮眼者如是之真也對曰巡鹽船與炮船同泊一鎮上每日上岸時常
相見故能認識故雖于烟燭之中亦能辨識而來弁則以余不應駁詰來勇大有煩
言次日余又研訊自朝至三鼓心力俱瘁一無供詞余恐其死也稍寬之來弁遂以
余欲縱盜不用嚴刑訴之觀察余亦以不能得確情請添派委員會審觀察謂南滙
令葉君願之有能名且係廣人札令來審葉君覆訊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與葉君
皆謂此三人寃而無奈弁勇質之甚力會制府又委前皖南鎮劉總戎啟發帶為盜
行船之舟人來因派兵快與之會緝當日即于玻璃肆中獲廣人陳來陳來者前水
營中藍翎千總也先是有販猪船泊江口羣盜登其舟將猪客及舟人盡縛置艙底
駕其船以行劫行數日盜稍倦陳來者勸盜首釋舟人俾搖櫓行二十餘日劫客舟
三次最後遇炮船拒捕後駛至江陰口羣盜登岸逸猪客到靖江縣報案故總戎帶
此舟人來以其與盜共處久能識盜也陳來故勸盜首釋放舟人是以舟人與之尤

孰余乃喜得真盜復令舟人識此三人者來并與來勇共脅持之舟人遂不敢斥言其非而陳來顧狡賴不肯承余與葉君及劉總戎翼日再會訊反覆誘勸許以如獲盜首待以不死總戎括天日以誓之陳來乃言盜首亦係廣人向日同在水營中曾保花翎守備現居六合縣城開上棧並錢店尚有羽黨在鎮江共十二人皆積慣行劫者陳來在揚州開烟館本不同夥此行也盜首邀之至陳來言十二人者皆百戰勁卒無論一炮船即十炮船亦無奈之何令陳來視前獲之三人來言非是而三江營之弁勇則謂來死其同黨大不悅于是劉總戎以陳來作眼線往捕盜首而瓜鎮則稟制府謂此三人是真盜制府飭令解至金陵再訊時余已謝上海縣乃將詳細情形白之應廉訪會劉總戎率陳來捕首盜等七人皆訊明正法留陳來獄中待獲餘犯江甯府蔣君訊七犯皆供與上海之三人不涉而瓜鎮持之堅制府亦感之至八月中應廉訪至金陵乃力言于制府將此三人釋放噫是三人者使余嚴刑鍛鍊而成招則又必令其供出黨羽轉輾株連寃死者不知凡幾矣然此固眼線之確指者也眼線其足持乎是役也余之不妄殺人者幾矣可畏哉

折獄須慎

余攝南匯時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價洋銀一百有六元有卷有中證有

代筆云索之不還反被兇毆等情余提訊先問原告及中證代筆者所供與呈詞相符繼提被告跪堂下戰慄惶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訴曰寔不曾欠錢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對余疑其情虛復促令言則曰我繳欠錢何必請開烟館者作中余笑曰汝並非貴人開烟館者何不可作中則又曰我自能寫字何用代筆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親書為圖賴地步耳侍役遂羣喝之王即伏地供願還而涕下如雨余疑之因令帶下復呼原告至前問曰爾之券何以不令伊親書曰伊自托人代筆某不與知曰此券是伊帶來乎抑在爾家所寫乎姚躊躇對曰是在我家所寫曰代筆是伊回來乎曰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勸遂偕歸代為寫券余大聲曰是在茶店偕來乎曰然時某甲已在堂下矣遂令帶原告至宅門外而呼某甲前訊曰爾代王某書是王某邀爾耶曰是王某所邀余知某甲蓋已聞茶店二字因曰書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勸在茶店故就彼處書之曰爾本擬作代筆故紙筆皆帶往乎曰否是從茶店借來之筆而欲則買之也余曰信乎曰信遂令將其帶入後堂而傳作中之某乙入則拍案曰王某並不欠錢爾與姚某騙至爾家逼令出券爾乃硬行書中此何理耶乙惶懼曰某不過為好相勸寔無逼勒事余曰先在茶店已經言明何以又至爾家乃曰某開烟館家有餘地是以王某

隨姚某來而某甲乙欲吸烟故就其家高據因將某書作中並無過動事余大笑令將原被代筆二人皆來前諭被告曰此案我已訊明爾所欠不止一百六元乃三百十八元王大驚哭曰天子寬哉姚亦從旁代白曰寔止一百六元余曰固也票共有三一在爾家寫者一在茶店寫者一在某乙烟館寫者豈非三百十八元耶今一票已呈尚有二票可速交出皆相顧愕眙爰將三人重懲枷示而釋王某去越日有醫士陳君來署曰幸矣哉公之折獄也余問故曰先一日出門視疾足乏于廟中卜肆小坐俄來一人手持香燭容色倉皇卜者其素識也呼之詢以何往曰前村姚某欺我懦惡棍串通捏造借券控我于縣明日將訊矣有中證有筆據我口又响勢不能辨毋寧死耳將先往訴于神而死卜者止之曰姑往審審而負訴于神請先為子卜之下既視其爻曰甚吉有貴人解當無礙我隨詢其名即公昨斷之案也今已得直可無死矣余聞之駭然夫錢債訟獄中細事耳使爾日掉以輕心不幾致死一命乎袁簡齋先生有白云獄豈得情靈結早判防多誤每刑輕余常服膺以為仁人之言由今思之一誤且不可況多誤再加之刑乎甚矣為地方官者之難也

地方官微行之利弊

顧淡如先生菊生攝理紹興府事有父母神明之譽嘗聞某鎮有湖場聚賭者派員

訪之返命則云逃散久矣蓋有一人狀貌與先生類者泊舟市橋至鎮上買少物不計值而去于是匪黨疑先生親訪即刻奔走先生笑曰吾安得如是百十化身使入縣鄉間處處有一顧淡如哉余在南匯鞠一獄訊問之詞偶中其隱案中人疑數日前烟館內話是事有一蒼髯者在彼吸烟謂是余私訪得其情遽吐寔寔則余並未出門也在青浦時至金澤鎮勸業微服步行村落中遇一老嫗嫗問余曰今日官來此先生其隨官來者耶余佯為不知詢其故嫗以勸業告余因問其官之賢否嫗曰官甚好但有一件惡處余驚問之則曰我處母年春日演戲自此官到來禁不復作耳俄而騶從畢集嫗驚余慰之曰嫗勿怪我之禁戲乃以兵燹之後為若等惜物力也與其看一日戲費錢數百文因指其身之敝衣曰何如到冬日製一新棉袄乎嫗笑余亦笑而去又嘗至章練塘鎮比卯眾尚未集乃易服至鎮廟瞻眺歸則繞鎮後田塍中行綺交繡錯迷不得路無可問津正猶豫間忽田間來一人曰官其迷路耶余曰然遂引余出意甚殷勤且延至家獻茶余謝之睇其面似曾相識者因詢之曰記在何處見爾聳然曰小人徐德全也徐德全者曾因奪蕩田聚眾鬪毆余杖之一百者也余不覺駭然遂謂之曰此後宜作好人爭鬪非好事切須戒之徐唯唯送至道左而別歸後與友人言此人曾受滿杖乃邂逅相遇既無怨且知敬愛小人革面

亦見青邑民俗之淳然自後思之白龍魚腹困于豫且微行究非正道也

左爵相創設書局

今各直省多設書局矣而事則肇于左爵相局則肇于甯波爵相創軍府于嚴州嚴當兵燹之後田疇荒蕪無草木暢茂遺民無所得食爵帥于賑濟之外發銀萬兩購買茶筍俾百姓得採擷于深山窮谷以為資茶筍製成札發甯波變價往返二次歸正款外得羨金數千兩爵相以亂後書籍板片多無存者飭以此羨餘刊刻四書五經嗣杭城收復復于省中設局辦理即以甯波之工匠從事焉蘇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繼而起經史賴以不墜皆爵相之首創也爵相自奉甚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賑民甯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循例解往爵相謂今日之我無需于此款本可裁然款之則後任將不給于用不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于困境遂受之而轉給賑局其用心忠厚如此後丁雨生中丞為方伯時不受平餘比升巡撫則命復之曰不可崇後人亦同爵相之意也

青浦城隍神之靈異

青浦城隍神為明方伯上海沈公諱恩公清風亮節彪炳郡乘歿為明神靈爽不著有蘇人以藩掾來提餉者游于寢宮頗加嫖慢是夜忽哀號叩首遍身杖痕其從者

亟命舟載歸未及家即死此事見青浦縣志公墓在上海青浦人恒醮資前往修理
 至今不廢余宰青邑二年遇陽雨不時往禱輒應回治己巳六七月間淫雨不止縣
 境地勢最下將有淪胥之患余以邑經賊擾凋瘵未起予遺之民不堪再被水災因
 虔禱以年近六十死不為大願將已之生年為民請命倘可挽回殞身不恨祝畢乃
 起立再白神謂我志如是特恐神不能代達天聽耳時嘉定陸文魚署教諭事笑曰
 君方求神乃作此語激神耶然自此雨勢漸止余亦無恙是殆會當暗霽故余得苟
 全性命耳

曾文正為巨蟒轉生

曾文正公碩德重望偉烈豐功震于一時顧性畏雞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折
 卒未十月到上海閱兵余供張已備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擲去之謂公惡見
 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某徐觀察階告余云公舊第中有古樹樹神乃巨蟒相傳
 公即此神蟒再世遍體解文有若鱗甲每日卧起牀中必有解屑一堆若蛇蛻然然
 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為不解耳後閱隨園遺筆言焚雞毛修蛇巨虺聞氣即死蛟
 龍之類亦畏此氣乃悟公是神蟒轉世故畏雞毛也宋文信國公傳為吉安潭中黑
 龍降生信國築市殉難後是日其鄉風雨大作人見黑龍復歸于潭與公之異將毋

同

高僧轉世

余前記家文簡相國及晴若編修以為高僧轉世矣因憶故友歛縣程印鵠太守北
綸事太守之封君賈子蘭溪與城外廣濟庵老僧最契一日見僧來逕入內室追而
問之則已舉一子矣太守生五六歲時封君攜之入庵登堂入室恍若素習返即大
病云欲歸去幾瀕于死自是不敢復往至十餘歲及三十歲兩次被人強拉以遊歸
又大病從此望門却步此太守親為余言者余與太守曾同遊石門坎之六松亭太
守在溪邊獨立余自上望之儼然一老衲也比見長洲彭文敬公所為靈鷲兩僧傳
則文敬公亦似由竺國來者因節錄其文曰吳之婁門有靈鷲寺者與盤門之開元
寺皆留行脚僧靈鷲不能繼有一彬者起而振之重復舊觀一彬退院傳于永豐是
二僧者余皆識之佛門有參透三關者一彬能之也先是一彬之友有筆玉者既前
死矣余幼時人或稱筆玉後身蓋以神情貌言語舉動之似而生初亦有為之非者
也及余見一彬一彬亦言似且言筆玉苦行惟臨終一念繫戀不得往生淨土為可
惜余問其他日能不繫戀否曰亦無把握也一彬持戒律甚嚴獨言論通脫口如懸
河或拊掌大笑不類他衲子之貌為篤謹者永豐後至亦能參三關持戒律苦志過

于一彬其為人靜默寡慾與一彬異而其務作功德志在有濟于世則無不同也兩僧者于嘉慶間先後化不著靈異余意兩僧若不生淨土必當仍在世間惜非肉眼所能識耳後二十餘年在京師見兩翰林皆年少一似一彬一似永豐問其生平亦在兩僧死後余疑為兩僧後身然不知兩翰林生時有無為之兆者未敢以無稽惑世終未嘗以語人也及與兩翰林相處愈習觀其神情狀貌言語舉動愈肖兩僧因思今日余之視兩翰林猶昔一彬之視余余雖肉眼固已若或啟之而心識之矣古稱蔡中郎為張平子後身豈盡誕耶云云觀文敬公所述如此則文敬公固自以為筆玉後身矣昔人謂世之登大位享大福者星精僧三項人為多其信然耶

泰西製造之巧

天下之巧至泰西而極泰西之巧至今日而極古人言鐵船渡海為必無之事嗣以鐵皮包裹者當之壬申之春竟有北德意志國鐵甲船至吳淞海口其船純以精鐵鑄成大片鑲合為船重數千萬斤可載軍士萬人內中作為機括可以沈行海底大砲擊之不損分毫每造一船須用銀三百萬兩此時英法俄美各國皆有此船或數隻或數十隻不等海中有此船則各樣火輪船均不能敵機器局馮竹儒觀察曾買船鐵一片觀之計銀一千五百兩以費太鉅故尚未能學製然此船非至吳淞口人

雖有言余亦不信也又有氣球大者其內可分作五六間屋用機器轉運則上昇數十丈東西南北無不如意所向北德意志圍法蘭西都城時法主乘氣球出亡北軍亦乘氣球追之空中爭戰卒為法主逸去此則行于天上矣現在製益加精向高不過四五里即為天氣所遏氣不能舒人且閉死今則用法吸地之生氣置于中以上行至二十七里之高現此球尚未至中國計數年後必有來者來而仿製則江河皆失其險矣向稱海為至深今則測量知極深之處不過六里故海底均可以開地道行走特工費浩大不能舉行若泰西諸國之高山倘是要道皆從山根鑿通一穴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行火輪車矣為槍之精者余曾見一具可連發六十四槍又有氣槍不用火藥自能飛彈擊物至砲之靈便迅疾有非口所能述者戰陣用之無堅不摧各國之製皆已窮極工巧士中之春英美二國因賠貼軍餉事怒欲相攻然皆不敢先發蓋砲火均極精鍊兩軍相當可以死傷盡淨泰西諸國向言用兵總須一二年間始決勝負今則不過一月之內便可立判故皆畏而不發後得奧斯馬國為之解紛遂和好如初此皆余宰上海時所見聞者也

西人行兵詭詐

英領事官阿查里言伊前年從軍往征一屬國所統之師船兵力不厚懼一時不能

制勝乃造千斤重砲子十餘枚至其國之海邊寅夜用人扛抬上岸行十餘里散置之地歸船乃發空砲數十聲次日其國舉兵拒戰行至中途見砲子驚其大且訝其擊至十數里之遠以為不能抵敵遂遣使乞降于是宣布威德取成而還其寔伊國本無此大砲亦並不能製此大砲也兵行詭道外國亦然

中西禮俗之異點

崇地山宮保厚使法國歸言泰西各國人亦知尊敬孔子在彼處曾見洋官家供奉一泥塑之土地神云是孔子像則聖教固被于海外矣孫稼生觀察家穀遊歷各國還言外國儀文簡略見國王只須罄折致敬無所謂拜跪也獨布國以新戰勝故于禮節大為增加其貴臣謂觀察曰我國儀文繁重見皇帝須三蝦腰然亦不過三罄折而已謂為繁縟矣母到一國必見其后妃大都以接脣為禮觀察告以中國以是為褻狎不肯從彼亦不强也在法國偶于街市間步忽傳言曰皇帝來矣人皆旁立摘帽皇帝步行一狗在前一公主在後別無從者更無論儀衛矣皇帝見眾人之摘帽亦以手稍掀其帽為答禮然疾趨而去俄羅斯國之皇帝曾隱姓名赴荷蘭國做工學製火輪船學成國人來迎彼國始知之各外國之稱其主惟俄法日本布魯斯四國稱皇帝若英若比利時奧斯馬日斯尼亞北德意志及丹國義國皆稱君主米

喇堅其君三年一代故稱大伯理璽天德今法國之主為布國所據國人奉故相攝君事故亦同此稱余在上海與各國領事官互相往還皆各盡其禮日本新通商換約其代理領事官神代延長最恭順謂余曰我國讀中國書寫中國字行中國禮本是一家云云曾文正公蒞滬其人來見至門則科頭而入科頭者伊國之大禮即古之免冠徒跣也奧馬斯國亦于日本通商之年換約恩竹樵方伯奉命為換約大臣訖事之後其國之公使及提督領事官相率來謁方伯張筵款之余等皆陪宴公使等遇菜即食噲聲如流使繙譯官致辭曰莫笑貪喫中國之滋味極好也席罷鼓腹歡笑而去英吉利之副領事達文波亦謂余曰久居中國飲膳俱精美洎回至本國雖同是牛羊肉食反覺不慣矣日斯尼亞國之領事官每見余等補服必嘖嘖曰中國衣裳好看再三言之殊有夫差好冠之意俄羅斯國之代理領事官聶鼎者自言到中國十五年未嘗歸去喜讀中國書論語孟子略皆上口覺甚有意味等語此則幾幾乎有用夏變夷之道矣大抵各國領事等官久在內地與中國官交際談讌頗有中外一家氣象第一涉及利字則必攘臂而爭無交情之可論惟以理折之以不違和約責之雖強項亦無他說即使故為狡辯終必為俯就戎索也

鼓三通箭一發之效證

世人恒言戰鼓三通攷衛公兵法以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三通則千槌而勝負可決矣世人以射一箭為一發而不知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一發五紀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射得五豕耳

嘉慶癸丑科佳話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吳縣潘文恭公二名大興陳遠雲先生籍吳江二甲一名張春山先生三甲一名馬秋水先生時人為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一名為金殿傳臚三甲第一為玉殿傳臚也按宋趙向辰朝野類要謂五甲末名為擔榜狀元朱文公即五甲進士故有若使當年無五甲先生也是落孫山之句今則無五甲矣是三甲末名即可稱擔榜狀元也

宋故宮遺址

余師仁和許一槐先生諱錦春嘗言幼時值高宗第六次南巡存司于鳳凰山宋故宮址葺治行宮掘地為池下鏹數尺適得舊池欄杆皆白玉石琢成雕鏤精絕蓋德壽舊基也池底泥土中獲鯽魚十餘頭長俱尺餘而無目大約埋于地下六七百年之故工人烹食數尾頃刻皆暴死乃懼舉餘者棄之江浮至中流風浪陡作有大魚數十翼之去人皆異之今此池兵燹之後又沒為平地不知何時再得理而出

之也

賺梁山舟學士書

一槐先生為梁山舟學士外甥故所藏學士真跡頗多余曾乞得一聯兵燹後亦亡之矣先生言學士年六旬時曾以事入都道出山東聞訛言前驛水阻因詣中丞滿洲某公告之中丞一見即盛言前途水勢異漲不能行遂留學士居于署之後園館給豐隆惟出入必經其內寢殊為不便因亦鍵戶不出中丞越三五日必來館一次見則言水勢之大吁嗟不已館中一無書籍架上祇古帖十餘種隸數十九隸素數百番而已學士閑居無事日以染翰為消遣計如是者幾及匝月楮墨略盡一日中丞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君可行矣遂開筵飲餞酒半酣忽顧楯架歎曰吾以公事勤勞將友朋所誣謔者耽擱許久學士乃言日來無事業代為書畫中丞得驚曰此皆遠近名士慕余之書輾轉交來者今願為公墨之奈何促呼僮與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愠遂別去既首途則前路並無水漲事皆中丞擅詞欺之耳久之始悟廿餘年前在翰苑時中丞方官筆帖式以往欲乞書學士不應今乃為是狡獪以報後學士每言及之猶有忿色然某中丞則已琳瑯滿篋矣

飲食不可過飽

食無精粗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憶昔庚辛避亂山中時偶得一魚一肉不啻八珍之享年來宦遊江南每歲首赴蘇賀正僚友邀飲一日之間或至三四五處皆窮極水陸然間招則感額舉箸則攢眉豆今昔口腹有不同哉蓋緣過飽之故耳是以宋人治具宴客有三字訣曰爛曰熱曰少爛則易于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饜而可飲後品少之一字真妙訣也

製造食物之穢

飲食日用之物非目睹不知其製造之穢余在福建見製冰糖者皆雜以豬脂在釀谿觀製南棗用牛油拌之乃見光彩故嗅之微有羶氣也富陽竹箴名天下造時竹絲不用小使煮則不能爛淮南蝦米貯久變色浸以小使即紅潤如新河南魚鮓在河上所造咸以荆籠入汁道中為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濯小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繁而味回然僧家以冰糖南棗供佛道家用竹箴書符上表至蝦米魚鮓江南人家均珍為美味習而不察無乎不可也先大父嘗言嘉慶初年在四川一驛遇福文襄郡王行邊州縣極供張之盛以王喜食白片肉肉須用全猪煮爛味始佳乃設一大鑊投全猪于中煮之未及熟而前驅至傳王諭以宿站尚遠一到即飯以便趕行無如肉尚未透庖人窘甚忍為登竈解袴溺于鑊中先大父驚詢其故則曰

忘帶皮硝以此代之比王至上食食未畢忽傳呼某縣辦差人先大父驚曰必覺其臭矣既乃知王以一路猪肉無若此驛之美者賞辦差者筒網袍褂料一副

治痔單方

咸豐甲寅先大夫七十二歲患瘡甚劇諸醫束手蘇州馬雨峰太守傳一方用燕窩三錢冰糖三錢先一日燉起至次日瘡作之前一箇時辰加生薑三片滾三次將蠶取出服之倘胃不能納即止啜其湯亦可一劑不愈則再至三劑無不愈者矣此方得之蕭山因校官王君年八十病瘡服此而痊其後試人屢驗云云余因遵方進之先大夫一服即愈二十年來以之傳人奏效甚眾尤宜于老人及久瘡不痊者其方平淡無奇而應驗若是可謂奇矣

夏日生瘡以蚌粉等撲之無效惟以隔夜之熱湯水滌之即瘡

疝氣病用薏苡仁以東向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

食生冷致心脾作痛以陳萊菔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半胃散三錢再煎熱一服即止

腎虛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為末無灰酒調下三服而愈

錢曉庭畫

一第

冊

秀水錢曉庭孝廉敷朝為籀石宗伯曾孫余同門友也少孤事母以孝聞胸襟洒落無城府畫得宗伯家法而加以腴潤晚年聲價益高今則吉光片羽人爭寶貴且不可得矣余先得其畫甚多庚辛之亂皆付劫火幸其子伯聲太守卿能世其家學為余作一二紙善者竟將蠹龜可喜也曉庭早歲慕貧而性甚介不妄受人惠嘗謂余昨晚斷炊僅剩白米少許供老母饘粥而我則以炊餅二枚度一日然意氣自如絕不露寒乞相人服其雅量也舉孝廉後家稍裕大批得淳安教諭未及滿任即棄官歸歸後惟以書畫自給不問外事咸豐戊午春與賊犯金衢于是嘉郡亦警備太守馬雨峰昂霄子精嚴手設籌餉局延諸紳司其事曉庭亦與焉太守為江蘇名孝廉工書字金華時與余善余素不善書而太守顧以為善臨別強余書扇而去至是蒞局中謂陳某固才識優裕即書法亦自佳絕因出扇示之曉庭即馳書諧余謂子若殿試過馬公必狀元及第無疑何事軍功耶時余方軍書旁午不勝浼瘁頓慙忽見此函亦為失笑比秋賊退乞假歸省至局中訪諸友見曉庭擁長几列巨硯六七粉墨狼籍作畫猶未竟因感謂之曰促為我畫直幅八曉庭笑問潤筆若干余曰若畫果好當書一扇奉酬曉庭大笑向諸人曰渠字乃欲易我畫亦太不自諒矣余乃

曰我之字嘉興一郡除太守一扇外更有何人能得寸縑尺幅若渠之畫但須贈以潤筆便可相載此時皂隸駟僮之家誰不高懸錢曉庭畫者以我之扇易彼之畫我猶怏怏耳眾皆鼓掌曉庭亦為絕倒迄今十有餘年喪亂既平曉庭早歿即爾時在局諸人無一人存者思之慨歎

聖祖不喜吸烟

聖祖不飲酒尤惡喫煙先文簡相國時為侍郎與溧陽史文靖相國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 聖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賜以水晶烟管一呼吸之火星直達唇際二公懼而不敢食遂傳 旨禁天下吸烟將學士陳錫恭記詩云碧碗瓊漿激盪開肆筵先已成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今則鴉片煙盛行其禍較巴菰百倍 在天之靈哀此下民得無有餘恫乎

第

冊

庸問齋筆記卷四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攷據之難

少時閱閣帖右軍書多有死罪字不解其義後見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
啟出于晋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執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
罪是違制令也乃恍然悟又史記屢言家累千金以為富者竊思千金即于今世亦
不能稱富豈秦漢之際金固貴重耶後見如清注戰國時以一鎰為一金漢時以一
斤為一金又恍然悟然此二義人多不知者因附記之

閩海魚鬪

先大夫子道光初年官福建石碼場鹽大使時忽天大風雨隱隱有雷聲者三日乃
霽嗣乃知海中有二大魚鬪風雨者魚鼓鬣噴沫所致也鬪至三日一魚之鬚鉤于
山巔不能動一魚去而此魚遂死將死之際海濱居民乘舟往割其肉魚稍一擺動
浪湧如山舟覆溺斃十餘人乃待至臭腐後始羣往取肉熬油尚得千餘石

袁知

袁丹叔先生國梓文章爾雅而性如絕人皆以袁知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于葦城

屋濱大河鄉人每泊糞船于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拌密置河畔鄉人担糞歸將飯見肉疑為人所遺者大喜啜啖之先生俟食訖乃至岸側伴為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霜置肉內毒之今既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已食懇其救解先生陽驚曰我毒狗不毒人此係爾自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懇至涕泗乃指糞曰亟啖此或可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爾他日仍泊船于此當令再喫糞也一日者立于門前適府公遣僕奉書于先生僕見先生不識也因詢曰此間有一袁知居何處先生引之至家攜書入良久什襲一巨函出交僕曰此係寶物爾主向借不能不與爾主書中言惟爾誠是可靠須親攜去毋易人致損壞鄭重言之再三僕負之歸物已重路又遠汗流浹背府公見之不解拆封乃一粗石重二十餘斤上書十六字曰尊价無禮呼我袁知無法處治以石壓之府公大笑即其僕亦自笑也

朱文正之風趣

大興朱文正公乾嘉時名臣也屋岸高峻清絕一塵雖宦宰相刻苦如寒士餽遺無及門者與新建袁文達公最善一日至袁處譚次忽歎曰貧甚奈何去冬上所賜貂掛亦付質庫矣袁笑曰若生成窮命復何言我笑尸部適領得飯食銀千兩可令君

一擴眼界因呼僕陳之凡上黃封燦然公注視良久忽起手攫二元寶疾趨登車去
中國史紀外事之說

三國魏明帝時紀日本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入貢者凡二次今攷日本國史則仲哀
天王之妻息長足媛神功皇后也后攝政六十九年年逾百歲所謂國有內難者乃
其子薨坂忍熊二王起兵與母爭位也后親生子名譽田別在儲位七十年至七十
一歲乃登宸極又四十二年卒壽亦百有十二歲號應神天皇並無卑彌呼之名日
本與中國同軌同文何以于其王名亦訛誤若此即如明史記封平秀吉為日本王
事云沈惟敬私以薙髮奉秀吉尊以帝號今攷其史亦殊不然蓋秀吉求封明王惟
敬許之歸而不敢言洎宣讀至封爾為日本王乃怒脫冕服投地曰向言明王封我
為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為爾為王彼何與焉是秀吉之心固未嘗帝制自
為也其國人中井積善亦曰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秀吉武人昧于事體以
取嗤于異域貽羞于後代云云則奉以帝號之說實屬誣罔總之以中國人紀外國
事無從質證故舛錯恒多也

日本讓國之美譚

日本自開國數千年以來一姓相傳至今不替為天下各國所無其間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者不一而足。舊君奪國，女主臨朝者亦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國主之尊，削髮為沙門者，尤指不勝屈。感溺之甚，相沿成例，視梁武之同泰捨身，猶其小焉者矣。然弟兄遜國之美，則有希蹤夷齊者，不得以異域而輕之也。初應神天皇愛少子稚郎子，立為皇太子，命其兄大鷦鷯輔之。應神卒，稚郎子避之菟道，而讓位于大鷦鷯。曰：王仁孝宜為天下君，且國固王之國也。大鷦鷯則曰：先皇預選明德，以為貳我，不敢違先皇命。固辭，固讓，虛其位者三年。民之責歎者，不知所適。而大鷦鷯執志彌堅。稚郎子知其不可奪也，乃自殺。大鷦鷯聞之，驚馳至菟道，哭極哀，不得已而登帝位。是為仁德天皇。嗚呼！若稚郎子，可謂有華風矣。

閩省州縣虧空案

嘉慶初元，福州將軍某與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相忤，署方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會總督入覲，將軍葉督篆，遂拏撫三人，賍私事，并以福省州縣虧空百萬，劾之疏入奉。命查辦總督巡撫方伯皆正法，而所謂百萬之虧空者，莫無此數。乃以鹽課及關款湊成之。于是州縣擬斬決者十七人，合省呼冤。而某揚揚自得也。獄案既定，部覆未到，此十七人者，發閩侯二縣監禁。二縣以同官也，羈諸署中而已。一日者有某，今年六十餘矣，向閩縣令吉君泰懇曰：我老止一孫，今夜擬回寓，一視可

乎吉許之至明晨部文至署督即委吉君監斬急使人至某寓偽以他事促之乃還
緝曰某已一早出門矣吉大窘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轅而擬自請逸囚罪時天色慘
淡淒風苦雨路人目之皆為流涕比至督轅而某持傘者屐已候于門矣吉心大慰
遽前握其手曰何不謀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聞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
至此則路迂故逕來就死耳吉不覺哭失聲是日十七人死後吉痛哭嘔血滿地遂
引疾歸不二年某移鎮四川又劾總督勒襄勤相國而代之未幾乃以縱賊渡河貽
誤軍機罪伏法勒仍回任閩人以為有天道焉

冥司勘校侵用勇糧

盪寇營水師參將戴北熊字夢璜湖南人辛酉余于富陽江上識之北熊為人質直
勇壯屢督砲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為賊執不屈被殺北熊嘗為
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廈一區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之陣亡者也詢其
何以羣居于此眾答言凡力戰死綏者忠勇之報大率為神我等雖得神道而以平
時侵用勇糧故須聽勘校羈滯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戒統領等官北熊緣
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大夫嘗訓余輩謂農夫服田力穡法體塗足
終歲勤動所積不過錙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高堂大厦出則結駟連騎衣錦繡食

梁肉與若輩苦樂奚啻天淵即令盡心民事不敢怠荒已恐折福况復驕奢淫佚貪
饕無厭廣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北熊所譚戰死沙場者冥
司尚勘核其侵冒則安富尊榮而貪賍靡節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耳

賈島墓

唐詩人賈島墓在安徽太平府城外甘棠村湮沒久矣道光六年當塗人張君寶榮
吳君其萍偶有事于村在墓莽中得一斷碣乃知為閻仙墓道因集同人捐資修葺
並立祠祀之余時年十五曾為撰文記其事迄今四十餘年兵燹之後詩稿文稿均
付劫灰無從追錄况幼時所作乎壬申歲暮檢點舊篋忽得閻仙詩一冊夜于枕上
默念舊作乃感歷記憶不禁喜甚亟起錄之或閻仙之靈陰牖余衷也與然又鐫珠
不佳姑留存以志童年故步云爾

有唐水部員外郎賈閻仙先生墓在太平府城西甘棠村修護無人樵蘇莫禁牧童
謳吟而上下耕夫侵軼其中遺生霜凜飛碑銘磨滅悵坏土之莫保問鑄金者伊誰
道光丙戌吳鴻臚其彝張徵君寶榮聯騎西郭遠跡北邙顧荆棘勿翦于邱封悲詩
人猶窮于身後慨然悽感脩厥墳塋並作祠堂以奉祭祀懣懣掩日丹雘飾雲泉綉
有營春秋匪解海昌童子某乃為撰文書之碑其辭曰天縱詩人高才拔萃天厄詩

人屈身卑位繫惟水部崛起中唐李賀並駕劉惔輿沉忠斷疑劇肝膈血窮力追
新極貌寫物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吟苦比孟名重因韓遭時多讒入宮見妒長沙長
江同才同遇浮沉一尉潦倒半生鬻此磅礴發為精英絕唱三言餘事千古物化雲
煙人資蕩斧如何高壘沒于荒榛執司守土致慨樵薪我招我朋爰爰度蟻結文
還牛亭封廓別開巖岫式啟祠堂焉挺奕奕松柏蒼蒼姑溪帶前龍山環側墩望謝
公樓鄰太白落日飛花鄭谷經賈島墓詩
落日風吹鼓子花雲車風馬鬢鬢靈來推敲月下

枝巖伯明遠先有暮捐詩四首一時傳誦茲並錄之願釀黃金鑄浪仙一時佳話競
流傳而今更有孫晟輩為斂名流置墓田莫將詩瘦例尋常萬古心源一瓣香寒食
芳郊分白打清樽誰與奠斜陽青山祠墓春秋祭太白樓高畫楸新詩派縱分仙與
佛忍教荒塚沒荆榛膏腴十畝買何時奢願還思建一祠焉自千鈞蟻駝粒東風吹
上海棠枝

鄭延平焚儒服圖詩

明鄭芝龍縱橫海上時娶于日本生子成功隆武帝賜以國姓封延平郡王大兵入
閩芝龍叛而迎降其妻抗節死成功起兵漳泉奮擗臂以抗顏行雄踞臺灣四十年
傳子若孫乃滅雖為周之頑民寔殷之義士也 聖祖于其子孫疏封五等仰見

如天之度覆憐靡遺凡在遠人無不觀感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故豔稱之藤森大雅有鄭延平焚儒服圖詩慷慨激昂用采之以備東國之風其詩曰未火欲燬國步難殺氣腥臙白日昏萬歲山頭哭龍髯延秋門外哀王孫黨禍紛紛擊且培四海士氣斷喪久草間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後延平郡王真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大厦歎慷慨倡義意激烈先師廟前矢立節脫卻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恚心血昔為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異所違旁人乍聽心潛動嗚咽無聲氣自振嗚呼志業雖不遂足為萬世鼓忠義若不聞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鍾秀胆氣雄又不聞母氏清操亦奇特泉城烈死驚異域母教自古賢哲多何況男兒性所得莫怪金陵喪敗氣猶剛直取雞籠作金湯戈鋌一揮紫颺息鱈魚遠徙鯨鯢僅三世供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水為臣子示儀表昭回並懸日月光

古人轉世

世傳明成祖請難殺戮忠臣甚慘故再世為莊烈帝建文諸臣為流寇報怨卒亡其國此說荒誕不足信然史閣部為文信國後身 高宗聖諭亦曾及之桐城張封翁少時曾夢金甲神自稱晉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亂臣也拒之敦曰不然當晉室喪敗之際我故應運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當應運而生作良臣矣驚寤

後果生一子然未幾而天後數年又夢敦來托生封翁責之曰汝果姦賊復來欺我
今不用汝矣敦曰我慙相江南諸家福澤無逾于君者是以仍來今不復去矣遂生
文瑞公英故小字敦復相 聖祖為名臣子文和公廷玉愿相雍正乾隆兩朝孫曹
皆躋膺仕福澤洵冠于江南第不解以敦之凶逆而再世乃膺福報為良相又信國
之忠節再世雖仍為宰相而復丁陽九作忠臣報施之理固如是哉又觀明焦弱侯
太史所著濟甯州濟川坊記內載林陵司空郎畢瑜治運河時一夕緋衣絳幘者稱
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逼吾宮今不為區處桐園將為行路奈何公寤亟索堤旁志
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為文以祭匝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
為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為濟時已而登第繼瑜為河臣弱侯太史以明距宋
七百餘年感應如一日為奇詎知後來之史與張尤奇之奇者也

小說誤人

小說家無稽之語往往誤人岳傳載張浚陷害岳武穆後為諸將戮死于是吳俗遂
有戮死人不償命之說同治壬申蘇郡有飛金之貢先是業金者以所業微細自
立規約每人須三年乃投一徒蓋以事此者多則恐失業者眾也其時有無賴某者
以辦貢為名呈請多投學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即廣招徒眾來從學者人贖六百

文一時師之者雲集同業大忿于是援敵死不償命一言遂羣往持其人而敵之人各一口頃刻而死吳縣令前往檢驗計敵傷處共一百二十三口然何人敵何處人多口雜不特生者不知即起死者問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謀先敵者一人論抵縹雲石

吳將軍六奇所贈查伊培孝廉縹雲石道光年間為石門茶小硯廣文所得廣文置之福巖禪院院距縣城十餘里兵燹之後歸然獨存同治甲子余乞假省墓曾往一觀石高丈許極縹瘦透之妙洵奇物也廣文不私于家而施之寺石丈人所以無恙否則亦同其故宅成煨燼耳吳將軍過孝廉後至粵東仕明官副將入本朝游歷提督卒謚順恪

記粵逆洪秀全事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為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為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金田村倡亂不過千百人耳延既久費從愈眾借偽號太平天國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伊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于江甯城垂克乃仰藥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

火焚之其子洪福瑛次年亦獲于江西之廣昌縣凌邊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致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攻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為好卯為榮亥為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偽封西王其妹婿也朝貴之父于長沙途中私抬朝貴之母同卧朝貴即公訟斬其父母警眾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為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東王楊秀清通嘗共卧起為眾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卧何嫌哉今宣嬌與秀清卧者為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乃號楊逆為夫乃師贖病主益賊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即為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為耶穌次為洪逆次為楊逆又次為馮逆為韋逆女為宣嬌即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為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為洪逆所殺蕭朝貴于湖南為官軍擊斬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為也凡擄眾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為妃嬪則講道理驅蠢夫壯丁為極苦至難之事則講

道理究其所講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眾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為之事以一眾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間之亦不復信也

鄒鳴鶴之夢

常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冥府有友人自內出云在府中掌冊籍者因叩以終身事友書八字付之曰官居四品洪水為災正欲審詢遂寤道光丁丑官河南開封府適河決中牟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擢任廣西巡撫以剿辦賊匪未能得手革職歸里為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檄赴金陵幫辦籌防事宜城陷死之奉 旨照道員例賜卹始知四品之應洪水蓋指洪逆也

麟慶之夢

長白麟見亭侍郎慶任河南總督時嘗刊鴻雪因緣圖記歷序一生宦蹟每幅各係以詩分贈同人道光戊戌余薄海清江亦得一冊見紀夢一圖自序云夢騎赤馬躍入河中有聲如雷而醒余私謂人曰再八年歲在丙午公其終乎人問故余曰昔謝

太傅夢乘桓温之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後代温秉政十六年至辛酉歲而薨解之者曰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十六年也辛為金金色白酉屬鷄則白鷄也今公治河而夢入河必有河患丙屬火火色赤午者馬也非其徵乎人皆不信余言至甲辰歲河果決公以是罷官丙午年河工合龍後公卒

張文祥行刺案

同治庚午秋七月兩江總督馬端敏公于督署內教場閱兵訖事還行至西夾道為賊所刺賊亦當時就獲公傷重不能言頃刻遂卒事聞中外驚駭天子震怒悼惜賜謚並命入祀賢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經公所蒞治者感念恩德咸為公建立專祠奏奉 俞旨生榮死哀近年督撫所未有也賊張文祥河南人奸狡凶惡各官嚴刑訊問無一寔供上命刑部尚書鄭公帶同司員來江甯辦僅據供係浙江海盜餘孽前來復仇他無一言遂擬以凌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鞫亦一無供詞余感錢慎庵太守時署江甯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極欲究出寔情為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於憤卧疾者累日此案慎庵為余詳細言之故知外間之謠傳均不足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費君以畫師流寓在上海患瘧疾甚劇公被刺三日上海即得信而未知賊主名其同鄉沈

姓為布捐局司事者住告之費懼然曰賊必張文祥也沈警問故費曰數日前瘡作昏憤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張文祥刺殺馬總督一案係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當完案在案人証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即馬總督而我之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面之識何以連及殆靈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閱數日知賊名果為張文祥費亦旋卒次年余攝上海縣事訪之布捐局而信噫此夙冤耶與前明張差挺擊 本朝嘉慶時之成得行刺同為千古鉅案矣

成得行刺案

成得者京師中廚役也于 睿皇帝駕幸圓明園時行刺當即被擒 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默無一言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即我坐處也 上寬仁不欲窮詰與大獄遂命淡邊處死其處死時先大夫在京與眾往觀之先立一木橋將得縛于橋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橋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尚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骨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尚刀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致忽言曰快此言甫畢殿上走下一宦謂之曰 皇上有旨令爾多受此

罪得遂瞑目不言鬻割至盡乃死究亦不知何人所指使倘非 上之聖慈則漢之楚獄明之胡獄株連而死者且數萬人矣嗚呼此 仁宗之所以為仁與

張忠敏入夢

東陽張玉蜀先生諱國維明宗朝中曾巡撫應天時江蘇安徽兩省皆屬管轄先生勤政恤民百廢具舉于吳中築捍海塘並開通各河道著有二吳水利全書嗣擢督河漕去吳人感其恩澤立生祠于虎邱先生旋解組里居魯王監國晉官大學士浙東不守投水殉義吳人因即生祠春秋隆貯饗焉乾隆時 高宗純皇帝獲揚勝國忠臣 賜謚忠敏列入祀典咸豐庚申賊陷蘇城祠宇被燬僅存一楹同治癸丑大兵收復後亦未及脩葺至壬申歲水虞應敏齋方伯攝藩蒙里人馮敬亭官贊始以為言方伯于先生為鄉後輩遂于治事之暇輒騎往視先是方伯屢夢至一處池荷岸柳塔影山光依依神往及至大地恍符夢境心大感異因立意重修捐廉為倡命余及仁和邵步梅刺史襄其事量鼓分操輸貲雲集經始于壬申首夏至癸酉季春落成署中丞恩公率僚屬釋奠祠下士民環觀嘖嘖稱歎亦足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忘先生者也祠後隙地廣數畝有大池荷芰叢生每當夏月香風郁然方伯于池上建篤篤廳三楹以攬其勝復于廳之左構一樓資憑眺院

中堆碎石小山雜詩花木園徑迴林華絢繚垣接趾于陵阿浮圖挂影于霄漢朝煙暮靄頗有蒼畫之趣此則初經營時所不及料者也其亦先生之靈爽有式憑焉不然何方伯之夢適與之合也或所謂因緣者非耶是舉也公磨緒錢一萬餘監工者為蘭溪人候補同知祝齡

聖教西行

朝鮮越南本中國地故周孔之道至今被服日本至魏明帝時始通中國自其主文武天皇釋奠于先聖先師尊崇孔子而儒教逾東海矣觀先哲叢談一書知彼國儒生恪守程朱之說于性理之學寔有發明不得以倭人而輕視之也乃今聞香港華字日報英吉利國牧師雅里各將遊京師以極觀光之願又將迂道山東往謁曲阜孔林等語已心喜其知所趨向矣復見王韜送雅牧師回國序稱其注全力于十三經取材于馬鄭折衷于程朱于漢宋之學亦兩無偏袒譯有四子書尚書兩種西儒見之咸歎其詳明賅洽奉為南針云云不禁為之起舞深幸聖人之教又被于西海西儒能奉周孔固堪嘉尚而雅里各研究馬鄭程朱之學用夏變夷真孟子所謂素傑之士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中庸之言豈欺我哉

董曹兩相國遺事

董文恭相國誥曹文正相國振鏞嘉道兩朝名臣也文恭威德偉望朝野欽仰嘉慶十八年天理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為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有以暫行駐蹕之說進者文恭力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師于亂定後鎮之以靜畿甸遂安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笑相謂曰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有尊以太師之稱者公輒笑曰賤姓不佳後二公皆加太傅銜文正訐謀遠猷小心翼翼歷相兩朝福壽近世罕比余于二公皆姻家故熟聞之

道光朝州縣陋規之紛議

道光初年英煦齋相國和初為軍機大臣以州縣辦公無資而取民無藝奏請以各省陋規約定其數為公用有子數外多取者重罰之宣宗諭直省督撫議奏言人殊兩江總督孫相國玉庭上疏極言不可奉旨嘉許英相國得薄議撤出軍機而孫相國賜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頌聖王之明同時廣東巡撫康公紹鏞一疏尤為暢達其略曰粵東負海濱山盜會諸匪甲于他省公用以緝匪為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米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為買穀

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車舟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興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即如兵米折價一項 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即為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 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即以折價而論在訓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照數有子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即為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為墊解是照正項尚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額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況貪官汙吏視所加者為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為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火耗增收事定相近即能明查暗訪堅持于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于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况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

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慮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即他年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有持蠻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禮規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為宜然在民視為非舊兩相脅制互為稟呈上司既不能為官吏分外禁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項等稅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維寔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既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土瀆 聖聽于體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于查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委而事有窒碍不敢不將情形據寔密陳應請照常辦理並隨時稽察如有于常額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力行儉節屏除浮費庶以儉佐廉省一分之費用即以紓一分之民力云云此奏可謂通達治體矣按英相國原奏誠恐州縣取民無制亦具一片婆心而揆以 國家大體寔不可行且又不勝其流弊故 聖主不惜收回成命也

不輕裁陋規之用意

先伯半帆太守錫熊由知縣洵歷牧守所到之處裁革陋規一切用度皆是伯祖長

蘆運使任內攜住時有陳青天之號先大父時官安徽聞之弗善也貽書戒之曰若父為都轉若故能取給後任官之父安得盡為都轉耶將來不給予用勢必仍復舊貫居己以清名陷人于不肖非仁者之用心也若果無須此項盍留為地方公用乎先伯不能從比去任後來者果盡復之同時帥仙舟中丞承瀛官浙撫解任後以鹽規二萬留為書院經費後左季高相國撫浙亦以甯關平餘萬六千金捐作賑濟之用均不裁此規目二公皆一時名臣前後所見相合如此

自稱其弟為令弟

余在金華校官任時有諸生數人來見一人自稱其弟為令弟者同座均目笑之其人亦自忸怩余解之曰古人自稱弟者本有令字諸君特未留意耳眾請教余因誦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杜少陵送弟韶詩云令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頎答從弟異卿詩云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是稱己之弟為令者亦猶行古之道也眾俱粲然謂先生善于解嘲

歷代官名官制之同異

官名官制歷代不同惟宰相及大將軍數千年以來始終貴重其餘或古貴而今卑或昔輕而今重者不一而足如尚書侍郎漢世皆為冗官至唐則尚書以處藩鎮時

郎則居宰相之位矣沿至于今尚書仍屬八座侍郎亦貳六卿未嘗少貶六朝之中書舍人樞密宰相今則為內閣之屬祇七品耳唐宋元之大學士秩不過五品明初亦未大重大學士者必加公孤之銜乃尊後乃升為宰輔之任無須加銜今則與太師太傅太保同為正一品矣至古之官名今以之呼執紼者雉髮曰待詔工匠曰司務與夥曰朝奉皆不可解庚午余于西捻肅清案內加道銜有人貽書稱余為觀察者一幼僕粗解文義見之憤然曰彼欺我官太甚余驚問之則曰觀察者捕役之別名也眾皆不解則持水滸傳緝捕使臣何觀察為證雖聲嗤其妄然元明之際稱捕役為觀察亦寔有此名矣至都頭久為縣役之通稱而唐之李牟則有以都頭為官名而兼平章事者

讀書貴識字

讀書貴識字今人即目前之字讀別者甚多如搶撮音撐能數奇音朔基而俗俱如字讀口吃之吃音吉而俗讀作喫大觀之觀音貫而俗讀作官冗長音仗而誤為長短之長劫敵音擊而誤為強勁之勁射覆音食福今誤從去聲跟踳音亮搶今俱作平聲分野之分是去聲仰給之仰非上聲口占之上音戰選庭之庭音騰最爾小貌最音萃俗讀為撮爾者非冷然清意冷音靈俗作冷然者誤是皆章章在耳目之前

者也。至誤泊為泊，訛哲為哲，審之混寒，曉之異說，稍為留心，即不錯用。然二十八宿宿本字音肅，世均作秀音，傳臚之臚，臚字本音閭，並無盧音。今若依古音，稱宿為肅，稱臚為閭，豈不致人譏笑耶？余謂讀書識字，心自知之可也。若相沿成習，亦用今之音為宜，不必沾沾自詡，呼天明為汀茫耳。

沈約詩韻

今人論詩韻多極詆沈約以為約湖州人，江左偏音不足為據，殊不知約所撰四聲一卷亡之久矣。約之後隨陸法言撰四聲切韻，唐孫愬撰唐韻五卷，今並不存。存者宋之廣韻及禮部韻略，嗣有平水劉淵仍禮韻而通併其部分，至元黃公紹仍劉韻而廣其箋註。最後有陰氏兄弟著韻府，取各韻書大加刊削，頗多遺漏。當時並不推為善本，然自明初到今，相沿用之學者，即指以為沈韻。其知為平水劉氏韻者，已希矣。何論陰氏徒使沈隱侯于千數百年之後，橫被詆譏，豈不異哉！

曾左友誼之始末

曾文正公與左季高相國同鄉，相友善。又屬姻親，粵逆昌儼蔓延，幾遍天下，公與左相戮力討賊，聲望赫然。合肥相國後起戰功，卓著名，與之齊中興名臣。天下稱為曾左李盛，不數唐之李郭，宋之韓范也。比賊既盪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搆，蓋金陵攻克

公據諸將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亂軍中項之殘寇竄入湖州左公諜知幼逆在內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公具疏辨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昂亦頗詆公 兩宮 皇上知二公忠寔無他腸 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遁入江西為沈幼舟中丞所獲明正典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余為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于金陵頗蒙青眼洎攝南滙縣事丁雨生中丞時為方伯具牘薦余甚力公批其牘尾曰曾見其人夙知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 六劄子範太守以告余謂公推盛為之愛也辛未公再督兩江張子青中丞欲調予上海商之于公公乃極口贊許是冬來滬閱兵稱為著名好官所以獎勗者甚至聞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軒方伯再四慰留謂公忘前事矣後見常州呂屣廷廷侍讀談及二公嫌隙事侍讀云上年謁公于吳門公與言左公致隙始末謂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時侍讀新自甘肅劉省三軍門處歸公因問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言其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為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案曰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為之繼

也君謂為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因共歎公憤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謂洪逆未死公持為諸將所欺並非公之自欺原可無須芥蒂也公歿後左公寄輓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讀者以為生死交情于是乎見昔韓忠獻與富文忠皆為一代賢臣第以撤簾事意見不合終身不相往來洎韓公薨富公竟不致弔今觀曾左二公之相與賢于古人遠矣

禍福變幻

塞翁失馬馬知非福此語誠然道光二年先大夫為安徽太平府通判例應押運北上廬州府通判董某以此路得之押運優差也人皆代為不平先大夫不以介意董至北會旗丁行賄事發累及運官發刑部訊董身關三木幾瀕于死先大夫時知淞州聞之歎曰此咎應屬我得董乃以捷足代之乎嘉慶十年先大夫與杭州陳荔峰閣學嵩慶同以騰錄議敘鹽庫大使在京候銓一夕與伊墨卿太守張船山待御夜飲極權次日應赴部投供醉甚不能往適有河南庫大使一缺因不到扣選閣學大失意同人亦為之惜然未幾連捷遂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壬午閣學主福建試先大夫方由石碼場大使升同安知縣相見于鎖院閣學謂爾日使不以醉

謀事則今日亦不過中州一令耳

迷信生肖笑柄

先大夫署福建光澤縣時鄰縣某因禁私宰幾至民變蓋拮殺牛者而以牛肉環置架上暑腐臭爛薰蒸致死也府委邵武令往驗而歸先大夫過請塗詢某君何以若是之酷答曰渠因生肖屬牛故愛牛同于骨肉復笑謂我長渠一歲此番歸後當禁民間畜貓矣遂彼此鼓掌余謂宋徽宗時宰相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元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生命也明正德朝下詔禁天下食猪蓋武宗以猪與未同音為犯國姓也古今事無獨有偶者乃如此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蔣振生書法論

金壇蔣振生原名衡字湘帆虎臣修撰之姪也康熙時以書名一時碑版照耀四裔年五十六歲矢志書十三經共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而訖事南河河道總督高公斌持疏上呈 御覽奉 旨以墨刻頒行天下授國子監學正當寫經時以恩貢選英山教諭又舉博學鴻詞皆力辭不赴其專精如此嘗云學書者不能為人宗祖亦當與古人弗昆何至為人子孫甚至甘同奴僕云云自負之高有不可千古之概所為古文亦希蹤龍門出入唐宋諸大家余五世從祖文勤相國曾為序而行之其書法論一篇駁古人大旨于數百言之中如探驪得珠覺前賢紛紛議論均為鈍舌矣茲錄其全文于左

自水字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孫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二家言取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顏魯公云捻破管畫破紙蓋言五指齊用力若雙鉤單鉤諸法雖三指着力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右肘懸則靈動五指振管頂則堅勁此乃返本還原追蹤邈斯邕作篆之意夫竹簡漆書可容指腕兼運否學書者先

凝神端坐使筆與手如鐵錐木柄全然不動純任天機運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異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至運筆則凡轉肩鈎勒須提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捷于影響少遲則犯落肩脫節之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牽凡畫之住處直之末稍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轉所謂每筆三折一氣貫注者也有從無筆墨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布有從有筆墨處求之者曰絲牽曰運轉曰仰覆向背疏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魏晉人書天然右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宮分中左右上下界畫使學者易趨竊疑所謂口授訣即此也余擬四言曰中正靈靜中則直看每一字有中如帝宗康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各有中如靖辟錄軒或上合下分如聶昂靡或上分下合如瞿替或中合上下分如器兼或中分上下合如靈墨或三並如職離各以類取中則停勻矣正則言橫畫懸臂用力太過則右昂起不平如書無之類皇甫君碑尚犯此病乃少作也九成宮則平正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他畫則錯綜用意乃不呆板靈則必由于懸臂雖蠅頭亦使離几半寸捻管則大小一例也靜非精熟不曉唐碑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歐陽九成宮碑能造此境頗多竇塔柳元祕塔中正之法悉備靈尚有之靜則竟未能到降而黃蘇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言矣臨帖須運以我意參晉人之各異以

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絕無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其同處則傳自右軍以此求之思過半矣又正書用行草意行草用正書法學褚求其奮勁處學歐求其圓潤處以怒張木強為歐綺靡軟弱為褚均失之夫言者心之聲也書亦然右軍人品高故其書瀟灑俊逸顏平原忠義大節唐代冠軍書法亦如端人正士凜然不可犯若其行草鬱屈瑰奇天真爛漫之概雄視千古學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復濟以經史則字裏行間縱橫跌宕盜然有書卷氣胸無卷軸即摹古絕肖亦優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儉肯立則怪異恣肆非體之正也竊願同志共凜斯言庶稍有補乎江南拙老人蔣衡誤

乞兒傳

拙老人有乞兒傳載愈奇疾事甚奇茲並錄之其文曰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為余言季公某之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垂至地能動動則昏昧欲死遍訪名醫治之內府大醫至方上士俱縮手遂巡而退公子于是取酒痛飲引刀自斷之出血數斗氣絕良久蘇復出如初公子曰嗟乎吾其死矣乞兒者不知其姓名以秦蛇為業聞之至曰我能活之聞人叱之乞兒曰爾勿然連白公子季公聞之大喜延入謂曰若果愈吾兒吾分家之半以與若乞兒大蛇劍負昂昂直入中堂居上座

口中謾罵諸醫者曰公子蛇頭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絕則又出若輩何能為請見公子初乞兒家多錢財居室衣服飲食車馬之屬甚侈麗賓客出其門下者闐難走狗畢集侍妾僕從娼優歌舞縱酒馳騁戈獵無虛日未幾病病如李公子破家求醫不可得京師有白雲觀正月十九日舉國人畢集名曰燕九其遇神仙或曰仙往往雜儂人中賣藥或類乞丐當是時乞兒父亦往果遇丐者持大蛇貌甚偉心異之問以子之病曰能治因請之許諾既至曰命而子速呼其妻來屏左右有一人留而子即不治乃置大蛇于地命乞兒妻曰無懼其持此納諸袴中兩腿蹲地鑿袴孔以出蛇握首定視蛇首與肉管相對蛇以氣吸之則消不移時果如其言蛇則紅絲百道僵卧死乞兒竟愈乞兒既見公子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李公大喜竟分其產之半與乞兒

詹長人

詹長人者徽之歙縣人身九尺四寸以長人競以長人呼之遂亡其名而以長人名長人業塗工身長故食多手之所出不能餬其口之所入不家食而來上海依其宗人詹公五墨店以食食雖多而伎甚拙志在求食者論其伎且將不得食困甚偶遊于市洋人諦視之大喜拾以往推食食之食既飽出值數百金聘之赴外國長人于

是乘長風而出洋矣出洋三年歷東西洋數十國旅行地球一周計水程十餘萬里
恣食宇內之異味每到一國洋人則惟長人使外國人觀之觀者均出錢以酬洋人
洋人擅厚利稍分其贏與長人長人亦遂腰纏數千金娶洋婦置洋貨而歸昔之長
人今則富人矣同治辛未余攝令上海出城赴洋涇浜途遇長人前驅者呵之見其
倉皇走避入一高門猶偃偻而進異之詢悉其故將呼而問之乃以澳斯馬國明年
將闢寶長人又被洋人雇以出洋往作寶闢矣聞長人言所到之國其國王后妃以
及仕宦之家咸抬之入見環觀歎賞飲之食之各有贈遺外國之山川城郭宮殿人
物皆歷歷在目中眼界恢擴非耳食者可比噫昔者一旬三食猶難今則傳食海外
尊為食客之上可謂將軍不負腹矣際遇亦奇矣哉

婺州關牛俗

燕齊之俗鬪鷄吳越之俗鬪蟋蟀古也有然金華人獨喜鬪牛則不知始于何時余
在婺州十有六年每逢春秋佳日鄉氓祇報祭賽之時輒有鬪牛之會先期治觴延
客竭誠敬比日至之時國中千萬人往矣鬪場闢水田四五畝沿田塍皆搭臺或置
桌凳以待客及本村老幼婦女賣餅餌者賣瓜果者裝水烟者燒燐緝然雜糅于
前後左右牛之來也鳴鉦前導頭簪金花身披紅綉簇擁護之者數十人既至田中

兩家各令健者四人翼其牛二牛並峙互相注視良久乃前鬪鬪以角乘間抵隙各
施其巧三五合後兩家之人即各將其牛折開復篋擁去觀者不知其孰勝負而主
之者已默窺其勝負矣勝者親友懽呼從之若奏凱狀牛亦軒然自得徐徐步歸負
者意興索然即左右者俱垂頭喪氣焉小負之牛尚可養成氣力更決雌雄大負則
殺而烹之蓋銳氣已挫不能再接再厲矣鬪之日聚集羣牛不下三五十頭其登場
相角者亦不過十數頭餘皆自雌而返耳牛之佳者不大勝亦不大敗次者雖敗猶
能好整以暇無亂旗靡態下者則蒼黃抵觸血肉淋漓奔逃橫逸激泥滿身衝出
提騰掀翻臺堦不可壘挽于是老婦孺子暨粉白黛綠者譁然爭避或失足田中或
倒身岸下遺簪墜珥衣服沾濡頭面汗損相將相扶而去真可謂見豕負塗戴鬼一
車矣鬪勝之家張筵款客高朋滿座主人軒眉攘臂矜其牛之能曰彼之角如何來
我之角如何往彼如何攻堅我如何踰瑕我意彼必從是出而彼竟不料我從此出
也言之津津幾忘牛我之為牛牛之為我焉其畜牛也卧以青絲帳食以白米飯釀
最好之酒以飲之親朋相訪主人款之呼酒必囑曰慎毋以飲牛之酒來乍聞者以
為敬客之意殊不知飲牛之酒乃是上品客不得而飲之也牛所買來之家呼之
曰牛親家養牛之牧童名之曰牛大舅其真正兒女親家親之不若與牛親家親

陳鼎紀狗頭人之荒唐

江陰陳鼎于康熙時遊雲南作滇黔紀遊內載金沙江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適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土官解來大理軍民府鼎目睹之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日始抵其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其王未冠卓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與中國同惟婚嫁則非云云似域外確有此狗國矣乃余在上海晤各國領事官與談地球上之列國從不知有所謂狗頭人者即堪泰西人所記四大土人民惟俄羅斯之極北天使頭城其人極短小以狗為馬以鹿為牛南亞墨利加之極南巴他戎拿人皆野蕃肢體如常人一身有半遍體生毛攫食野獸此二處即世所稱為短人國長人國者也此外黝黑如阿非利加醜怪如東南洋各島野番亦不過白黑妍媸之別而五官四體皆無大異于人乃知長耳比肩之民飛頭賣胸之國不過古人故為怪奇之說耳而陳鼎竟謂目見狗頭之人且有解人解之歸國言之鑿鑿不太覺荒唐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斯言誠是也

金華山中龜龍

金華府城外北山最高大山深處有一巨龜蓋千年物也民號之曰龜龍山左右鄉

人均種靛青靛非雨不殖當靛苗出發時之雨輒迎龜龍祚之祈而應則鑄一金圈穿其甲而綴之歷年既久龜身所綴之圈幾以百計行則索索有聲顧亦時見時隱咸豐壬子夏金華大旱太守崇公委經歷嚴某赴北山請龜龍龜匿不出遂取山中一小龜舁之來置于天甯寺壇內晨夕拜禱驕陽益甚不數日龜死寺僧懼責另取寺內一龜代之文武官弁亦仍一日三叩觀者匿笑至七日雨降復委嚴經歷送之歸而從前山龜之朽骨不可得矣金華城中雖當盛夏至四五更時必涼土人云龜龍之氣所致也

棍徒臨害浴室主

咸豐癸丑上海縣東門外民家地忽湧血掃除不盡邑令表君親往視之澆以糞穢不止乃築土填之未幾遂有紅頭賊劉麗川之變成官搥城竭江浙二省兵力兩年餘乃克盪平距今二十年矣今年夏忽聞縣城內浴室間壁復有出血之事市井轟傳爭先走視主人阻之不聽彼此爭競遂將屋宇什物打毀署令葉君願之聞信往勘出血之牆並無形迹拘眾訊究乃係棍徒夙與店主有隙者于入浴時陰持豕血暗塗牆隙出號于眾以為臨害地步眾人墜其術中店主幾至破家葉君乃將此人重責荷校通衢然遠近叱言仍復不息于是又出示曉諭焉余謂此人居心險惡應

照妖言感眾律治罪僅予枷責猶覺其寬耳

勿勿

世人書翰之末類書勿勿字按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旌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流俗又于勿勿中加一點謂為恩字人多笑之殊不知說文既解勿字為急遽之稱又解恩字為多遽恩恩之義則二字原可相通好古者但知勿勿而嗤恩恩遂俗者又但知恩恩而駭勿勿益均未之攷也

侵賑之報

金陵廬止泉孝廉澤學問深醇品行尤方正考取國子監學正不赴補而歸其子某官山陽縣教諭會縣有水災教諭幫辦賑務侵蝕銀得四百兩寄家止泉疑之貽書詰所從來教諭以友人資助對未幾其僕忽見數差人洶洶入門迹之不見而教諭陡暈絕半日而蘇始知以侵賑事為餓死者所控城隍頗庇之故得生越數日僕復見前差人于大門外教諭又暈絕似死非死數日不蘇教諭之子極孝于神前哀禱燒一指以致誠家人不知也一日教諭忽起坐眾皆驚喜則握手曰未也前日控案城隍斷後諸餓者不服再控于冥王王訊之確謂侵蝕銀當付油鑊欲解衣就烹忽復呼上諭以爾子在陽世為爾燒指孝心感格免爾鼎烹之罪然不能不死暫令

回生布告大衆以賑務之銀不可侵蝕如此言畢即死衆索其子手視之則一指已燒去過半矣于是人共憫盧子之孝而恨教諭之貪也此事金陵人多知之而止泉亦歷述之不諱夫凶年饑歲小民轉轉溝壑呼天望救幸得賑濟真是生死肉骨司其事者宜如何盡心以慰民望乃從而侵蝕之此其心與豺狼何異即不陰被鬼責亦必上膺天譴觀于教諭之事能不凜然余在青浦辦理豐備倉事胥吏具稟請領經費余諭之曰此區區之錢皆荒年哀窮人之食也爾等今日幸飽食煖衣何忍奪飢民他日口頭食乎皆相顧動色而退司吏來索房費力拒不給伊等亦無如何比至上海則前任已定書役經費數百千文又司房費一百數十文年年給發數已逾千余不禁為之慨然太息然持此等錢歸家者其不能陰子孫而致富厚也決矣

季封翁焚教匪名冊

江陰季仙九尚書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閩浙總督哲嗣念詒亦以進士入翰林家門鼎盛而其贈公則以知縣遣戍新疆卒于口外者也初贈公官直隸鹿縣知縣地方傳言有教匪事公方嚴擊總督遽飛章入告及上命重臣來查辦公業將首犯擒獲并搜得名冊二本細為訪問非青蓮白蓮等比不過以鬼神禍福恐

嚇愚民為斂錢計耳並無謀叛情事及閱名冊則紳衿富戶幾居其半公籌思數日至郡見太守曰此等人名為教匪寔非教匪而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俱是良民一時無知惑于禍福之說與之往還冊上即列其名並非從之為匪者也星使到時若將名冊上呈勢必將各戶拏問縱得原情釋放而二千數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將若何對曰以某之愚欲將名冊焚之祇辨為首者數人而已矣太守曰此舉甚善然子且獲大咎咎不止于褫職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已獲罪而能保數千戶無恙亦何憚而不為太守曰子願則好為之母今後人笑子拙也公還即舉名冊投之火合署人皆大驚既已無可奈何星使至將首犯審明後即飭取名冊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係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願亦無可奈何祇據寔嚴參遞公職發新疆効力贖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憐之或嗤之然此數千戶寔良民雖漏網地方亦卒無事而公竟歿于戍所公歿後不十年尚書即採花及第孫曾最貴噫孰謂天道無知而報施果不足憑耶

朱柏廬

筆陣圖為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世顧以為王右軍朱子家訓乃崑山朱柏廬先生作而訛為考亭甚至翁森之四時讀書樂亦稱是考亭豈不可笑柏廬先生明年諸生

國變後隱居教授著書滿家皆力宗程朱為理學正宗與桐鄉張楊園先生同時並稱楊園今已從祀兩廡而先生僅祀鄉賢同治庚午巴縣廖養泉刺史繪攝新陽縣事于城中為先生建專祠而以從學諸子配享蓋新陽乃崑山所分縣也

日本斥陸王之學

本朝自陸清獻公嚴朱陸異同之辨力排王氏之學天下靡然從風日本為海東小國自儒教入其國中伊國人亦恪守程朱之說嘗見佐滕直方所著韞藏錄內載筆記序一篇曰王陽明之學寔祖陸象山矣故其所論說大意與陸子同而又不自謂學陸子間去取于陸子之言常欲出于其右輒自以為接孔孟之傳焉是以辨陸學則王學亦在其中矣大家商量集所載朱子辨陸學諸說尤為詳備今摘出其最的寔切當者且取太極後論中庸或問所論附之以明王學之初不異乎陸學而共背聖賢之教也吾友詳之云云其辨別之嚴如此今其國王改從泰西之制衣服法戶均遵其俗用夷變夏取則陳相焚書屏儒有同羸政吾恐天主教從此流行朱陸之學并以淪胥不知其國中之明理者如何痛哭流涕也

天主教耶穌兩教之互爭

天主教向有屬禁自泰西通商後其禁遂弛蔓延于江浙閩廣東南各省入其教者

廢祖先之祀無鬼神之敬生員入學不拜孔子殊駭人聽聞然教中人自若也余嘗
與其教士譚論亦不過就釋氏天堂禍福之說而推衍之耳伊教內亦分異同謂奉
天主者為正學奉耶穌者為異端異端當闢正學當扶其闢也不獨以言且至攘臂
今年英國別部天主耶穌二教之人分朋鬪爭殺人縱火不可禁遏竟至調兵彈壓
余笑謂此即中國朱陸之辨也然天主教人龐雜嗜利喜傳教耶穌教人自守而不
傳教

越南進貢表文

同治十二年越南國王遣使上表進貢表文用儼體選詞頗佳茲備錄之

越南國王臣阮福時稽首頓首謹上言茲仰見宣階日煦桂甸風清仰天闕而琴
篳遙傾瞻王會而梯航恐後謹奉表上進者伏以皇疇建五庶邦翹安勸之仁使驛重
三下國效賓從之款尋常雉賫咫尺鳩物欽惟 大皇帝陛下湯德慈昭堯勳光被
六御辰居極北合遐邇為一家一人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載于所通所至波不揚于
周海共畢受于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洽同文之化夙敷迷職之虔土物
非臧上屆幸傳留抵庭香惟謹下情獲遂瞻依臣憑仗寵靈恪儆職貢式金式玉連
壬度以不遠維屏維翰迓天庥于無斃臣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除另

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倣何文闕阮修等賫遞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聞
一恭進今年癸酉歲貢品物象牙一對犀角二座土綢一百疋土紬一
百疋土絹一百疋土布一百疋沉香二百兩速香三百兩砂仁米四十
五觔 檳榔四十五觔

滄浪亭

蘇州滄浪亭有水石之勝前則蘇子美以四萬錢得之後為韓蘄王別墅故從前于
中堂合祀二公有聯云四萬青錢明月清風今有價一雙白璧詩人名將古無傳道
光戊子陶文毅公撫吳重脩之合蘇人暨巨蘇者鄉賢名臣為五百名賢祠落成之
日有五老會五老者內閣中書潘三松奕雋年八十八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吳玉松
雲年八十一山東按察使石琢堂韞玉年七十二刑部尚書韓桂船對年七十一江
蘇巡撫陶雲汀對年五十以齒序坐各賦一詩文毅有惟時座上人長眉多老耄之
句好事者遂繪為五老圖太平盛事賢達風流一時傳為佳話粵匪之亂亭亦被燬
同治壬申方伯恩公錫廉訪應公寶時復興葺之至癸酉季夏始竣事距戊子已四
十六年矣雖經滄桑幸復舊觀然壽藤古樹均已無存登臨者能不感慨係之

紀文達烟量

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烟房最大人呼為紀大烟袋一日當直
正吸烟忽聞 召見亟將烟袋插入靴筒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于後痛甚不覺嗚
咽流涕 上驚問之則對曰臣靴筒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為走水也乃急揮之出
比至門外脫靴則烟燄蓬勃肌膚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國戲呼
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國又嘲之為李鐵拐云

羅文俊奏對得體

南海羅羅村先生文俊督浙江學政時銜鑒公明拔取多知名士經賞識者大都破
壁飛去所取優貢洪張伯昌燕丙辰探花金翰臯鶴清乙巳榜眼章采南鑿于子狀
元此外捷鄉會試登臺閣者指不勝屈惟余兩列前茅一無成就殊累知人之明公
素短視尋丈外即不能辨嘗于 召見時 上笑問曰汝見朕否公奏曰天威不遠
顏咫尺人共服其應對之得體

張船山題畫鷹詩

遂甯張船山先生問陶大學士文端公之孫也性伉爽無城府畫畫妙一時與先大
夫最善由檢討遷御史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
先大夫問之曰子不慮叢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

為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為達其意若無志于此者將他身分拾得如此高慚愧不暇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贈先大夫上題云奇鷹奮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沉思擊何處可想見其丰采矣

船山先生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皆為大興朱文正相國門下士相國好佛嘗于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相國固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繼佞佛事諸人大驚先生獨大喜叫絕相國大怒坐是淪躓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後以上成親王書言事下詔獄獄急親友或對之哭太史口占一絕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為朝廷吃一刀問者皆破涕為笑賴 上聖明卒得釋還同時永福黃莘田任官廣東四會縣知縣放情詩酒大吏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莘田聞之忻然解組日即將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 旨革職十二字自往其舟而歸三君子者皆詩人也

楊鬪子歌

成都楊忠武公遇春嘉道詩名將也以武舉從征教匪起家身經百戰無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階為陝甘總督晉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臨終自知死期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公出見手交遺摺托其代表奏時固無恙也蘇公

不得已帶之歸公即于夜間逝世豈非生有自來者耶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鬚子歌人奇而詩亦甚奇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猶躍躍紙上也詩云賊怕楊鬚子賊怕鬚子走脫趾不怕白鬚大尾羊時有總兵姓羊只怕黑鬚楊難當賊正蒼黃疑未決瞥見鬚子擲身入刀嫌太快才太尖只使一條鐵馬鞭逢人搥人馬搥馬血肉都成甕中鮑須臾將士屢湯波縱橫步騎從一蹶賊忽乘高石如雨鬚子鞭已空中舉賊忽走險奔如蛇鬚子騾已橫道遮森森賊寨密排壘鬚子從外陷其內重重賊隊圍如帶鬚子從內潰其外鬚子鞭騾繞賊走吞賊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鬚槎枿賊皆撲地為蟲沙相傳失路曾問賊賊指間道教鬚出賊窻不怨鬚子鞭頗聞鬚子為將賢鬚子待士如骨肉蟻大功勞無不錄拔擢真能任鼓擊拊猶含淚吮瘡痍噫嘻賊中感服尚如此豈有官軍肯惜死寫得生氣勃勃彷彿聽鼓聲之聲而思將帥之臣矣然此詩作于嘉慶年間猶未親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時之偉績也

漕督諧詩

雲夢許秋巖尚書兆椿美鬚髯工詩善書尤精于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蓋非獨以吟詠見長也官漕督時道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于官衙牌誤書漕作糶尚書作一詩調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馳速置郵豈有

尚書兼魏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
轉武岡可是五缸州風流蘊藉想某令積之亦當絕倒

馬通人性

南皮張子青尚書之萬丁未狀元也為孝廉時與同伴數人赴京師道出天津公騎
一紅馬其神駿途遇洋官見而愛之遣人來買公不許則固以請同伴以外國人
不足較勸公與之遂牽而去次日將欲啟程洋官送馬來還詢其故則洋官甫乘遽被
掀下連易數人皆掀墜且蹠嚙不可向過以為劣馬故不復留比公乘之調良如故
共數此馬之義此同治辛未公撫蘇時為余言者余因記乾隆時來文端相國夙有
伯樂之稱嘗路見負煤老驥謂是良馬以重價購之用以充貢 上試之果千里馬
會降河陸爾撒納來朝酋善騎射 上臨灤陽萬樹園欲試其技酋輒以無馬辭侍
臣徧取上駟馬示之無當意者文端命圍人牽所貢之老驥使之乘甫振轡即墜如
是者三阿酋大慚蓋良馬均通人性不肯以身為異國人用耳後阿酋叛于西陲重
煩征討 上嘉此馬之前知特給三品俸料云

五子登科

世豔傳五子登科事以余所知者 本朝則六世從祖清恪公五子皆登甲乙科四

入翰林同時溧陽史文靖公亦五子登科近時仁和許氏則七子登科所奇者乃大
登乾隆癸卯科乃恩登道光癸卯科前後六十年遙遙相對然皆金榜也余官金華
校官十六年上何村何氏弟兄五人皆應武試長者名廷威能開十八力弓技藝最
為嫻熟然母至學院試步箭總不能全致未入彀而其弟四人則入學後即中武舉
廷忠則中武進士得侍衛惟廷威年已三十猶考武童咸豐年間會開武監生例余
勸其納監應試遂中亞元子是何氏亦五子登科人推為金華武世家辛酉粵寇之
亂渠弟兄起兵殺賊尤稱忠義云

聘盟日記

五世從祖子敬觀察諱世安康熙年間以兵科給事中奉命偕侍郎張公鵬帥使俄
羅斯定地界事張公有使俄羅斯日記石門吳震方刻之說鈴中英今余于中西見
聞錄內得俄文館繙譯該國使臣義茲柏阿訥特義迭思所著聘盟日記一冊具見
彼時使臣之恭順及敬仰我朝之意因備錄之可與張公之書並傳也所有擗寫
空格示敬之處悉照原書俾不失本來面目亦以見外國尊崇中國無分彼此所謂
四海九州悉主志臣爾

康熙二十八年西歷一千六百八十九年于尼卜初商訂和約後 大俄大皇帝為

通商要務詳訂數事 特派欽差義茲柏河朗特義迭思于康熙三十年由俄國南

京起程經過尼卜初暨中國墨爾根河齊齊哈爾鴨綠江東蒙古薊州通州入 覲

蒙 召對數次並 賜筵宴會同執政大臣議定俄商除北京貿易外准前往黑龍

江那甕城蒙古庫倫等處貿易事畢仍由舊路回國往返三載經過處所俱有日記

茲將進京一事選摘譯出以資攷證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自通州起程約十鐘聞離京僅五里行幸先行余亦下

車換馬除隨從俄兵外尚有九十餘人整列而進將至城門觀者塞途幸營兵開路

方得前進城內亦觀者如堵擁擠幾無隙地沿途多有官員來相勞問街市兩旁館

門左右皆有兵排列入館酒果燦設余少憇默念從本國至京僕僕風塵至今一年

八月之久猶幸途中只亡一人餘皆安然無恙不禁上感 蒼穹愴懷靡已後遂日

日虔謝即隨帶人員亦都如此休沐三日恭候引 見第三日按中國典禮傳 旨

內廷 賜宴亦似民間擇塵余敬隨諸大臣入 朝見提督內大臣索額圖及他大

臣四位一同迎勞地上悉設花筵坐其上提督倡言曰吾 主大皇帝特賜此筵

無暇自至君長路辛勞敬請食之即有旨酒嘉穀如鷄鶩牛羊之屬乾鮮果品雜陳

一桌桌方式面各寬三尺是為勞使臣之席器皆銀製傳累約七十餘品眾大臣另

席相陪飯畢眾皆飲茶或吸烟惟飲余以各色洋酒提督又曰願貴使臣饗此宴即
為我 皇恩優渥之據再候數日 旨下時須親奉國書預備 召見余起身謝

恩乃回館十月初五日提督派官數員告以明日親帶國書伺候 召見余謹受教

次日八鐘有大員三位來約同行其補服有團龍獅虎仙鶴各像皆金線繡製又馬

五十匹為從者乘騎余按泰西禮攜我 大皇帝國書偕委員整列而進至 皇城

宣作城外門有石碑云是官員下馬處余即遵制步進入五重門始至 殿見玉階千

官蟒衣繡服光彩奪目在此待余略相欵接 聖駕已出余奉國書按常禮頌揚數

語遂退下十月初九日奉 旨明日 賜宴余欽遵次早隨 特派官員偕副使等

進 朝入六重院落見眾多官員錦衣繡裳濟濟蹌蹌按品站立俄傳呼上殿入門

見 皇上已出上坐左右數人作樂簫管悠揚怡心悅耳又 十二人似護 駕儀

仗皆執長柄金斧上懸虎豹各尾 升座樂止執斧人亦皆分列左右 御筵上設

菓炫陳器皿悉銀覆以黃色大緞提督額駙及二大員近侍余在 座右二丈五六

尺外 皇上注視良久已而顧提督有言提督跪旋起執余手前進至離 御座一

丈一二尺余之隨員又在我後三丈以外 上又語提督至余前敬問我 皇上起

居余答禮惟謹旋 命撤筵上黃緞亦 諭我食余另一席眾大臣二百餘人各依

坐位二人一席如法耳西即波國禮皆盤膝坐罰上余勉強盤膝相從如畫上式

持撤 御筵上燒鷲燒猪燒羊 賜我內羊肉異常香美隨又 賜果數盤已又

賜茶此茶奶油和麪所作如西洋之噶霏如茶余祇領惟謹 上命提督問余通西

洋幾國語余對以通俄國日耳曼荷蘭語略通意達禮國語即見有官從後退出帶

入耶穌會中三人至 寶座前跪行叩禮 上命起一法國人名熱爾必良其二為

西洋國即葡人一名波瑪斯皆教師 上命熱教師問汝從南京至我北京行多少

月係乘車騎馬抑或乘船余逐一對答 上連稱國語或疑是奸哇好哇命我

前提督攜余手又前離 寶座六步正向一席命坐于是余謝坐又 命熱教師細

詢一路情形並俄國南京去赤道若干度離波蘭法郎西意達禮大西洋荷蘭諸國

里數余亦逐一謹對語畢 親執金杯酒滿語名顧提督齊我飲余飲少許仍敬

還提督詢問通官云是馬乳所製後又 命隨帶俄官至一丈七八尺前亦以此酒

賜之余照西洋禮謝 恩提督仍攜我退原處坐刻許光景宴畢 上願我點頭

下坐出左邊門還宮余方下殿 上又命提督問 國家曾遣一西洋教師名郭禮

瑪地前往西洋有何新聞答曰自本國南京起程時聞其隨帶二十五人行至上而

其國四迷而那城意欲從法耳即波西及印度還 京提督曰此人現至瓜窪國地

方行已七年今將至矣遂退 凡余進内一切聞見俟詳後序茲先將 皇城宜作禁城

官殿及 寶座略述大概城式方長以磚砌深較寬約倍 官殿悉覆以琉璃黃瓦

有獅龍各獸形殿高約六丈四尺階十數層窓與西洋不甚差而格較小却不通透

以紙糊故也東西二門上刻木如王帽形飾以金光閃閃射目内不隔斷頂上不作

圓棚皆金漆彩畫各種物形深約十八丈寬約六丈地上按滿洲禮鋪以絨蜀上織

各色草蟲 寶座設向東門儘近後壁寬長皆一丈八尺前面左右有陛可循級而

上護以雕欄鏤葉鍍金為飾兩旁亦有雕欄刻各物或謂金裝或曰銀製然外悉金

彩華麗中如佛龕有門二扇内即 寶座高二尺以貂皮為褥 皇上盤膝而坐仰

瞻 御容非必秀出人震然視之令人忠愛之心油然而生黑睛奕奕有光隆準頭

微向上鬚黑而短頰下頗疎面多細麻身適中衣青緞袍鑿青色袿出銀象風項掛

珊瑚朝珠垂于胸腹冠貂冠紅絨結頂後被孔雀翎數層髮後結一辮無他金寶之

飾足登元色絨靴用膳時合殿寂然惟見各大臣以目下視皆若忘于言也次日

皇上持遣官二員帶領游歷城內景勝並馬五十匹為從人乘騎余即備馬同行

隨至一處似是戲園房廊高大内一高臺上多雕彩名畫臺上正中有一方孔周圍

有樓樓上有欄二官照料坐位款待茶酒戲之佳不待言兼有劇法亦極敏妙有從

庸閒齋筆記 卷五

空手變出香桃金橘葡萄各鮮果又變飛鳥螭麟各生物其餘亦有在西洋曾見者
又一技人以玻璃圍數枚大者如人手臺置木棍稍頭橫飛豎舞無一落地真妙絕
也已而六人共舉一竹竿長約數尺直立地上一童隸升至頂葡萄其上轉運如輪
盤旋不已既而以一手執竹梢徐躡足立于梢上拍手騰空飛身而下此外之技不
可枚舉劇佳甚聞此伶人皆供奉 內廷無怪藝之絕耳戲彩之衣悉金珠晃漾所
演戲為一英雄破敵還朝大似策勲飲至並有多神下界神內一人赤面如珠云是
先皇帝也戲之中間忽出美婦二人曲眉秀項麗服炫妝各立二人肩上翩躚而舞
應絃合拍如履平地又二童子衣奇異之衣奏技如果斯提克此戲俄國今失盡日傳矣其詳不聞
所觀無不入妙曲終拜謝而回是日遵滿洲禮 上幸虎園打虎即日 還宮內大
臣提督索額圖請宴至其宅情款甚密從內書房攜手容舍桌椅精潔上覆金絲滿
繡各色生物桌單余另一席他官隔坐相陪案設細磁花盆內植各色花朵皆以紫
絨雜色綾絹為之因時隆冬無鮮花故像生也前案羅列銀碟內焚沉香氣頗馥郁
旁設文玩數寸小入木質金裝飾畫工細余及主人所坐椅上覆以虎豹之皮文采
威重眾客皆先飲果茶杯放鉢起一枚果有胡桃榛瓢之屬茶畢以瑪瑙杯奉酒此
酒胥對淋水飲之隨上盤盞多道皆鱸切魚肉層層疊累上貼鮮細花草列于一旁

又魚肉六品齋上食少許又珍品數道各種小食末上各種蜜餞如葡萄香桃金橘等物筵有優伶女妝演戲侑酒舞裙歌扇盛極一時有從旁窺客者朱簾半啟紅袖微呈則夫人及女公子也其妝飾則皆依其國服色極為華麗在此開懷暢敘約有三鐘之久乃同隨員致謝散去靜息數日有管庫之石老爺相請因至其宅相待尤極豐盛客舍之制亦屬中國極富規模白石為地室三隅皆設鉄梨木桌以漢白玉為面石上自成山河樹木之形真世間罕物上設極大銀餅內插名花無數雖庭柱亦采畫鮮明他可知矣席間招優伶演戲侑酒宴畢主人引余遊市廛所見綉緞成衣金銀首飾及百種細貨鋪面有一官藥局因同下馬意欲購買數種試用店內藥材滿架主人款茶少坐即有許多大夫藥方前來接方稱藥與西洋無二旁有古玩店余購數器因得覘其鋪後花園以盆植香桃及各種鮮花羅列殆滿中一玻璃缸水滿其中蓄魚數十頭長約一指色如真金有脫鱗者肉際紫色寔為天下所罕有從此又過數市門上悉懸木匾上書主人名字並所賣之物字甚整齊又過魚市見各色生魚如鯉鯽之屬並有水蛇心大說異不解中華何以食此又有木桶盛放蝦蟹旁輔舖中有鹿兔山雞野羊及各野禽之類是年本國正月初七日為中國元旦此節約過三禮拜之久從夜半新月初生時候陸間 皇城内鐘鼓特起接連各寺

院鼓聲不絕沿街勿論官民士庶門放各種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鋪閉戶鼓樂嗽
曹庵觀僧道喇嘛各眾皆循其規矩擊鼓吹號從亥正起直至次午如兩軍對壘各
領十萬之眾炮聲震天不絕白晝街市多有執事人等扛擡佛像各處巡行喇嘛則
提爐拈珠伐鼓擊鉢吹號絡繹于道遊人如蟻各鋪三日內不開市罪人停刑決旬
之間街市男女甚夥婦人或騎驢或乘車車乃二輪上作圓棚前面為門使女坐後
或吹或唱人共見其主婦外坐吸烟也蓋中國婦女向不出遊惟北城專係滿人居
處不甚避忌漢人俱往城外市肆數日後 上道官二員傳 旨以次日先黎明一
時入朝辭行欽遵次日未黎明前一時之半有三員官來約並馬同行至下馬碑處
步入三重門進一室坐仍有如嚙齏之茶云是滿禮早晨所食者見第四院內朱紫
紛集悉滿洲衣冠風雅華麗俄黎明引入第四院坐百官之中侍臣皆按品秩或東
或南兩處鵠立刻許間 聖駕將出簾管悠揚如聞仙樂此殿又非前日 召見處
所內設 寶座鋪黃絨褥兩旁列二大鼓金彩輝煌鼓大約十八尺下有木座 皇
上入座後 命一官從內出至眾官次朗宣數語惟聞未云起來叩頭如是者三各
官即行禮三次行禮時鐘鼓齊鳴絲竹外有一器音極清銳殊震耳有二大臣命我
進從二丈八尺外遙進至一丈八尺立二滿王之間行禮畢鐘鼓大作聲如發砲蕭

管備舉接連六次仍 賜坐復 賜如鸞霏之茶一盞余捧而飲兩國公事畢余起

身朝 上行禮 上起進西方門 還宮此院內鑾儀兵衣紅布衣上印如洋元花

小帽黃翎云黃色惟 御前用之又有腰佩刀手執長槍上挂小旗之兵在院內排

立去兵不遠有馬八匹一色純白鞍轡悉具應亦儀仗也第三院內象四隻內一白

象膏被文繡之衣轡頭等均以金銀為飾背負細木雕刻小亭內可容八人又有

御用轎輦皆以黃罩罩之又許多木椅木座為鐘鼓及各 廟樂器所用下朝即登

象輦送歸第象奴十人以大繩繫象頭左右牽之以行項坐一奴手執鐵鉤以為約

束指示象頗馴馭者走如飛似加意為之恐其生事也又數日耶穌會教師奏請得

旨准本大臣前往其宇瞻視即有兩官偕余同往堂外四圍皆高墉石碑二座門

內廊舍悉仿意達禮亞國房式門內右設天地二球橫分大有八尺堂按意達禮亞

國式極高大內張琴瑟皆妥馬思 西教 西教典禮神像儘多 教分新舊西

者為東教意法等國所奉者為神壇一切工緻無比寬廣可容三千人房上懸大鐘

西教 一小鐘無數交鐘時相合如樂瞻仰畢隨入廣屋內貯西洋各色寶玩又延至寢室

坐談食蜜餞諸果及西洋乾糧酒香美異常飲時不志泰西禮各為若上祝釐乃同

飲欵欵良久情懷頗暢始別同時復有一員自 內廷出相請遊玩遂乘馬同至馴

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觀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啖之乃作虎嘯聲震屋宇又有聲如牛馬又如南方小鳥尤奇者學吹號又命象向我請安就地作滾其滾時先舒前足徐舒後足腹重貼地卧而後起有一象尚未練習鎖前二足未經出戶地旁有深溝似防其變象體碩大有牙長至六尺者官謂余曰此暹邏所出每年其王入貢數頭願其食惟以米草細縛堆積其旁以鼻次第捲入口中也復出行街市恣意遊玩回館過一官第見門首數人捉一狗甚肥余問故答曰此肉最養人夏食尤妙以性涼之故不覺心為少異余致謝官乃去次日提督內大臣以柙盛豹一頭送館看視又送猴人衆戲各藝猴解戲人言做耍多異又以紅綠各線衣置木箱中令猴看視後呼取其彩衣猴開取服之演戲一無所舛穿衣形狀頗奇復令就地翻筋斗又作踏繩之戲甚可解頤衆人出二鼠于筭以索套鼠頸二鼠各負索盤繞幾疑成結後竟走出索仍挺直其妙乃爾耶蘇會教師曰三年前東洋島中貢四異獸形大如馬頭有二角向上生穎頗銳置之苑圍約離京二三十里曾奉 旨往視並詢西洋有無此物看畢復 命觀畢並言西洋所無本大臣頗欲往觀惜路遠歸期在即未經見也謝內大臣後並求如 皇上命我行時前旬賜信為感後得信余即購買遠道所需各物 上仍 賜宴一次于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余帶隨員出京眾大臣

依依相送十四日抵長城至那甕城經過黑龍江各莊屯至蒙古沙漠邊界前寄存牲畜處昔入京至此余及隨帶人員俱食中國供給從此往爾古那河則本國地界矣資答應自備措牲之存者八百頭餘並因水草有毒物故小住幾日俟用物備齊乃謝沿途護送官員起身而去 以上出該使臣日記外畫三頁今依樣畫出

第一頁為 錫宴正中即 寶座左立二人耶穌會教師也左下中座為俄使臣席前立者三人為通官傳命者也

第二頁為辭行正中為 聖祖仁皇帝兩旁有二大鼓其立于右階者傳宣人也階左下列坐三人中有俄使

第三頁係 宮內所見第四院有象筆等物向門立者三人中為俄使後有數十員俄隨員也

庸閒齋筆記卷六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泰西測量法

泰西各國最喜測量之法專門名家父死子繼不精其技不已其用志極為專一每以極好千里鏡測月謂月中有山有川有海兼有火山三座獨不能見人物蓋彼以月亦為地球也其說以我所處之地球亦是天內一星凡天內之百千萬億星皆地球也金木五星亦一地球人強名之金木水火土耳彼地球中人不知此名也月之地球與我處之地球最為近故可以鏡測之又言日中本有一黑子以盆水照驗自得黑子之見不為災異所論甚辨亦非無理也

大蛇追輪舟

西國來往近時總用輪舟愈行取徑愈捷往往于海中新開一路則可近千里萬里蓋在繞山與不繞山耳庚午年一輪舟新闢一路忽遇大蛇追舟行行至三日夜不去舟人懼以羊飼之投三十七羊食之而追不已乃投二牛吞訖曳尾去自此路不敢行西人不信有龍凡蛟螭之屬咸名曰蛇而已

奇形之人物

味喇堅國領事官西華嘗贈余古鳥獸圖一冊繪畫精絕大率獅象虎豹豺狼牛羊之類而狼狗之種尤多最奇者有猪首人身犬首人身螳螂首人身而足亦似螳螂者又有一無首人褰衣博帶手持一斧者其山海經所記刑天舞干戚者耶據西領事云彼國皆有之不足為怪

宋元明之殘山剩水

宋之亡求援于占城明之亡乞師于日本皆不應宋史于帝昺厓山之後即書宋亡乃攷廣志帝昺張世傑已死故將蘇劉義復求趙後名旦者立之都于順德縣之都甯山言都此而得甯久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高千餘丈久之仍為元軍所滅殘明永愍帝入緬被殺之後明地盡亡矣然魯監國以海尚栖遯海外依鄭經以居諸遺臣多從之者惟經不奉以監國之號詒等寓公康熙壬寅以海病歿甲辰前兵部尚書張煌言散其軍明系遂絕此二事史皆不載故人不甚知之至元朝北都之亡順帝猶居于沙漠崩後有惠宗之謚壤地尚數萬里嗣君立九年卒廟號昭宗又傳六世皆仍擁帝號王建文朝有鬼力赤者篡立更號可汗稱韃靼而元之號乃亡然其苗裔稱王于回部者尚夥較宋之厓山明之洱海地廣數十倍不可同年而語蓋無異晉元宋高之南渡顧明史不以北朝目之僅載之傳紀是以世亦莫得而攷也

士大夫宜留心 本朝掌故

上海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抄錄 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綸今世學者亦有務為博洽然問及以朝廷典故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終為俗學云云此說讀書人不可不知即如辛未三月中天氣頗炎恩方伯錫蔭蘇藩任受事之時朝冠用皮人多訝之不知未換涼帽之前朝冠無不皮者也其用絨緣者乃宮嬪之冠 國家定制如此今直省文武各官朝冠大率皆以絨緣習而不察反以笑人亦可笑也

職官章服之沿革

帽頂之有珊瑚寶石水晶車渠自雍正四年始乾隆時有請知縣用蜜蠟頂者未經議准自咸豐兵興以來各軍營保舉及事例捐納者夥于是知縣無不藍晶其頂即佐雜等官亦多水晶車渠者鄉鎮分防之縣丞巡檢率皆紅織矣同治乙丑余權盛澤釐捐有署縣丞某者未經加銜仍用青織鄉民觀之訝曰此官戴孝所以用此織聞之不禁大笑

居官以能說話得便宜

襄勤相國勒保嘉慶朝名臣也啟歷中外最久官四川總督時 仁宗嘗詢以爾等

為督撫僚屬中何等人最便宜公對以能說話者 上曰然工于應對則能者益見其善即不能者亦可掩不善而著其善雖事後覺察而當前已為所蒙矣況政事不藉敷奏不能暢達往往有極好之事為拙于詞令者說壞此聖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也朕遇個福無華之吏嘗虛衷俾盡其言者以此公還以語家梅亭方伯共頌 聖主之明余謂言語固然即公牘亦何不然昔人有詳文用毫無疑義四字致被駁詰往返改毫字為似字乃已然所費已不貲時人謂為一字千金也因思同治丁卯余權南匯縣時先與本道應敏齋方伯議掩埋暴露事方舉行而撫藩檄下飭辦余遂躬歷城鄉遠近督率董保經理閱時三月共勸葬及代葬四萬二百餘棺境內塋灰為之一空然尚有一萬餘具或以子孫在外或因方位不利不能盡葬須待來年者因據寔具覆撫藩同時有一縣僅掩埋一千七百棺遂以境內悉數葬盡具報嗣奉某方伯通飭以葬一千七百棺者為辦理認真記以大功而余則以尚有一萬餘棺未葬被申飭焉彼時幕友原鋪張其詞以掩埋淨盡具稿余謂若是則下一年不復舉辦此萬餘棺終暴露矣事後乃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飾之語時上海經應方伯捐貲數千金葬至五萬餘具然亦不能葬盡故是役也上南二縣葬數最多而皆無功彼一縣之得獎厲者是能說話之類也

海中異物

同治丙寅余總辦江蘇海運事三月中乘天平輪船赴津門于黑水洋忽見海中湧起一山高數十丈俄頃即沒舟人曰此大魚也後攝南匯見縣志載國初時有大魚過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閱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卒未脩刊上海縣志見一條云明嘉靖年間有一大鹿浮海而上縣官率眾棹船擊殺之稱之重五百餘觔

前定數

天下事不外乎數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也余生平三事事後思之真若有數存乎其間一是道光癸卯七月在杭鄉試得都中來信云余候銓之訓導已將到班嗎將三代履歷寄都註冊便可選到云云時同門友陳星坨方任金華縣教諭往咨其履歷開式星坨為草一單見付並笑曰現在本學訓導朱君欣甫方擬終養子其得此缺乎因指座間金華二生調之云此皆門下士矣乃十月中都門又來信謂前單舛錯不能註選否則九月分已選義烏矣乃更正再寄至十二月朱君丁內艱余竟選金華縣訓導使爾時星坨之單不悞則早選義烏矣何金華之有一是庚戌之秋余以初次俸滿保薦到省過海甯訓導錢君警石及富陽訓導吳君雪樵警石戲余

曰子此番保薦必升富陽教諭余問其故警石曰子可詢雪樵雪樵乃言是縣最貧不特修羊甚瘠且衙署臨江每年水漲時堂階俱滿須登樓樓止宦此者無不苦之余曰何所見而必得富陽耶比方伯驗看列薦牘余謂警石曰今不保薦不升富陽矣警石又曰子將來不保薦則已保薦必仍升富陽彼此一笑而散越十年俸滿再保竟升富陽縣教諭一是壬寅之冬就長白聯運舫大令奎之聘館于南匯者二年後因選金華校官辭去縣人感可圖贊府鞠湘帆茂才送別河干訂後會之期余漫應曰俟作宰此邦乃來耳皆大笑別去至同治四年余以左爵相薦舉人才奉命以直牧發江蘇補用丁卯奉檄攝篆南匯感鞠二君均復健在郊迎話舊歡若平生今因作鶴砂重到圖以紀其事并題二絕句云雪鴻難說舊因緣往迹重尋轉惘然不信謫言成讖語回頭二十五年前人民城郭是耶非在我真同化鶴歸昔日借乘今五馬勉將清白繼前徽一時和者如雲至今邑人傳為佳話此二君及余皆一時漫言耳而應驗若此是非前定數耶

為善之報

為善不必求報而報施之理往往不爽福州廖封翁少時為郡吏嘉慶年間海寇朱渥投誠得沿海居民通海冊不下數百家廖謂寇既降矣則若輩亦不必究舉而投

諸火俄官吏有按冊誅求意索之無有遂已五子均登甲第廩仕最幼者為鉅夫先生鴻奎榜眼及第官至尚書屢年八十餘歿時異香滿室常州呂笠湖太守志恆官閩時臬使延之署中辦案閩省海禁甚嚴凡以穀粟出洋者均死漳泉二府貧人多以番薯為糧俗呼為地瓜故以地瓜出洋者准穀米例亦死每年所殺甚夥其寔盜饜梁肉固不屑食地瓜也呂于地瓜下加一餅字咨部謂餅餌之屬較穀米有間請予減等部議從之自是全活無算呂年五十餘尚無嗣息後遂連舉文夫子二人夫廖與呂其初不過一不忍人之心耳未嘗圖報也而報之彰彰如是作善降祥豈不信哉

好善樂施之法

甯都謝渭公性慷慨家素饒每約已利人而不欲人知之荒年則穀減其價而增其斛有士人貧且病而歲復窘之幾于表安之僵卧渭公欲蘇其困而嫌于無名檢其家多花乃拉從弟某戴酒共往觀之招主人刺飲盡權徐出白金十兩市蘭數盞以歸花之值無幾而渭公于是物又非素所好陰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陽復予以可受之名其誠心曲術可謂忠厚之至矣記之以為好善樂施者法

說夢

周禮有占夢之官吉夢噩夢所占不一惜其術今不傳矣余就枕即夢一夜之中夢數數作毫無徵應先大夫則終年無夢偶作一夢其驗如響此不可以理解者咸豐丙辰先室聞淑人在金華病歿先大夫忽夢見先妣太夫人因告之曰若亦知媳婦死乎太夫人答曰此是伊之福氣既醒謂余曰爾婦死爾母謂為福氣吾恐兵禍之將及浙也越一年賊遂犯金華又兩年全浙淪陷室家流離顛沛死者九人皆草草殯殮不能成禮淑人之先死真是福氣矣然此夢固不待占驗而知也江西謝向亭先生階樹嘉慶己巳榜眼嘗督湖南學政方鄉舉時貧甚無力入都時有同鄉程君為貴州按察使因詣之謀館而程君之西席為貴州某孝廉本無意計偕者忽夢見人送榜眼及第扁至館中孝廉心喜以為應必在己遂辭程君進京會試程君因延謝填其館缺孝廉會試失意而歸以為效夢所誤不再作春明之夢矣謝權館一年積有修金次年適遇 恩科亦遂入京榜發中式謝書法本佳殿試閱卷大臣取其卷入進呈十本中次在第五時江西戴蓮士相國久耳謝名謂同鄉與閱卷者曰本科江西有佳卷乎曰有次第五者當是江西謝某卷相國笑曰江西自某後二十年矣竟無大魁者可歎可歎蓋相國固以狀元及第者也諸大臣聞言心悟遂相約次第重檢其卷一人指謝卷曰此卷書法甚佳提上一名一人又曰此卷書法甚佳又

提上一名如此數四遂次謝卷第二最後某大臣至一人以言批之謂第二書法甚佳似可提起某大臣不喻其意笑謂書法果佳但在第二亦不為低依次進呈謝遂以榜眼及第矣夫一榜眼某孝廉因其夢僥倖之而不能戴相國示意欲提拔之亦不得此固有命存乎其間也然某孝廉之夢又當如何占驗而後能知也使此時而有占夢之官必有是說

栗恭勤公為河神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由拔貢知縣官至太子太保東河總督為治河名臣知縣事時善決獄嘗言讞獄宜旁敲側擊使之不得不供吐寔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供情先出自問官口中即棄無枉縱亦難信于心矣曾至滑縣查災聞民間習教者多而匪徒復乘荒肆掠料其必將滋事勸知縣強公免捷嚴密防範並往白太守太守不以為然未幾滑縣界果亂克捷死之沿及畿輔天下震驚人乃服公之先見其治河也創造磚工議謂柳葦楛科備防不過二三年歸于朽腐寔為虛費錢糧購備碎石不但路遠價昂而灘面串溝阻隔船運亦屬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于滾轉仍不免引溜刷深磚性澀與土膠粘拋壩成坦坡即能挑溜勢每方磚價不過六兩而石價則一方自八九兩至十二三兩不

等方價既多少懸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磚則以一千塊為一方平鋪計數堆垛結寔並將與磚較量輕重石每方重五六千斤磚每方重九千斤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磚而地一方之磚又可抵兩石之用經費尤多節省于是破除浮議不辭勞怨決計行之 天子深是其言論地方大吏無掣其肘公遂連歲奏績叠邀優敘年六十三歲卒于河防工次 上聞震悼卹典暴厚河南人如喪考妣即生祠處祀之公歿之明年河決開封各官晝夜堵築當合龍之際河工忽來一蛇眾謹迎之蓋河將合龍河神必化蛇至有黃大王朱大王齊大王等神老于河工見蛇之色而知為某某當稱其號以金盤送之蛇即躍入以河督肩輿迎之廟中祭饗數日俟龍合蛇乃不見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見者懸祝以某某大王均不為動眾人大感巡撫牛公鑑聞之至河濱一見咤曰是梁大人耶蛇遂躍入盤中越日下埽平安藏事眾問巡撫曰何以藏為梁公耶曰梁公項下有白顛風周圍似玉我見此蛇頸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應渠真作河神矣于是奏請以公列入河神祀典公六歲就外傳對白輒驚塾師九歲學為文落筆洒洒如宿構同縣某翁相攸得之迨至家令與子讀同室卧起者數年一夕盜殺翁子室扁如故無跡可尋眾疑公公無以自明官亦不能為之明已論抵矣女另離同里富人王某婚數日王醉苦女

曰吾慕汝色以重質募劍客本欲殺栗不意誤中汝弟也女聞之殊自若翌日歸甯則逕入縣署號呼官提王究不能置辨乃收王而出公子獄女見公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為此者以弟之仇君之怨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既他適不能復事君亦再無歸王理計惟一死耳遂對公自刎死合邑皆驚其節烈公感其義適顯後終身不置正室。

五星聚奎

咸豐十一年辛酉八月朔旦五星聚奎推七政日月土木水火俱躔張度在巳宮金星則躔軫在辰宮是月正值 今上登極贊襄王大臣遂定明年紀元之號為祺祥未幾三王及肅相得罪 兩宮皇太后臨朝乃改明年為同治元年仰見 聖朝不侈符瑞之至意自是僭亂以次削平邦治之隆同乎開國中興事業振古鑠今斯寔昊穹眷顧預示休徵也攷宋太祖即位之年亦五星聚奎從此天下太平啟三百載文明之運天人相應 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肇于此矣

神靈盪寇

同治癸亥正月粵逆李世賢踞金華府城已二年矣時蔣方伯益澧方統師攻克湯溪縣將移兵向金華尚未起行賊忽于夜間見四山皆火光照耀殺聲震地以為大

兵百道並進大駭遠關城逃竄次日方伯師至不費一矢收復郡城人皆稱爲神助然自粵逆倡亂以來歷觀各省奏報稱神靈佑請賜封號及楹額者不一而足仰見天之助順百神效命具徵 國家之無疆大厯服矣因記先大夫嘗言嘉慶五年阮文達相國撫浙時神風盪寇一事尤爲奇異用並識之先是乾隆末年安南國內亂有倫利貴者安南之總兵也以戰功封侯爵本係海賊出身故以巡海爲名私結閩盜來浙劫掠國王不知也其船巨砲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砲彈不能入號安南艇橫海上者五六年往來浙閩瀕海地方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剖心鬻肉慘不可言蓋禍較明之倭寇爲尤烈四年文達蒞浙撫任嘗遣吏探之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駕大舶嘗十月糧砲重數千斤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我敵也當是時權衆寡強弱之勢浙師寔不足以殲賊文達乃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採李翼占之言嚴保甲以絕盜糧用周鳳鳴之策滅土寇以斷賊路聽王鳴珂之計合防禦攻擊以威匪勢而以造巨船鑄巨砲爲首務嚴號令警廢弛明賞罰期年而剿賊之具成賊情已窘遂擊之于三盤大陳石塘壩等處皆有斬獲五年六月文達親督師至台州定海鎮李黃巖鎮岳溫州鎮胡皆會安南艇匪遁連踪進踞龍王堂松門之下艇船環于松門山計將撲岸月之癸酉文達檄李鎮之

師赴海門攻賊復令胡鎮自楚門出與兩鎮會于金清是日且南沒風大起且雨甲
戌之夜風勢更甚乙亥文達遣使探兩鎮所在水阻不得達丙子有弁鳧水至言是
夕風雨狂烈獨注龍王堂雨中有火發人賊艇撞擊皆破碎李鎮船在海門為風水
所舉絀于岸木乃無恙兩鎮兵船亦多損壞胡鎮師在黃華闕風不之及完好如故
是時賊奔竄海山我陸路兵乃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破舟猶以砲拒皆就獲有
一艇未壞者賊數百爭乘之亦沈沒其登岸攘食者皆為我兵所擒前後俘馘八百
餘賊淹斃賊約四五十人獄不足禁棧郡廳以拘之磔偽進祿侯倫利費于市其餘
首從各論如律擬賊盡平事聞 仁宗以為誠感神應 勅建天后宮龍王廟于松
門是役也文達之佈置之固賊固不難破滅滅然非神風助順斷不能一夕而悉數殲
夷觀于蔡牽之平至嘉慶十四年則是舉不歸功于神助不可矣

江蘇督撫請減蘇松太浮糧疏

吳中賦額之重為天下最自明迄今積困數百年 國初巡撫如韓世琦馬祐襄天
顏湯斌科道如吳正治施維翰孟維嚴沈任辰且皆嘗持疏請減格于廷議不果
行近歲以來益不支而漕弊因之官與豪猾相持益畸輕重而良民獨受厄願事屬
重大且自道光至咸豐二十餘年軍事日棘節減空虛中外諸臣無敢發言者同治

二年相國合肥李公鴻章巡撫江蘇駐師滬上時蘇常尚為賊踞公目睹吳民流離困苦狀博訪周諮謂宜及此時乞恩乃可以維繫人心滋培元氣而挽回大局遂與督臣曾侯上疏請減蘇松太浮糧公自屬疏草剴切詳明洋洋數千言盈廷讀之皆為動色天子仁聖俞公所請會大理卿潘祖蔭御史丁壽昌相繼上陳並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上乃特宣減賦恩詔而以各疏下所司戶部議蘇松太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杭嘉湖三府如之奉旨如議詔下江浙百姓懽聲雷動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蘇自是真定三吳肅清兩浙兵燹殘黎得以休養生息含哺鼓腹者幸公之力也

主聖臣賢十載一會然是疏閭闔不經見今備錄之俾後之言田賦者有所攷焉公疏曰竊惟大學理財之道于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貢九等太宰九賦不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湖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毘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磽而論則江蘇一熟不若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為畝有絀無贏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為畝而賦額獨重則由于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也夫官田亦未嘗無例矣伏查戶律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二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二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

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額也獨江蘇則不然攷宋紹熙中朱子行經界法吳糧每畝五升耳厥後籍韓侂胄等莊為官田又賈似道廣買公田元代績加官田明祖平張士誠又復入諸豪族田皆據祖籍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況鍾奏減蘇松糧百萬石疏中稱蘇府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糧二者並未合併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縣盡括境內官民田衷益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郡縣官田遞輕今長洲等縣每畝科平米二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寔糧米多者幾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遠過半律載官田之數此蘇松太重賦之源流也自明以來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縮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布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吏以催科六七分為上攷終明之世無徵至八九分者國朝康熙十三年前撫臣慕天顏疏有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全免無一歲偶能及額雍正中奏準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連欠準折有名無寔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為曠古所未有江蘇尤東南大都會萬商百貨駢闐充溢甲于震區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果之傭亦得以轉移職事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

力業田不闕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賦故乾隆中年以後解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商利減而農利從之于是民漸自富而之貧然猶勉強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後始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 國家蠲緩曠典遂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後則無年不歉且鄰境不歉而蘇松太獨歉此何理也謂州縣控災此三十年中督撫司道更數十人之多豈無一二不肯黨同欺妄之人而且 聖主不加斥戶部不加駁科道不加糾此又何理也誠以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部臣職在守法自宜一切不問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寔因萬不得已為此暗減之術始行之者為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謂減額則永不能加災緩則後不為例原冀民氣漸蘇無難復初初不意年復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竊維前辦全漕之時間遇水旱辦成災者一辦帶徵者九帶徵後依然全漕故以年計為減成以十年計非真減成也今則年年辦災永無帶徵之日乃真減成也又官墊民欠一欵道光之初數僅分厘癸巳以後馴至一二成夫所謂墊者豈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額免或攤賠同歸無著猶之未完也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在數方得徵收

寔數以此數民固未嘗完也伏查蘇屬全漕一百六十萬歷後積漸減省蓋自道光
中年始于今三十年矣禮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言綜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後
可知也今試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連分數計之辛卯以後十
年共數一千三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成辛丑以後十年共數九百餘
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五六成咸豐辛亥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除官墊民欠
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臨蘇常焚燒掠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
朮故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臣鴻章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全成
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彼賊劫掠故賊境即不
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廳
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二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烟寥落間于類垣斷井之旁遇有
居民無不鵠面鳩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寔非鄭俠流民圖可比已復之松太
如此未復之蘇常可知而欲責以重賦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征之吏
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斯即據情籲請全行蠲免四五年
在皇上如天之心必蒙俞允惟是 天庾正供停運三年軍糈浩繁度支仰屋其
何以濟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各種有順治年間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墾熟

既遠升科更遲現報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議蠲未荒者議減將所存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于辨災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豐三年聞警拋荒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彌縫之見援拋荒之案減而又減約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責但前督撫臣之所以為此者尚或冀其復舊今則明知無望而狃于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為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覈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定數不過九十萬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後大難之餘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高目艱難悉心籌畫上體宵旰憂民之切下維軍國待用之殷千萬難偏重之中求兩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與為取以損為益之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挪墊于虛額則大減于定徵則無減窮變通久于此時為止解或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少不知減餘之數仍通有莫重之數尚非宋元舊額不得謂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于歷年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廬舍未損非猶是完善之江蘇乎夫完善之江蘇僅有此數則殘破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今臣等于殘破之餘請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數不假借墊欠虛數誠不敢謂必有把

握若仍執久置不用之虛額衡量多寡欲求轉逾乎完善之時 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無即刑法所必窮恐賢如劉晏李翼不賢如裴廷齡李實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既猶是何不仍夫舊貫尚有翼子將來不知乾嘉之江蘇實千載一逢之盛會不可為例竊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東南無事休養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復咸豐及道光末年之江蘇更二三十年冀可復道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未必能復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臣等今日之辨所謂以興為取以損為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實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之中也何以言之辨災辨緩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地產不減賦之弊在多一分虛數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用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既沾寔惠公家亦有寔濟是為轉移之善術一也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業是為勞來之善術一也往者諸城被陷官吏一空鄉團抵死拒敵鐸聲所達萬眾爭先小股賊匪見輒卻走以三晉縣言之洞庭香山金市各相持至七八月之久固由 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徵愚賤天良之未泯此時減

賦令下彼見 皇上于經費匱乏之時尚有此度越率常之舉有不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是又激勸之善術一也臣等所謂以與為取以損為益者此也現在蘇郡尚臨賊中間各鄉多為暗圍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即如常熟反正鄉民毀賊卡殺賊目者十餘處崑山克復沿湖居民截殺竄賊無數是其明証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更奮靈殲之意益誠又未始非固結招來之一法臣等伏查順治八年三月奉 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糧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于是江西瑞表等府明初因陳友諒加糧倍重布政使莊應曾奏復舊額蘇松獨未及上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 旨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虞皇考聖懷屢欲施恩議減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朕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額徵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欽此又乾隆二年奉 上諭江省糧額尚有浮多之處着再恩免徵銀二十萬兩欽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惟 列祖 列宗當東南全盛之時猶復軫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乎今日之兵燹才遺流離瑣尾至于此極也半漕糧為惟正之供而蘇松獨曰浮糧曰浮賦見諸 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以為嫌是知寔有浮多應減之處留以待裁

皇太后 皇上行之者也惟有額懇 聖慈鑒察特沛 殊恩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由臣等督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為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輕無庸議減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萬石以上著為定額即以此後開徵之年為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墊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寔辦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較固無所絀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遠至官墊民欠本屬弊政新復之地百款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弊更百出宜永遠禁止嗣後非大旱大水寔在荒歉者不准擅災著為令伏願 皇太后 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為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臨州縣可比又為七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歉例案可比去無益之虛額求有着之寔徵下延億萬垂盡之生上繼 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

仲子崔為父報仇

家語言子路死輒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雖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為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攷南史孝義傳師覺授撰孝子傳八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贖之亂衛人于麋左傳作孟麋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仇麋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子城西

決戰其日麀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百五十二條又云初子路任衛赴蒯躄之亂衛人孤靡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麀知之于城西決戰麀持蒲弓木戟而死見第四百條今覺授之書久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証足見忠臣之後復有孝子可為聖門生色亦大快人心也

孝媳

任邱邊雪坡大令厚慶嘗言伊鄰村婦有走無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奉票赴前村攝傅家嫗見其寡媳獨守病榻淚下如雨屢跪竈神前喃喃絮禱願減壽十年以益姑算吾牽嫗之魂將欲出門媳一哭仆地其魂自頂門躍出張手來奪高不過尺餘而氣力絕大幾為所仆因告以奉票傳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放吾睹其情狀可憐不忍再促回稟城隍神神亦為之太息謂此媳純孝我據情代求冥王當蒙憐恤或可挽回又謂汝存心尚好此後亦不必充役矣當遣人至前村探視傳嫗果已復甦越七八年尚康強無恙有人叩其媳魂出事答言仆地時一無所知但覺心窩如刺一錐耳此所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雪坡為人極篤寔居官有惠政當非鬱言

文昌為淫祀

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幾與文廟等然或謂為星辰或指為人神究莫能明也侯官鄭桐侯大令廷珪攝金華縣時與余同祭文昌謂余曰文昌在康熙雍正時曾奉部文以為淫祀禁止蓋由漳浦蔡文恭公新之封翁部控所致也初閩人多祀文昌神不過另設廟貌耳時漳浦有紳士乃建閣于學宮而祀之蔡封翁止之不得遂控于官府皆不勝忿而控部部議以文昌之神不見經傳誠為淫祀行文禁止其崇牘大令曾親見之慈文恭公乃登甲科位宰相為理學名臣余攷文昌之列入祀典則自嘉慶六年始當時蓋禮臣偶未之攷也又按明史宏治時亦有折毀文昌廟之令然宋人吳自牧夢梁錄載梓潼帝君廟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孫若婦若女俱獲賜顯爵美號建嘉慶樓奉香燈云云是文昌之祀亦匪今斯今矣

孟子之子

余嘗見孟氏譜孟仲子名筆孟十之子也公孫子內有孟仲子問云云蓋曾師事丑耳趙氏注以為孟子之從昆弟朱子采之誤矣

海南陳氏安瀾園

道先戊子余年十七歲應戊子鄉試順道往海甯觀潮並游廟宮及吾家安瀾園時
久不 南巡祇十二樓新葺此外臺榭頗多傾圮而樹石蒼秀奇古池荷萬柄香氣
盈溢梅花大者夭矯輪囷參天蔽日 高宗皇帝詩所謂園以梅稱絕者是也廳事
中設 御座相傳數年前有一狂生被酒踞座而遺忽見一金甲神棒之撲地頭顱
破損扶歸大病幾死五十年來之虛位尚有神物呵護仰見 皇靈之遠同治癸酉
重遊是園已四十六載矣經粵賊之亂尺木不存梅亦根撥俱盡蔓草荒煙一望無
際殊有黍離之感斷壁上猶見袁簡齋先生所題詩一絕云百畝池塘十畝花擎天
老樹綠槎枒調羹梅亦如松古想見三朝宰相家以後則牆亦傾頽不能辨識矣時
大府方重修廟宮以祀海神奏明動帑六萬不日當可煥然一新而斯園則零落與
綠野平泉同其湮沒深可慨也

庸閒齋筆記卷七

海島 陳其元 子莊

夢王十朋

上海余見韋文榮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年已老私念豈能鼎甲乎後列三甲除縣令又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不解其故嗣遵樂清始悟前夢至縣遂脩其墓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獄人以虎皮送云是十朋墓所獲也

開吳淞江

同治十年冬大府奏開吳淞江合崑山新陽寶山嘉定華亭嘉縣南匯川沙青浦上海九縣一廳之民以赴役余時攝上海縣事江之濬起于青浦訖于上海共一萬一千餘丈而江之在上境者十之七故上海承派之工居十之四誠八縣一廳僅得工十之六耳上海圖止二百十有四田止六十八萬餘畝而承此大工民力困甚然自同治二年起已如此派法不能不照章辦理于是按圖分段按畝由夫搶攘一月有餘自十年十二月起至十一年正月初旬民夫始陸續赴工興挑過溝即停止雨止則岸水水盡再挑再雨再岸春日多雨岸水不勝其億且一遇天雨衣即散歸雨止後或來或不來又須催提蓋夫在本境近歸家易不若他縣長募之夫距家遠不能

歸可坐守也他縣分地少夫常集雨止晴批勢常逸故見功易上海分地多夫易散
雨止而晴不能即批勢常勞故見功難然同事一江他縣竣工而上海不能不隨之
竣則追呼不可少緩也他縣地少皆併于一局而呼應靈且其財彙于一局而用度
便上海地多圖自為局二百十四圖則二百十四局意見不能無扞格即指臂已不
能自如又往往有此圖之資已罄或歸取或商借紛紛擾擾不能歸一則約束不可
不嚴也余自正月初即赴工督辦誘掖獎勵督責脣焦舌敝歷一百餘日居然不悞
工且先他縣完工工程之寬深如式甲于他縣歷荷大府獲嘉雖由董事之經理得
宜小民之赴工趨事此其中殆有天幸焉圖董中有文生張春沂者年八十六歲精
力如少壯從事四閱月急公踴躍未嘗告勞且為他圖排解一切絳縣老人不足多
矣大工既竣余因上海受工太鉅民力不勝歷陳本邑凋敝情形詳請大府以後開
濬之役永遠減去二成已荷批准立案余去任後聞圖民已將憲批及余詳文刊石
垂永久庶幾民困少蘇余亦藉告無罪于吾民耳先是雍正六年家文勳相國奉
世宗之命督開吳淞江時松江府知府周公中鏞勤其宦而水死 優旨贈太僕寺
卿遺民感德私祀之屢著靈爽道光七年巡撫陶文毅公重濬此江以公陰佑奉
特旨立廟江干春秋致祭方事之殷也余以公與先相國當日有共事之雅虔禱

公祠半年之中聚民夫數萬人于河上風塵不驚疾疫不作工程克期是非神助曷克臻此故于竣事後上一聯于神祠曰百四十年舊蹟重開念先人誼切同舟數典敢忘其祖萬一千丈鉅工告感慶此日江流順軌惟公所存者神以志神貺云

開河有鐵沙有臨沙又曰濫沙鐵沙不過費力開一層即深一層臨沙則今日挑去若干尺明日又漲出若干尺工費最重法當多集人夫一日挑竣放水壓之乃可漲而挑至深處一日又不能竣工則須有烈日晒之亦可此外更無別法又有爛泥亦非易挑者挑過泉眼水涌溢噴出一昔可以滿河法以木桶圍之而挑其旁則不致橫溢而水亦隨旁落更有鼃窟之處則水不能岸乾是役也遇有二窟一在太僕廟上里許岸水一日竟自從去岸上見其足蹟次日遂涸一在太僕廟下四五里其窟最大集人夫數百岸之一日僅去水尺許一昔如故內中有老鼃探首出窺頭大如甕復有大紅鯉魚長八九尺游泳其中岸數日人力窮而工不竟乃築防環其窟而于其外施工焉從來築城築堤但以土方計工而開河則必兼水方如此次濬江先築壩岸水盡乃施挑工每三十丈置一車以備岸水殊不知開挑既深先則需二車相接繼則三車相接終則四車相接四車不過抵一車之用而人夫倍捷矣況三十丈之長一車斷不敷用則不能不添車此即圖賠矣初開不過去地一丈二人

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至一丈五尺四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水需橋需壩乃得運土運土定例又須出土于十丈之外而運者由下而上往返計二百三四十步人益勞既深至二丈則四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定土方之值不能增總局始事所計但及土方之工既束手成數欲稍為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竭不能不聽各圖之自為籌畫此又圖賠矣圖安能賠不過按田貼費而已故上海素有開河田還債之謠此等情形余均滙陳于應敏齋方伯之前方伯聞之亦深愴惻故減派一詳得以邀准計是役民間貼費不下五萬勵而克集余所貼僅千金而百姓願頌余不置良足愧也因詳記之俾後來有所攷焉開河之先必須兩頭將壩築住而後可以厚水築壩前一日當事者先行祭壩而後施工祭過之後雖河面數十丈之廣河身數十里之長厚水之時一鱗不獲矣若仍有魚則壩必坍塌余在南匯開呂家浜上海開吳淞江皆是如是謂非有神司之可乎

劫運

咸豐辛酉之冬諸暨包立生初與賊拒時賊屢以萬眾環攻之立生率村眾出戰孰得大捷每一陣必斬刈千百賊多束手就戮者因相傳立生有異術得仙靈護佑之

壬戌之夏一敗塗地初無神奇人多不解其故因憶家梅亭方伯嘗言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作亂之際方伯時為縣佐解餉銀數萬赴大營中途猝與賊遇望見前山有一營官軍駐紮急走依之未及里許賊已躡至乃推餉車入深草中潛匿已及人夫皆伏于車畔賊大隊從旁攻唇而過竟不之睹以為山前必決關矣乃從草間遙望之但見賊至營內官軍並不接仗皆延頸就戮賊遂燒營而去始相慶幸不走入營盤得免死然官軍所以不關之故卒不能知比教匪破敗時官軍數十人追賊可以斬殺數百千人無一人扞格者乃悟劫運使然前後皆是氣之所攝立生之勝敗亦此類也

冥王用通事

上海五方雜處獄訟煩多訊鞫闕廣人之案不能不用通事俾傳達言語願一省之中口音亦復各別即通事有不能盡解者每以為苦嘗戲與友人言此時滬上華夷雜處死者魂歸東嶽恐冥王傾耳于侏儒之音亦不能辨必須亦廣用舌人矣友人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既已神矣安有不解之理後閱乾隆中上海人李英廷明府心衡所著金川瑣記內載丙午春章谷城隍廟落成鋪戶中一銀匠某死半日復甦自言城隍抬轎差役十三名已有十人並我得十一人矣尚缺其二慮無可充通事

者以通漢語我舉通事某勤慎可用城隍已賜允我生前無大過惡幸不被譴責冥
間與陽世無異戒妻子勿悲泣言訖長逝所謂某者小金川夷人充章谷屯通事有
年矣強健無恙翌午覺心腹疼痛踰刻即死金川漢番錯處非通事不能達語言顧
神無不格猶需狄鞮耶固知陰陽一理事非偶然云云則余所謂今之冥王不能不
廣用古人非無稽之戲言矣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江蘇人尚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
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不求上進每橫于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即地方官亦苦之嘗聞
前華亭令雲夢許君治鞠一事不禁為之失笑許君為政以廉幹名一日者有武生
扭一鄉人至縣喧許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汗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
代為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杖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
人乃粗心擅汗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于堂側
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字武乎
對曰是武則又鞫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
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卓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

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舉雖非正道然松人至今嘖嘖以為美談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許君之戲毋乃近于虐哉

修歸太僕墓

許君乾隆己未進士需次都門時夢歸太僕有光持名刺來謁曰廬舍遭鄰人削且盡祈公主持之寤而不解其故尋還崑山令抵任太僕後人適訴祖墓被佔事恍悟前夢立往經丈尺越佔者悉清還之並立碑定界焉同治庚午余代理新陽縣事墓又復蕪穢不治余捐俸脩葺並為建立墓門會歲試拔其十世孫祖英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俾世守太僕墓然余並無所謂夢兆也

耕藉大典

耕藉之禮各直省屆期舉行江南諸縣皆以穀播上海則兼播棉子以其地產棉也記余道光壬辰歲在京師詣先農壇恭觀 皇上耕藉之所壇地遶濶約有數里龍鱗鳳隴隴畝縱橫居中為太歲廟廟前為祈穀壇後為貯藉倉殿宇規制宏麗樹皆松柏卧者立者虬枝蟠結黛色參天大抵是數百年物當隴畝前起耕藉臺臺以板為之地則藉之以稜薦臺前搭山棚棚皆以五彩綢綾結成光燦奪目 皇帝躬耕之處地約一畝許兩旁分十二畦乃三王九卿扶犁之所時正值諸王公方演御耕

牛牛色正黃身披黃緞龍羈以黃絲繩籠其頭頂鑿金牌上嵌紅寶石一執鞭執使
桶之農官隨行耕時兩旁立校尉執五色春旂者二十四人歌禾詞者二十四人依
牛行上下三推舉春旂即退三王九卿之牛皆以黑緞紅緞為羈農事者俱風震兩
笠以象農事煌煌鉅典仰見 聖朝重農之盛意矣

鹵簿名物記

余在京師嘗值 大駕郊祀又恭遇 六飛謁 陵鹵簿之盛觀之而不識其名問
之亦不能盡悉願以為數詞閱吳江陸明夫中丞鹵簿名物記始恍然若置身 爲
車豹尾間因節錄之按鹵簿之別有曰 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
鸞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為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
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鸞與騎又加攝馬事非特典不敢同于所尊貴也
凡為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
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
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者八為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
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各八幢
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福之屬十有六信幡也絳引也豹尾也

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為一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于是有四金節四儀鎧斃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共四十九凡為纛者八十旂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鸝白雉赤烏華蟲振鷲鳴鳶取諸靈獸者遊鱗彩獅白澤角端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雲五雷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旂八金鼓旂二翠華旂二五色銷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蹕旗各一旂之數共百有二十為金鉞為星為卧瓜為立瓜為吾仗為御杖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鐙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鉦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鐙至銅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馬午門之內有五輅五寶象馬天安門之下則又有四朝象馬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瑞門之內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塵有金鑪有香盒數各二沐盥唾盂大小金餅金椅金靴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釣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

相問荷戈戰者各四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淨鞭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諸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十人殿之下陞之上執戲鷹竹者二人計園簿所需千八百人 國朝制作之明備真超越前古而上矣

辨何桂珍之寃

軍興十餘載士大夫以身殉疆場者指不勝屈膏塗原野莫相收恤者有之斷軀絕脰事不上聞者有之若阻撓百端獨嬰慘禍生前招奇議生後被餘責者則雲南何公桂珍寃最甚焉公以甯太道江南安撫福公留之江北今之募勇剿賊無一金之餉一昔之糧得二百人率之而行集潰兵團勇合三千人以大破擒賊招降賊酋軍聲大振論者以為必邀上賞矣乃以逗留不救廬江被劫免官其寃檄救廬江之文尚未至公手而城已被臨大帥將欲卸己之責遂歸罪于公公既被職大帥又留公駐英山八月之中僅支銀三百兩而士卒三千人皆無帳幕食無糧米徒以忠義相激日提飢軍轉戰賊中賊來益眾兵敗莫援已岌岌不可終日矣而大帥又密書令其圍剿招降之賊書復落于賊手頃刻變作公遂粉骨碎身于賊于是復以機事不密咎公寃則此書亦未抵公也公歿後 卹典不及其弟為行狀尚不敢聲公之寃仍循彈章為據吳侍郎廷棟發憤言之而事稍白越數年曾文正公復為公作殉難

碑記乃獲貽雪然當時雖正人君子亦未嘗不責公也余謂公事絕與明督師袁襄愍類袁斬毛文龍一時無不謂其寃者即後世猶盛譽之洎乾隆年間紀文達公閱歷朝檔子始知文龍曾通款我朝則文龍在明固萬死不足惜者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圍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謂無罪莊烈帝以脫歸之太監告其引敵脇和遂執而副之當是時眾議沸騰雖東林諸賢者亦無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來人傳太宗之密謀乃知中反間計于是始有襄愍之謚而袁公則既死矣合觀袁何二公之厄知千古忠臣義士不逢表白含寃終古者當不乏其人也

古人被寃

古人之被寃者以余所見莫屈于晉之陶士行而枉于唐之八司馬陶公匡輔晉室與郭汾陽不殊梅陶謂其忠順勤勞似孔明良非虛譽乃本傳中載云侃少時漁雷澤網得一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闈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比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云云史臣因之遂加悼矣之詎復引夫子曰人無求備以為斯言之信嗚呼此等記載評論何異于秦長脚莫須有三字獄哉使陶公而果有包藏之心則何以辭大將軍何以季年

不與朝權何以未亡之前欲遜位歸國舉動光明若此乃以意志之曖昧誣之不能
不為之稱屈矣夫梭化為龍事容或有學生八翼未必盡誣然此亦皆尋常之事耳
試問既稱之曰潛則于何見之深探之曰志則于何知之曰思折翼之祥或代之思
耶抑陶公自思耶陶公自思何人窺見其思若或人代思其思何足為據凡物將起
而人抑之固眾所共見也若意念之起而自抑之又豈眾所能見耶此等之志與思
使陶公果有之必不肯告人明矣陶公不言而人能窺之豈理也耶總之為此謗者
必慶亮之徒亮以元舅之尊掖膺下拜反被嘲誚則心懷之忿悒何如陶公甫亡即
表殺其子豈非報復之明徵哉史臣無識從而采之橫使忠臣被不忠之謗豈不令
人氣阻唐王叔文王伾侍順宗于東宮順宗既即位甘盤舊學權在貴近亦事之常
叔文與伾贊襄初政首罷宮市則卹民也追陽城陸贄則進賢也拒韋臯之請兼兩
川則持大體也辨劉闢之奸則有遠識也至欲奪宦官之兵權尤是唐朝第一大事
不幸而順宗之疾不瘳宦寺俱文珍等遂起而與之為難太子急欲得帝位韋臯窺
其意而請之文珍迎其意而立之于是八司馬敗矣然求寔叔文伾之罪無有也乃
加以陰謀秘計等語是亦莫須有之獄也鉞鍊周內無瑕可摘則以王伾之吳語亦
舉以為惡夫以伾吳人不許為吳語豈晉人楚人一仕于朝即不得為晉楚語耶宦

官以此為罪名史官據此定罪案且不可恨不然八司馬中陸質之經術劉禹錫之詞章柳宗元之文章政事皆表表一時憲示宜真一無所見特以文珍輩擁立之故遂低首下心一切任之卒之劉闢果反憲宗亦終裁于闕寺馴至甘露之變唐室遂以不振八司馬雖合冤于九原當不免竊笑于地下耳後來賢如范文正公已稱其枉至哉 高宗純皇帝御論亦辨白之八司馬者得後世賢相聖君為之昭雪當可無遺憾矣

陳卧子

少時讀明陳卧子先生割髮心即儀其人同治戊辰攝宰青浦縣縣境所轄之廣富林則公墓道在馬輿寇之亂祠堂被燬宰木無存余因捐俸集資重建祠宇而以公同志夏考功父子配祠既成以公為 高宗所褒卹曾賜忠裕特謚者遂詳請以公墓列入邑之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總督馬公巡撫丁公會疏入奏已巳之春得 旨報可余因率同官親往致祭焉考公一生文意政事風義炳若日星殉節後子掃三世苦節具見明德之遠乃卒斬焉無後不能不有疑于天道然公大節大名昭垂宇內亦不在子孫之有無也公初生時母夫人夢若龍者降室之東壁蛇蟻有光故名子龍後與陸子玄同游夢于忠肅祠公夢負一虎謂必風雲會合之意子玄則忠肅

授以潘陽地圖一卷亦意其當官于此地也嗣公起義殉國雖赴水死猶懸其首于虎頭牌上宛然虎負之象而子玄以丁酉科場竟流連左事皆奇徵故余為公詳請崇祀文內有曰生有自來風者蟠龍之瑞死而後已果符負虎之徵蓋指此二事也夏考功彝仲謚忠節曾舉天下清官第一子舍人完淳字存古謚節愍年十六遭國難作太哀賦論者謂不減庾信之哀江南先後與公抗節死公豹目螭鬚又目上視為盼刀眼與子忠肅同居恒攬鏡曰此頭終當為誰斫于順治丁亥筮得明夷五月遂遇難明史于公傳書華亭人而崇正三年南國賢書所列解元楊廷樞吳縣人而公則署青浦縣學生青浦于嘉靖時割華亭上海縣地所置史特仍其舊貫而書之耳楊廷樞字維斗亦殉國難

華亭縣分析攷

華亭古膠縣地屬會稽郡後改婁縣屬吳郡至唐始析崑山海鹽嘉興三縣地置華亭縣而吳郡改蘇州後唐同光年分蘇州置秀州宋政和年又改為嘉禾郡慶元年升為嘉興府而華亭縣仍屬焉元至元年分嘉興路置華亭府復更名松江府又析華亭縣為上海縣明再析華亭上海縣地置青浦縣 本朝雍正二年復析華亭上海地置南匯縣余五六年中歷攝南匯青浦上海三縣事定則尚不出古之華亭一

縣地也嘉興府即古由拳城後城臨為湖今青浦縣之澱山湖是明萬歷朝築青浦縣其磚石皆撈于湖內之故城由拳之隘而為湖疑不在秦時特載籍無可攷證余率青浦時曾作峰泖純思圖秀水全蓮生鴻佺為題四絕句內一首云青龍鎮屬由拳地難得雙鳧集此間若以宦途今視昔花封依舊在鄉關亦指由拳故城而言青龍鎮吳孫權造戰船處今隸青浦

作官須明公罪私罪

合肥蒯庶農觀察德標真誠篤寔古君子也督辦松滬釐捐總局余于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調局務日夕共事最為契合觀察言詩相家估時門前有一大池冬日涸水取魚于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萬計人為戈甲雕鏤精絕儼然如生哄傳遠近觀者日千百人不知何祥既爵相登第入詞館以為應之矣今乃知為弟兄總統師子削半羣盜之兆然水中之土何以能結成人物豈亦化工為之耶觀察嘗為余言作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蓋求免公罪即是私罪矣余在青浦一夜城內有來報盜者余亟率壯勇往捕則盜已遁矣細察情形盜先以軟梯越牆入棧門行竊事主驚起大呼盜乃以刀嚇制而開大門亡去故房門有棧痕痕而大門無恙惟所失止洋銀一元錢五百文布衣數件計贖不逾貫事主之兄則現充縣役者也次日具

補呈詞又稱是竊余曰已經勘明臨時行強何故不言盜乃嗚呼曰賍數無多不敢
累本官得處分余大笑曰一行作吏已置升沉于度外矣爾不知失盜其責輕諱盜
其咎重我甯就公罪且卒申報之後一年六月限滿無獲余得降一級調用處分人
以余為拘泥余則謂級雖降而心無愧乃愈于不降級者後讀陸清獻公年譜在靈
壽縣時一宦家失盜吏白申文內不當用強劫字先生不欲以隱忍含糊竟以劫盜
報郡守恐其累已捉吏痛責先生不為動未幾獲盜將成獄而中丞不欲上聞命改
為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甯以誠去官不欲以偽居位卒不改云云余事有與暗
合者則觀察私罪不可有之說啟之也

洋將之儒雅

英國總兵哇樂德克奉其國王之命駐防甯波以保衛國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甯
城之復哇與有力及九月中賊大隊攻撲甯郡哇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
勝嗣綠頭勇滋事哇復會同我官軍請其難為人拘恂儒雅和眾而識大體甯之官
紳皆親愛之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買忒勒攻紹興城中礮斃李帥所遺之德克碑未
來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哇往權代之哇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
能出百里外觀察強之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為營惠哇乃以打鳥報其提督

而率眾行蓋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
紹城克復哇只因糧雜沉地為其提督劾罷甯人大戚公額留之不可觀察與眾紳
士籌商餽白金萬以為贖哇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
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曰是從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臨別
流涕謂觀察曰我與甯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雖死亦不忘甯人更有一言相告洋
鎗隊勇丁訓練已成不可以賊牛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衛亦可備意外警須切
記之遂揚帆去余以其事故聞李帥帥復書謂此等舉動中國士夫所難不意得之
烏客可勝欽佩云云至今甯波人士言及哇總兵者未嘗不畢然思也買忒勒法國
人受中國總兵官銜臨陣奮不顧身遂殞于紹興城下頗讀華書吳春忠刺史冬日
嘗往訪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寒患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
也而頗有中土儒將風流

孫文靖公

金匱孫文靖公滿準字平叔以翰林起家歷官至開浙總督 贈太子太師入祀名宦
祠公負經濟才任闕督興利除弊濬木蘭陂溉田數萬頃平臺灣張丙之亂善政指
不勝屈闕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鷄子及饅頭可適一百嘗閱兵至泉州府

太守崇君福饒以餒首百捲蒸日一品鍋內雙鷄雙鴨公盡食之告人曰我閱兵兩
 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飽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熱則以大缸滿貯井水身浸其中僅露
 口鼻以為樂十八歲時自尊人廣西巡撫署中歸道錢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觀潮
 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聞萬馬奔騰聲急出至艤首視之舟人諫不聽立未定已為
 潮頭捲入江中倉卒之間但覺浪壓肩背而過有千萬斤之重三四翻騰遂撒于江
 岸若有人舁之起者一無所苦公自言素來短視安化陶文毅公澍為方伯文毅 陸見
 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類自任巡撫安慶時安化陶文毅公澍為方伯文毅 陸見
 論某官不法事聲色俱厲駭異翁張 宣宗疑之 密諭公履任後察其為人公密
 疏保舉奉 殊批曰卿不可為其所愚又具疏力薦其賢文毅公遂獲大用薦督兩
 江為時名臣公之力也官湖臬時漳浦黃忠端公石齋先生墓旁地為豪家所佔子
 孫力弱與爭不勝一夕天大雷雨偏山上下皆墮起成黃山字無慮數千萬豪大驚
 叩首還之公有詩記其事于泰雲堂詩集中督閩後遂以忠端公之理學忠義奏請
 崇祀 文廟而應得 俞旨焉

姚菩薩

余師仁和姚平泉先生諱光晉道光乙酉舉人以句股算術受知侯檄阮文達相國

八試禮部不第與僧一統志得知縣先生不樂吏職改授教諭歸年七十餘始選上
虞縣教諭訓諸生以經義每歲科試他廣文于新進諸生斷斷如也惟先生獨否故
虞人雖婦人孺子無不知先生之賢者每言及不稱其官輒曰姚菩薩云先生子咸
豐甲寅正月夢至一處四山若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有老僧出迎屬先生坐片
石上醒而異之不識何處因繪一夢遊圖賦詩志之是年夏到上虞聞仙姑洞有瀑
布往遊焉則依然夢境也乃自謂前生為此山老衲復繪一獨立圖自題其上云了
他過去因緣偶然遊戲還我本來面目自在逍遙年八十一卒卒之上一日忽有兩
鐙自中門入家人咸見之詰問誰何則無人焉鐙亦遂不見去來有自菩薩之名不
虛得矣先生博學工詩文所著述甚富惟瓶山草堂詩曾刻以行世此外尚有古文
摺逸周易貞字質疑四裔年表皆藏于家庚辛之亂付之劫灰而詩版亦成煨燼越
十年辛未夏先生甥俞陰甫太史樾出所輯瓶山草堂集見示文二卷詩二卷瑣談
二卷蓋止六卷視原刻詩鈔十之五六耳因捐俸刻之而以板仍歸之太史焉

金仙峰

秀水金仙峰先生諱衍宗嘉慶庚申舉人與先伯雲伯公同年官溫州府教授咸豐
己未重賦鹿鳴其女孫為余家家婦先生湛于經學著述甚多庚申之冬無疾而卒

先數日自知死期時避地臨安命子孫屋期皆集後令皆誦佛號遂瞑目而逝亦似前生由竺國來者先生之六世從祖為忠節公正希先生明末在徽州與其弟子江天乙舉義兵敗被執殉節于南京公豐頤美鬚髯而兩眉倒向與陳節子先生豹目上視同為姑布家所謂凶相者聞公少時有一寡嫂將殉其夫質諸公公曰千載一時也及授命時江天乙大呼公曰此千載一時也蓋其嫂歿之日即江生之日云公之曾孫檜門先生諱德煥狀元及第官至總憲即岱峰先生之曾祖也

觸忌諱

淳中丞德巡撫浙江時御下嚴吏骨恨之于元旦日投淳安德清烏程歸安四縣文書登號則淳德烏歸四字並列蓋以歸字之音同龜耳中丞覺之大怒皆予重責自此烏程歸安二縣祇稱程安矣偶閱南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內載孫彥文郎中好以俗下語為詩文秦師垣生于臘月二十五日孫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鬚長似絲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檜甚喜之是在宋時不持龜之號不忌即二十五日送竈之部諺亦無之矣使施此詩于今日其不遭詬怒者幾希

壽春亭之詠諧

諸暨壽春亭先生于敏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年間官湯溪縣訓導時八十餘歲人極

和藹健飲啖健步所到之處人爭迎之老稚婦女無不識壽老師也年逾九十視聽不衰歷任督學使者皆引重之故不麗于計典先生善談尤喜談諧同寮中坐無車公不樂也向來府試監場例留校官二人皆以命年力強壯者為便子稽察之故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為歎咸豐紀元太守和君齡府試忽以命先生大喜向上揖謝曰太尊知我尚屬有用之材不是全廢之物眾皆失笑于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人咸服其精神之健焉會同僚公宴余與府教授蕭山蔡二風強先生飲酒食肉進一巨觥則侑以肉一大饜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于陳蔡飲欲死今我厄于陳蔡飽欲死古今人真不相及也眾俱聚然

李善蘭生命論

余最不信生命推步之說以為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一大郡以計其戶口之數已不下數十萬人如咸豐十年杭州府一城八十萬人則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萬萬人則生時同者必不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王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每舉是說以誌談生命者多不能答近見海甯李善蘭所作星命論尤為暢快其略謂大槩造物子不過紀日而已並不紀年月與時

也亦無所謂五行生剋也其並紀年月與時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後代古人並無此意也而術士專以五行之生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肇見于洪範不過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謂人之一生可據此而定是何言與至五星偕地球同繞日而各不相關夫五星與地球且不相關況地球上之人而謂某星至某宮王吉某星至某宮王凶此何異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撫治下他省之巡撫于浙江無涉也今試謂之曰某巡撫移節某省于爾大吉某巡撫移節某省于爾大山有不笑其荒誕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異是乎其論真屬透闕足以啟發惑溺與余所見正合然此特論其理耳世之窮民遊士藉此以餽其口者幾千人矣若明著其論則將盡無告者而飢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論可也

歲陽月陽月名解

爾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矜博正者往往用之然每不得其解人或詢之則瞠莫對屢致譏誚第歲陽歲名郭景純雖無註而註見于鴻烈解月陽月名郭僅註月名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令人莫可探索近見明人葉東敬所解頗為詳晰因並錄之以詒學者

歲陽郭景純無註太歲在甲曰闕逢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在乙曰旃蒙萬物過蒙在丙曰柔

兆萬物生在丁曰強圉萬物剛成在戊曰著雍物繁養四方在己曰屠維萬物各成其性

在庚曰上章陰氣上升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在壬曰玄默萬物終包在癸曰昭陽陽氣

始萌萬物合生

歲名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萬物在卯曰單閼閼止陽氣推萬在辰曰執

徐執繫徐舒伏蟄在巳曰大荒落荒大布貌在午曰敦牂敦壯在未曰協洽協和洽

物欲和合萬物欲和合在申曰涇灘涇大灘脩萬物在酉曰作噩作噩零在戌曰閭茂閭茂萬物

在亥曰大淵獻淵獻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困敦萬物在丑曰赤奮若赤奮若

起若順陽奮物起無不順其性

月陽郭無註月在甲曰畢畢生於此在乙曰橘屈平橘頌曰深固難從更壹

各正性命不可改易之謂在丙曰脩脩明其光脩也在丁曰圉圉即強在戊曰

厲統文早石也徐曰粗悍石左厲者即磨在己曰則萬物各成其在庚曰室室者

之意太歲在庚曰上章上章萬物皆上章明之義而此乃云室者蓋以陽氣舒散發越沛

得陰氣闕障收斂則不得疑聚則上章者正欲室中得之也在辛曰塞義即此

辛曰塞塞者大在壬曰終終萬物胎孕于此在癸曰極極即終之極也而不容已矣

月名郭註止有正九千三月正月為淑郭註離騷云攝二月為如說文如從適也

從父之物故以二月為卯陽三月為病以音彌仙切說文交覆深屋也升周伯琦
 蓋之有百片以障之故生氣之化將達而未達也諸寐字皆以正夢覺交接時
 開塞未之狀四月為余說文余詞之針也此亦取舒五月為臯說文臯澤也左傳御以
 如臯臯岸也澤者深遠之義岸者高也六月為且且古祖字薦物之凡也後世借為
 之義五月為風物生深遠而為岸也六月為且且古祖字薦物之凡也後世借為
 皆于物文如祖不願當讀作說言七月為相急亮切視也助也七月物成造八月為壯
 壯盛夫也壯極則衰故在九月為玄郭註國語云至于五月是也高十月為陽郭註
 酉曰作置乃零落之象九月為玄郭註國語云至于五月是也高十月為陽郭註
 用事嫌于無十一月為辜說文曰臯也从辛古聲有自新義十二月為涂說文水名
 陽故以各云十一月為辜說文曰臯也从辛古聲有自新義十二月為涂說文水名
 靡南山西北入滬此云涂者亦
 取水從冬旺洋溢流衍之義

三十六禽之相配

世以十二支配十二肖由來久矣殊不知古人一支有三禽蓋取六甲之數式經所
 用也支合三禽故稱三十六禽三禽于一時之中分朝畫暮則取乎氣之盛衰馬子
 朝為鸞畫為鹿暮為伏翼丑朝為牛畫為蟹暮為豎寅朝為狸畫為豹暮為虎卯朝
 為獨畫為兔暮為貉辰朝為龍畫為蛟暮為魚巳朝為蟾畫為蚯蚓暮為蛇午朝為
 鹿畫為馬暮為獐未朝為羊畫為鷹暮為鴈申朝為狗畫為猿暮為猴酉朝為雉畫
 為鷄暮為鳥戌朝為狗畫為狼暮為豺亥朝為豕畫為獾暮為猪此等皆上應天星

下屬年命三十六禽各作方位為禽蟲之長領二百六十而倍之至三千六百並配五行皆相貫領云云見隋人蕭吉所撰五行大義內吉書在唐呂才宋子平之先不知何時乃專用十二禽也

庸閒齋筆記卷八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李廣遺裔之蕃昌

司馬遷與李陵喜陵生降墮其家聲故史記于其祖李廣之有功不俟三致意焉後人遂以廣殺降致族滅之報其寔廣之十六世孫暠在晉霸有秦涼及薨國人謚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孫相傳三百年國祚與漢相等陵之子孫至唐為憂黜斯稱可汗君子漠北亦垂百年是廣遺裔之蕃盛昌熾遠勝衛霍杜甫詩李廣無功緣數奇奇子生前而昌子身後廣固無遺憾遷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古人姓字因避諱改稱

古人姓字因避後世帝王之諱易以他音而尋復原稱亦有終不能復者漢明帝諱莊呼莊子為嚴子莊助為嚴助今復為莊子莊助矣而莊光之為嚴光至今不改唐高祖諱淵呼淵明為泉明景祖諱虎呼虎林為武林今泉明復為淵明而虎林之為武林至今不易鮑照本名照以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下火字只用昭字後世但知鮑昭不復知有鮑照甚至有以鮑昭鮑照為兩人者他若筆畫沿訛遂致音義俱失如孫傳庭之訛為傳庭稍加攷核者咸知之而皇甫暉之誤為皇甫暉即素稱淹博

者亦未嘗不忽略也

蒙古狀元

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滿漢榜壬辰科漢狀元鄒忠倚滿狀元麻勒吉乙未漢狀元史大成滿狀元圖爾宸嗣後不分漢滿榜則滿人無狀元至同治乙丑科崇公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內豔稱之

崔府君著靈異于宋高孝兩朝

世俗豔稱泥馬渡康王事杭州白馬廟巷有白馬廟所祀之神即此馬也馬作人象垂旒秉圭稱白馬明王攷宋人張湜雲谷雜編所載靖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將至幹離不軍前議事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唐人其名不傳或云乃漢後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宗澤請上謁其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于相州明年遂即大位初無泥馬渡江之事也再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為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巫解遭火久之方知為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孺為羊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字曰羊是崔府君寔著靈于高孝兩朝而顧舍之祀白馬何耶

廟鬼慢神

杭人崇尚鬼神每廟之神必撰其姓名專以官爵在廟從事之人皆里中好事者號曰廟鬼道光己丑余在外家讀書居十五奎巷巷中有旌將軍廟即宋殿前小校刺秦檜者也是廟香火頗盛遂有積資將欲賽會而苦神之官爵不高廟鬼乃遣人齎三百金至江西張真人府為神捐一伯爵得請之後乃大行出會極儀從臺閣之盛計所費千金有餘他廟之鬼皆嘖嘖稱羨不置白馬明王亦曾出會本有王封故儀衛烜赫神無姓名撰為趙駿二字所過之廟皆以愚弟帖拜之乃拜至一社廟其神為宋康王于是康王廟鬼噪而出曰爾神乃我王所乘騎者安得稱弟無禮若此應行議罰旁人為講解始免又出神會時遇他廟之神爵高于本廟者則多人擁神與疾驅過之謂之搶駕云以示敬五月中關侯出會會中人以侯已封協天大帝其尊無對雖過宗陽宮亦不搶駕宗陽宮所祀為玉帝向來各神過無不搶駕者此屆獨不吾廟鬼恥之乃連夜塑一諸葛武侯像坐于廟門口比會前導至止則遣人迎詰曰君侯未奉將令何往于是隨從之廟鬼相顧色駭曰軍師在此不能不搶駕矣大抵廟鬼所本皆小說家言慢神不經荒誕無理真令人捧腹至關侯手中之扇款落雲長二兄大人屬愚弟諸葛亮書以及玉極紫微頓首愚妹觀音大士檢校等帖姑無

重宋板書之無謂

今人重宋板書不惜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繙閱也余每竊笑其癡昆山令王鼎臣刺史定安酷有是癖嘗買得宋槧孟
子舉以誇余余請一睹則先負一積出積啟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紙墨亦
古所刊字畫究無異乎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
多記數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我監本何必費百倍之錢購此也王
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弃之余大笑去近觀雲谷雜記記東坡先生云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
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
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
方本皆作凝云云又記東坡集誤以慕容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
容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于不可讀坡集難得善本如此此張溪
之說也東坡在北宋所言如彼張溪在南宋所言若此是當兩宋之時善本已自難
得今人于宋版書不察臧否一概珍之貴之豈不過哉

海忠介手植梅樹

安徽當塗縣舉人孫登年家有海忠介公手植梅樹壁上猶存忠介詩石刻咸豐年粵寇之亂府城夷為平地此梅恐不存矣

官方與生事之關係

世宗憲皇帝設立各官養廉銀所以保全服官者之操守也今佐貳等廉尚全給稍知自愛者均藉此銀以恪守官方獨州縣官之廉上官每扣以為攤捐各項之用畧事者僅領半廉一經扣存所得無幾非從前立法之意矣昔宋賈黯以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其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濁在于生事豈以黯為無取耶公問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宦則又不問可知行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為之歎服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不悟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此其所以為宋之良相哉

盧畢二公之愛才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其平生無顯顯可見之跡惟喜識拔後進為荊州刺史日因李

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藉藉至今究竟當日自愛荊州之存注與否不可知而荊州遂人以文傳矣我朝愛客禮士者惟德州盧雅雨都轉蘇州畢秋帆制府一時士之奔趨其幕府者如水赴壑大都各得其意以去然二公晚節均凌替不知天下後世有引重之若荊州者否都轉之孫文肅相國克振家聲制府則後人偃蹇殊甚同治辛未余遊靈巖山經其墓道不禁為之感喟云

今時之桃花源

同治戊辰冬十一月余在青浦赴章練塘勘爭蕩田索歸途颶風大作舟在蕩中顛簸不可泊乃沿湖澹行又被風吹向蘆葦中篙艫無所施任其飄泛良久見一小港遂努力循之入八里許遇叢莽而淺因繫纜焉隨從之船皆四散不可覓風稍定夕陽且啣山舟人方理篷索余視灘際有小徑攝衣而登行數十步田疇綺錯麥已萌芽野鳥飲啄于隴畔見人不驚隨膝左右更數百步得一橋過橋升高岸覩炊烟數縷起木末縱步赴之約又里餘抵一村屋多茅茨編槿為界計十餘家楹堆在場如比如榔高下不一男子蠢掄婦人織絰皆熙熙有自得之色願見不速客至鷄飛于堞犬吠于門數人雜然問客舟避風至此耶余應曰然因詢以此地去縣幾里皆相

顧曰不知也詢其何以不知則曰我等皆佃人田者家無賦稅又不負租何緣入城指一老者曰此人數十年前曾經到過城者言未既老者亦拄杖至前曰客自城中至此耶因言年二十餘時為道光三年以水災曾偕里甲至城一次彼時巨浸滔天附舟至縣往返二日亦不能記其里數屈指計之將五十年矣因問城中此時較之昔年當益繁盛乎余曰兵燹之後偏地瓦礫所有房屋十存一二休養生息不知何日方復舊觀耳老者聞之亦復悵然顧謂諸人曰今生不更作入城想矣因言粵逆肆擾時村人將橋拔斷河中均釘木橋是以三年中賊未嘗到兼之連歲豐稔租賦蠲免閭里宴然無異承平時寔不知城中遭此大劫也言訖方欲邀余入室獻茶適從者尋至天已昏黑遂辭之徐步而歸村人送至橋畔乃返究亦不識余為何人余沿路歎息謂此亦今時之桃花源也

獨處山村四十年之婦人

明末張獻忠踞蜀肆行殺掠江津縣民戚承勛與妻廖氏居于山村賊鋒駸駸將及承勛謀挈家去廖氏以荏弱懼不免誓以身殉謀未定見前村火起知賊至遂脫身走氏杜門待盡而賊顧不入惟鄰里付一炬矣氏獨處歲餘食將盡幸變中剩餘穀粒取以播種歲收所入饒有餘糧惟衣履穿敝無可購覓爰葺卉服以度寒暑如

是者四十年承勛進入滇中復娶妻生子年已六旬囊橐稍裕思歸故鄉時天下承平江津縣已成聚承勛至邑訪其里居人無知者遂獨往求之未至村十里餘則叢莽塞徑久無人迹不得已集眾伐木開道而進竭蹶兩日乃抵其村灌木野竹遮蔽道路大樹自屋中出亭亭若蓋乃揮眾持斧芟雜以入忽聞歌樓內人問曰爾等何人擅入我室驟聞大驚咸乃厲聲應之曰我此屋主人戚承勛也氏窺視良久哭曰果我夫也遂自樓下頭如蓬葆面目黎黑草衣髡然殊不類人承勛審諦既真乃相抱長慟歷述難後事又各大喜同行之人聞之亦共驚喜相慰于是相挈至縣洗沐更易衣服復至滇迎其家而共處焉夫婦皆年逾九十卒江津人至今傳為盛事夫守節尚不難難獨處榛莽中四十年蛇虎不害疾癘不侵完其節以待夫之至又得共享昇平者三十載是非天之哀其志而默相成就之不至此

律例之精微

家叔祖仲山先生嘗言近人詩文製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遠勝古人一律例之細也一弈藝之工也一蜜器之精也余于博奕不肯用心蜜物不甚措意獨律例則數年州縣頗能極思研慮而歎其準情酌理湊平精微平衡至當真非古人所能盡也試舉一事言之在青浦日七寶鄉人獲送一拒捕傷事主之賊蓋鄉人家有布機布

已織成尚未取下有遠鄰人窺見之夜入其室取剪剪布鄉人聞聲起逐賊棄布而走追至河畔賊下水逸事主亦泅水執之賊惶遽以刀割其臂皮破而手不釋遂就擒事主之狀曰賊以刃傷之賊則謂並未帶刀乃是機上主人之剪耳余驗其傷是刃非剪明甚而賊堅稱是剪非刃加之刑嚇矢口不移事主則必欲寔其為刃並聲稱若不寔定是刃傷渠必上控云云蓋賊因搗刀傷罪重思避重而就輕事主則恨賊欲置之死地故不肯遷就其辭而認為剪也余飭差弔取其剪比對傷痕寔屬不符而賊刃則無有訊之事主及鄉里皆云刃經賊擲之河中撈不可得余因入事主及里鄰各具刃傷切結以衆供確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獨賊痛哭不已謂生平未慣行竊此是第一次懇求寬釋等情余置若不聞促令收禁是案遂結矣比解府時賊又哭求謂是剪非刃余笑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欲尋死乎查例載賊未入手而拒捕者絞監候逾年則減等贖已入手而拒捕者絞決歸于情寔而不減等此案布尚未剪下則贓未入手也若搗事主之剪則贓已入手矣汝何必欲贖之入手乎乃悟而叩頭去然余嘗舉是案以詢人人皆謂刃重而剪輕苦以例意乃復恍然此真是例之細處若使爾日事主曉此例則必附會賊之詞而置之死地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鐘表上羅馬字

鐘表上記時辰之洋字乃是羅馬國書一點鐘則一字也二點則二字也以次遞推至十二而止此是字而非中國之所謂碼子者

僧尼穢迹

同治癸酉吳縣之海宏寺僧與益壽庵尼經人控其姦私邑令高君碧瀆訊得寔僧鞭一百遞解回籍尼則勒令即還俗寺與庵均封閉入官寺改為管糧通判署庵改為清糧公局數百年琳宮梵宇一旦毀于淫汗僧尼之手可為慨歎聞尚有牽涉高君不復追究嗟乎婦女入廟燒香久著明禁奈何甘于犯禁復市穢聲誠何心哉

糊塗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今正月署中宴客演劇演至雷峰塔許仙合鉢事秦忽大怒呼吏執許仙下堂笞之優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秦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真許仙則笞死矣一時傳以為笑江蘇同官某者攝太倉一令方雷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某刺頭而忤逆者某以濼擾叱令驅出案畢退堂忽憶有刺頭父呈忤逆事即令役速將在署刺頭之人縛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寔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皆墮笑而散因記黔中

苗人稱 天子為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矇學西強人稱官府曰矇矇矇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褒與稱謂若二君真當之而無愧者也又聞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竊姦者許曰將娶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河千眾為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為判斷此則語音之誤非二公之倫矣

夢閱場屋文

海鹽徐小雲鴻臚用儀初官戶部主事困于場屋咸豐乙卯鄉試與錢子密吏部應溥同寓場事畢錢索閱其文小雲以屢次被落心志甚灰不復默出固索固弗與一日錢笑謂之曰子文斬不與吾閱今吾乃熟誦子之文矣因默背其起講提比無一字誤小雲大驚固詢固勿告索咸享允之乃言曰吾前文夢至一處宮闈魏義大殿上設公座五氣象森嚴吾不敢登其對面一殿亦有公座三座上人皆絳衣紗帽前朝服色若閱卷然吾因慙階而升潛從其後窺之見中座者手取一卷卷面則君之姓名也閱者執卷吟哦吾亦將若文強記之閱竟見取筆圈點訖乃反其卷面上批曰第八名忽回顧見吾詢曰爾何人答曰亦鄉試者則曰爾不中指門外一處曰爾之卷在彼吾因下階至其處見卷皆以紅紙束之方欲取卷突有數人叱曰爾安得

竊視吾因指殿上者曰是伊等命我來其人曰爾不必問將來自當送與爾閱也遽揮吾出遂醒醒而君文歷歷在目君必佳矣比榜發予雲果中式第八名校勘試卷圍點與錢夢中所見者無異錢則挑取謄錄其卷由禮部咨送吏部果是送來閱者亦奇矣哉小雲之弟次雲為余姓增咸豐己未鄉試第三場病甚不能入試乃頭場文已中解元因少一場不能取錄主司極為惋惜刊其文于闈墨後馬子雲夢事其姓伯聲太守為余言如是

姓之變更

今世之姓代有變更如我海甯陳氏之出于高也 聖祖皇帝以文簡相國奏辯知之至 高宗皇帝遂命文勤相國與漢軍高文良公聯族誼焉嘉興錢文端公及穉石宗伯本姓何近日合肥李相國本姓許則人知之者鮮矣然由海甯陳氏復承異姓者如杭州張簡松先生雲墩及道光丙午舉人戴陳常皆是幼時常記先大夫言嘉慶年間需次東河遇南河河道總督司馬公自言是海甯陳氏于康熙初年承外祖姓為司馬氏呼先大夫為姪余檢之宗譜此一支出竟無從攷今并公之籍貫而忘之將來更不可攷矣至取異姓為後者蘇州吳修撰信中係給諫王崧遊幕廣東途中所收養者修撰狀元及第歸給諫乃告之俾迎養其母人稱給諫之盛德又聞乾

隆時某相國其封翁官石門少尉乞養民家子帶歸後公以狀元提督浙江學政遣訪其家止有一兄為朽工餬口人勸之往則曰彼自為學政我自為泥水耳人感歎此人之高致為不可及

西國近事彙編

外國之新報即中國之邸抄也閱之可得各國之情形即可知天下之大局馮竹儒觀察令美國人金楷理口譯之歷城蔡錫齡筆述之彙為一冊名曰西國近事彙編誠留心世事之學也余摘錄其事之有關係中外之大計者若干條登之于左

按德意志即布國

布世子朝于俄都俄王易布國衣冠郊迎五十里館于別宮酌酒上壽布世子避席舉手謝復以巨觴觴俄王酒酣情洽攜手同步度廊榭入園亭登樓倚檻東指而言曰俄前王于六十年前有法之師而奧與貴國皆有勞焉去年師丹之戰大攻克成席捲餘威震于列國格士丹城之會約載歐洲諸王如有事侵掠謀并吞者二國共擊之用能邊警無聞與民休息俾海隅蒼生得享承平之福者皆賢王之德世子之功也世子遜謝而對曰西洋諸國俄為大倘蒙加惠鄰封共成此志則受賜多矣願

大王無忘此言拜辭而出

英國新報述瑞典國之新報曰布虎狼之國也非盡天下之地臣各國之王其意不
磨八年前奧國助布國取丹麥國之地布已取地即舉兵攻之今奧國無權聽布國
之命矣六年前布攻奧之時法國不助奧國所以布得勝而強二年前布國攻法國
亦取其地而英國與俄國未嘗助法國也後俄國駛兵船于黑海英國惡之然俄國
之有兵船于黑海布寔許之是俄受布之惠也布日強矣不數年後俄布兩國必有
戰爭之事俄國敗而布國更強矣當今之計莫如各國連和以拒布或可免滅亡之
禍也

布王擬裁戰兵議員德爾伯克曰增之不暇何減也自古敗亡之禍多萌于全盛之
時何則大捷之後其氣必驕驕則懈懈則無備君垂裳以受賀臣拜手以歌功或矜
其謀或負其勇請田園市第宅侈聲伎之樂竭視聽之娛方且謂兵強地廣一世之
雄也金城湯池萬世之業也左顧右盼以為無敵于天下而孰知喪師失地者積憤
生慮積慮生謀擁訓練之兵日伺其隙待時而發誓雪恥而甘心焉以彼之憤乘我
之驕其不致敗壞決裂為天下笑者幾何哉我軍入法都虜法王法人之怨深矣誓
墨未乾而鉅銀緩納悔約之情見矣願王以法為戒勿為所乘則幸矣

法德之戰德屬拜宴國王以師從累建殊勳現稽兵籍計戰歿者武員一百六十二人兵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重傷者武員二百六十一人兵二萬五百九十八人被擒者武員二十二二人兵一千零八十三人逃者武員二人兵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失馬一千五百四十九匹註冊以上德王王顧謂左右曰甚矣兵之不可輕用也彼喪師失地者骸骨積如邱山肝腦塗于原野殺戮之慘無論矣即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如我軍之入法都虜法王厥功甚偉而按軍籍以稽之損折之數人百而我亦十焉此猶僅為戰陣言之也當夫兩軍相搏轉戰千里居民出走倉皇避兵呼號之聲顛連之狀真有耳不忍聞目不忍睹者反此黎元何辜一旦罹茲鋒鏑也自今以往非衅啟鄰封師先加我而妄談兵事舉尚武功者罪之

德國減境內賦稅其制分上中下戶以次遞減田愈少者則稅愈輕又築書觀千楹中建層樓方廣八百尺以每歲稅餘購各國古今書籍藏貯其中士人往觀概不之禁

法人署匿名榜于朝以譏時政意甚激昂內議天津一事其略曰民教相毆曲直姑置勿論而以華人二十顆頭顱僅償一領事之命猶以為未足去年民叛其上童婦操戈官軍攻城互相屠戮五萬眾蒼生之命將欲何處索償耶中國聽其傳教而法

若猶以保衛為言意之遂布之禁何置若罔聞也

法人會議曰今之中國非復十年前之中國矣製造皆宗西法而酌為變通其林明敦鎗隊操演純熟者計六萬人誠勁敵也遇有兩國交涉事務須揣度情理毋與為難

法國兵額日增需餉甚鉅兵部之費倍于禮部布人疑之相臣畢士麻克乃致書于首領曰大國一困于兵事再困于叛民內侮外侵噫甚矣儻為執事計大兵之後宜招集流亡存卹孤寡舒民困則莫如蠲賦稅釋鄰疑則莫如裁戰兵胡計不出此惟增兵益餉之是務哉且國勢之強弱視乎人而不係乎兵力之多寡法當十餘年前兵額半近時而用以伐奧國則割壤連城伐安南則闢地千里當是時也席捲餘威震于列國小國屬焉大國朝焉莫不謂法之強無敵于天下也于是增郡兵廣戍守前歲以睚眦之怨興問罪之師以強伐弱易與耳乃一戰而敗于沒士再戰而敗于師丹三戰而都城舉和議成矣昔者之兵力半于今而勝今者兵力倍于昔而敗自強之道或別有在與更有請者償款一千兆期以三年限逾半矣而僅繳十之四餘款尚鉅今執事不綢繆于先事而軍旅之是求豈將以彈丸鋒刃踴躍相償哉外臣敢請首領報之曰欠繳鉅款不赴期以償來書諄諄然以增兵益餉為言蔽邑已

知罪矣引咎不遑何容置辯第隱忍不言罪戾更深將何以釋猜嫌而承明教也夫布王恩德施于法者厚矣夫我者有故地布王復之我有叛民布王除之我有逋負布王緩之此恩此德苟有人心宜如何圖報敢萌異志而蓄陰謀哉境內額兵所以稍增廣而加訓練者良以餘燼重收國既內空鄰將來伐布之所與鄰之所取若不預為之備恐重以覆亡之禍貽大國憂彈丸鋒刃之償則吾豈敢云云

英國武員改水雷之制創而新之曰魚雷度敵船之遠近運以電氣能自行水底以擊之試以木筏信然頗自矜喜其僚友曰噫作法自弊矣我既用以攻人人亦用以攻我則新造數十號鐵甲兵船恐不敷他國試魚雷之用耳

英美二國議員會議花旗船款于瑞士國美人曰當南北分爭時爾國不以輪舟轉售何至焚我商船滅我稅額且兵連禍結何至四年之久哉夫船款之應償無論矣他如稅額之所虧餉需之所費苟不取諸大國則數百兆金錢之債將從何處索償哉英人不能對權擬約業請命于朝英王報可署券而歸君相次第慰勞曰先生休矣仍入議院視事如前決旬忽召該院而責之曰所議者船款並無餉需稅額之是求也該員曰請命報可而後約成非敢專也于是眾皆譁然曰誰主是議者君相默然而罷蓋約業達于上院上院呈諸英相英相未經啟視遽進英王王復置之內寢

翌日漫報之曰可這覽及已隔數旬矣因循誤事以致莫可挽回識者予以卜英政之良

英駐上海領事默赫斯以事召回謁若相畢令赴講院敷陳中國近事以廣見聞茲摘譯其有關時事者二節一論中外之勢曰在昔通商往來互市止于外口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有粵東之盟西商遂通于內地事涉危疑兩情相賊紛然雜處垂三十年利歸于西怨起于華永為相好之言恐未可恃也一論華英之交曰風俗迥殊異言異服雖西士無相猜之意而華人有非類之嫌我國官商偶出或車或徒咸背指而連呼曰洋鬼子洋鬼子言之者自鳴得意聞之者殊覺難堪蠢茲村愚取人以貌猶其末也曾見中國大臣出使外洋者行趨輪船至堅迅也不聞曰美哉舟乎但曰事機巧而已館以重樓至華美也不聞曰美哉室乎但曰事奢靡而已惡其人矣復憎其物安望其加惠遠人久托宇下乎寵之曰友邦稱之曰鄰國虛與委蛇特時未可耳其意以為勢似合而寔離交似親而寔疏云

英國舊臣保兒今當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曾為駐華使臣茲刊舊時日記流布歐洲其略曰中國之治民也為道甚大制禮甚嚴統之以尊親聯之以恩義上下相維不敢犯亦不忍犯非若西國導民以利徒以機械相傾心思愈靈風俗愈薄紛紛然羣

斥華人之愚而不知華人正有以識其陋矣

英新報有論時勢者曰各國之志皆苦于用兵惟防海備邊通商修好之是務雖近歲布有破敵之功法有行成之恥而舊好克敦不為己甚和議既成兵事旋解此誠與民休息安養無事之時也鯨吞其志蠶食其謀所不可測者俄人耳何則俄之地倍諸大國而財僅埒于次國近膏腴之地而不能全為己有也且俄非不欲侈其西封覬覦既久而不敢搆難于歐洲者祇以德奧新盟相為唇齒倘擅搆兵端勝負尚不可知而況奧為之助手此俄之所以甘辭厚幣結德國歡而願為永好也夫既不得志于西必將逞之于東矣印度物產富饒商民輻輳俄人久欲得之而甘心然必假道于華邊以圖進取現擬沿中國邊界營造火輪車路自滿洲而蒙古而甘肅輪路通則印度危無印度是無兵國也我國必盟約歐洲自西而牽制之母使滋蔓則幾矣

又曰俄人擬造火輪車路以達滿洲蒙古現遣其郡王暨世爵人員會議于境上俄人詳察中國山川形勢繪圖刊藏兵部布人購之與中國善本輿圖較猶不若其填密而于邊省尤加詳焉于陸路則形之曲直也紆捷也險阻平坦也林木之疏密山之高深也于水則勢之順逆也向背也濶狹淺深也島嶼之繁迴灘港之出入也

某水某山靡不撰說繪圖瞭如指掌夫然有以觀俄人之志矣

俄王諭外部函致駐華暨駐英使臣云俄壤東界滿洲西連印度互市其間者半係俄人近歲稍展其界使通商耳初無他意也鄰不加察疑懼日深遂目俄為虎狼之國誣我甚矣希將此意咸使聞之

英議院于放院時議明年稅務云歷年各物所得之稅皆日有所增惟印度鴉片烟土稅向得銀八百萬磅茲漸減至六百萬磅蓋以中國四川河南等處廣種鴉片其製漸精食之者亦漸廣恐數年之後將無稅可徵矣

布王華教人掌各部書院之例從相臣畢士麻克之議也其略曰國勢之強弱係于民民心之邪正視乎學而學之從違向背則以蒙養為基先入為主自教人掌院之例興四方之民肄業于院者耳染目濡受其靈感所聞如是所見如是所行亦如是執迷不悟久假不歸知有教主而不知有君上誠人心風俗之大患也夫人之于身也無病則防之有病則藥之教人病國獨不思所以去之何明于治身而昧于治國與請即禁令專主改各郡書院統于禮曹云云布王復示禁通國各書院肄業諸生有陰背教事者逐之意王欲毀羅馬城教會堂若干所蓋天主教中會徒不少每會分建總會堂一區凡會中之長皆居于此以教王在羅馬城便于朝見也意王欲斥

教人而先毀其會堂洵可謂正本清源法良意美矣而教王怒甚論其相臣曰意大利國首國也王爲王也潮會堂起建之始已歷一千一百年教人之往來必于是辨論必于是耳目之所寄一旦廢之是釐替我也于私圖則便矣其如天下各國何西國婚姻無禮教之防凡男女相悅父母允之乃同往謁諸神甫男曰願爲若夫女曰願爲若婦神甫雙執其手曰無悔曰謹受教遂偕歸而室家焉現意王既還都羅馬蔚然中興教議院更定婚制革教人主婚之例由兩姓父母請于該管官教主惡奪其權而亦莫可如何也

英阿爾蘭島伯而法斯城耶穌教人與天主教人忿爭各聚眾數千人短衣巷戰互皆殺傷耶穌教人分爲一隊升屋者數百人飛瓦下擊天主教人遂縱火焚之烟燭燭天歷三晝夜火光中間風聲鼓聲戰鬪聲號哭聲椽瓦爆裂聲車馳馬逐聲鷄鳴犬吠聲嘈嘈然一時畢集本境巡捕一千四百五十人馬步軍二千七百人竟不能彈壓馳告都省發兵鎮撫之

美國首領擬減稅以勸耕飭戶部查去年畿內賦稅正供計英銀錢三百八十三兆年終核對用款尚存八十六兆刻酌免三十六兆其餘五十兆暫徵以備民項茶稅每年例得銀錢二十萬員現盡免之並減各雜稅三千萬元賦稅既輕商民益富自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即中國同治十年至七十二年五月同治十一年增造火輪車路七千

五百英里西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三日歐洲各國派員會議律法于倫敦各

處紳耆亦與焉計會議者日耳曼支派如英德奧各國羅馬支派如法蘭西西班牙

葡萄牙意大利各國共派員三十七人有數人為刑司數人為議員數人為掌院

土耳其王委政相臣境內大治布奧皆遣使與之修好茲復上言曰郵縣長吏俸錢

太薄是導貪也宜遞增之俄王遣其弟偕世爵大臣聘于土京其大臣卡里拍沙致

國王之意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國之間昔惟法人是賴今敗于布勢難復振近聞俄

布奧為伯靈之會修王業于歐洲倘邀三王之靈寵徵惠敝邑共敦永好凡有征伐

之事敢不悉率敝賦以從

俄德奧三王會次各稽本國軍籍合三國之兵數與歐洲各國相較則國之大小勢

之強弱見矣俄國陸兵計一百三十六萬二千三十四人所屬亞西亞境可陸克兵

不與此數馬計三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六匹砲計二千零八十四尊奧斯馬加國陸

兵計九十六萬二千零五十一人馬計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匹砲計一千四百

二十二尊德意志國陸兵計一百零五萬二千五百零六人而在籍聽調者不與馬

馬計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匹砲計二千零二十二尊法國陸兵計五十萬五

千五百三十七人馬計十一萬三千九百三十九匹砲計九百八十四尊
意國陸兵計五十萬零一千九百九十七人馬計四十三萬四百七十二匹砲計七百二十尊
英國陸兵計四十七萬零七百六十九人馬計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匹砲計三百三十六尊
比國陸兵計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七人馬計一萬二千零三十四匹砲計一百二十尊
荷國陸兵計六萬六千七百六十四人馬計八千五百匹砲計一百零八尊
丹馬國陸兵計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二人馬計九千三百八十四匹砲計九十九尊
土國陸兵計五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八人馬計六萬八千八百三十四匹砲計七百三十二尊
西班牙陸兵計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四人馬計三萬零二百五十二匹砲計四百五十六尊

俄人謂中國近畿各口守禦甚嚴大沽口增築砲臺駕克虜拍大砲六尊並開垣道以通天津十年前時西船至此不易今更因險設防聲援相應金湯之固洵足資拱衛矣

布報謂中國相臣大吏近時譯閱新報皆能深悉各國情形知法國新敗布國新合奧懼內變有分裂之虞俄患內虛惟農桑是務英國之志祇在通商且與中國最親他國亦願結中國懼云云

右所錄各條皆關涉中外大局者方今外國以俄布為强大英則少懦矣故其計畫亦以保守疆圉為亟而俄布則頗以不肯用兵自明第英人謀國深遠終為之備雖然當強鄰逼處之時豈特英人當備已哉有國家者固宜深長思也

應敏齋精于折獄

折獄之難也余前記三江營眼線證廣勇一案以為眼線不足持然其所以必欲証臨廣勇者其故終不能明今年在蘇見應敏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獄亦大費苦心蓋廣勇解赴江甯之後署制軍何公入吳鎮軍之言必欲誅之承雷官孫觀察蔣太守均悉其寃而為線勇所持終不能決方伯既將上海前後縣及江甯承雷各官所得寃濫之意一一剖陳制軍始悟令方伯再訊訊之而事益明白獨無如營弁執之堅線勇又證之力方伯乃謂之曰若輩必不肯已我將此案之寃在情形一齊發露後再訊何如于是懼而輸服爰書乃定蓋方伯赴甯時先訪得砲船與賊戰敗時一船弁勇盡死其眼線之勇並非本船之人特營官思避處分而為之冀獲數盜以自解吳鎮軍初不之知何制軍又安從知之方伯研訊真情復得將一船兵勇害盡之寃供既兩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方伯在廉訪任遇有命盜案件恒懼其枉靡不悉心研鞫州縣頗苦其駁詰然獄少寃民矣余嘗記其二事一為上海縣案先

是蘇州婦因避難攜其已嫁女至上海者賊退後女不歸蘇而另與一人為夫婦即俗所謂姘頭也婦利其資而不之禁如是者有年婿在蘇不知也久之其人資罄女出傭于巨室以自給然歸來則相處如故又久之婦以乏資厭其人遂聲言蘇婿來索將挈女去席捲所有登舟舟尚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尋至爰攜女共逃婦歸女失覓之不得乃欲詐巨室謂其匿女索擾久之無所獲忿而服鴉片以往毒發遂斃縣識謂婦死緣婿索女故女因姦致母自盡科以死罪獄上公細詢其情閱全案無婿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吳縣令提其婿到則始終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婦自死于索詐矣于是僅科女以姦罪完結一為吳錫盜案屢承屢翻而賊據鑿確即發審局諸委員亦以為真盜也公親提研訊見事主則長而大盜乃矮而小究詰再四事主但認贓為據公因取贓衣反覆視之遽呼事主前指一馬褂曰此汝之服耶對曰然即令衣之乃短小甚呼盜使服則却稱其體盜乃泣而呼曰今日見青天矣此固我之衣也蓋無錫是年盜案層出一無破獲捕役懼比因獲一人強之承復囑事主強之認冀遺其責耳後經事主歷歷供出公大笑重責捕役而取一長大之馬褂賜事主服之去曰以後終當為爾得盜母代捕誣人也公自言此二案案情均在目前承審官自不留心耳敢矜以為神哉

紅樓夢之貽禍

第

冊

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揣摩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干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貴人女明艷工詩以酷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縣緞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牀乃大哭曰奈何燒殺我寶玉遂死杭州人傳以為笑此書乃康熙年間江甯織造曹練亭之子雪芹所撰練亭在官有賢聲與江甯知府陳鵬年素不相得及陳被陷乃密疏薦之人尤以為賢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為逆勛被誅覆其宗世以為撰是書之果報焉

剖解屍骸驗病

同治壬申春余在上海縣任聞英國領事官某病卒適因公事出城過其門見洋人聚集甚眾以為送殮也然外國例死者不弔因使人問之則曰領事以嗽疾死醫士以為必嗽斷一筋所致故剖其胸腹視之入之聚觀以此也向來外國人身死若醫士不能悉其病源則必剖割視之察其病所在乃筆之書家人從不之阻亦並無以為戚者余閱南史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

終言刻驗五臟悉皆糜碎尚書願覲之議張忍行剝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總爭之不能得詔如覲之議垂為科例由外國觀之張氏母子豈非冤死哉

盜案被誣

桐鄉沈茂亭司馬寶樞早歲之嗣而好施不倦晚年得二子人稱作善之報嘗為余言伊叔曉滄先生炳垣作令時因公赴省會發審局有盜案未承太守命往鞠之盜一見先生即呼曰公非曾任新陽縣之沈青天乎曰然則哭曰吾家門首堆積稿草不知何時人以摺匣藏吾堆中今官以搶劫摺差指匣為憑入吾死罪夫吾果為盜搶得摺匣當藏之家中即不然亦且燬以滅迹安有置之門外草中示人共見之理先生研訊再四知為被誣即白之太守請為昭雪太守以原問官張某持之堅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獄甚善然嗣後不得真盜當誰若是問先生遂謝去不復再審越一年先生在蘇適當午飯有僕人自外至曰今日市中決囚搶摺差之盜犯已正法矣先生聞言不覺吐飯滿地次日乃知是日張某亦當午飯忽無故立起大呼撲地死

償債猪

茂亭又言渠鄉富人積子權算有鄉人某借錢十二千已還而忘未取約連重索之

某不得已即再還之越十餘年富人死而某家生一猪甚肥臍將宰而貸其肉是夕屠人某夢富人哀訴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錢十二千冥譴為猪償其債明日請君往殺之猪白質而黑章者即我也乞君勿殺而告我家往贖之感且不朽次日某果邀屠殺猪屠至驗其猪之毛色果信遂不肯殺某觸前事忿且喜即牽猪呼其名而誚之猪人立而啼某大驚撲地病月餘始愈傳聞遠近富人子遂備償贖之歸

雍正朝不識鴉片烟

道光年間查禁鴉片烟甚嚴吸食者罪至縲首蓋此物在國初以能淫蕩人心貽患不淺蒙 世宗飭部議覆定例通行禁止與販者枷杖後發邊衛充軍罪名固綦重矣自通商開禁之後販烟者乃稱巨商且欲以捐款上邀議敘余任釐局提調時曾力拒之而其意未已也前數年復申此議丁雨生中丞不許乃止然已流毒海內雖十室之邑必有烟館遊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無不痛心疾首也近閱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拏得行戶陳遠鴉片三十四斤擬以軍罪而陳遠于巡撫過堂時堅稱鴉片原係藥材必需並非做就之鴉片烟當傳藥鋪戶認驗供稱藥名鴉片熬膏藥用的又可製鴉片丸醫治痢疾這是並未做成烟的鴉片等語巡撫因謂鴉片為醫家需用之藥品可療病惟加入烟草始淫蕩害

人為干犯例禁之物李國治以陳遠家藏之鴉片為鴉片烟甚屬非謬應照故入人罪列款題參云云閱之不禁失笑夫鴉片即鴉片烟豈又須加入烟草乃成鴉片烟之事足見當時吸食者極少故尚不識鴉片烟為何物耳

東洋參

日本國所產之東洋參江浙諸省盛行之醫家或以為勝于高麗者因其肥大也今閱其國人鹽谷世宏日光從幹錄所記云會津七里村有參圃享保中所創種以日光高寒土必宜參乃求韓種以播焉根莖果茂仍徧種于北土諸侯官參之利遂溥天下等語則直是高麗之種參耳何足重哉記之以破世惑

于忠肅諫易儲疏

世之論古者每以諸葛武侯不阻伐吳于忠肅公不諫易儲為惜余謂世遠年湮簡編缺佚庸知二公當日之不諫阻者沈陳志明載武侯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武侯曾經言之特不能止之耳至明史于忠肅本傳亦不詳公諫易儲事後世遂以為疑天台齊次風侍郎未第時曾夢于公來謁與之抗禮謂曰昔英廟易儲某寔有疏諫留中不發若他日幸物色之後侍郎預修明紀入皇史宬備檢三日而不得曾作詩記其事然人猶以夢寐之事為未足憑比邵二雲學士檢得通政使檔

冊有于謙一本為易儲事而公寃乃得白寃恨未見公之諫疏也茲閱海甯吳桂容
騫拜經樓詩話所載鄉前輩張侍軒先生跋仁和阮泰元氏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
序斯錄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水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寔錄獲睹諫易儲
一疏憲宗簡及為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為人臣者當以肅愍為
法云云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知者獨惜阮泰元當時既有此本不即以刊入公集
中至久而遺佚為可痛恨也然公之事于此益明故亟志之

庸閒齋筆記卷九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余于同治壬申曾著筆記八卷德清俞蔭甫太史勸令付梓兩年來索閱者甚夥因之時時有人以新事來相告語余亦藉此破岑寂過而聽焉或過而忘之或過而存之皆付之無心而已今年長夏酷暑適始微疴杜門不出者累月閒居無事祇以筆墨自娛追憶舊聞並參新得日或記數紙或數日記一紙投筆之餘隨手散棄不復再檢蓋不過以之消磨日月初非欲再續前書也秋冬之間忽見案頭有一新冊閱之乃兒子德濬德嵩拾余所棄抄錄而成者讀之高覺足資掌故因略加排檢又益以近事及偶記者補綴之復得四卷不更別為名目仍續于前記之後自茲以往倘天假之年異日或再有所撰述則如近時紀文達之筆記五種前時洪容齋之夷堅十集也亦無不可光緒紀元歲在乙亥斗指丑哉生魄庸閒老人識于梧桐鄉佳晴喜雨快雪之堂時年六十有四

南滙三忠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有新疆之役暫寓武林外舅聞藍樵先生家時余銳意經世之學以所撰籌邊策屯田議等作呈教公頗歎賞目為實生之才謂以海運衛海

疆及墜荒土以資戰士皆他日所必行者後公督陝甘果興屯政惟今日以輪船運漕則公不及見矣公瀕行謂余曰 本朝有兩篇大文字子曾見之乎蓋指關中李天生檢討因篤之陳情表及南匯葉忠節侍郎映榴之殉難遺疏也天生之表余曾讀之較令伯之文更為肫摯獨忠節疏遍訪不能得忠節為余六世祖姑文當忠節殉義時我祖姑承遺命奉姑太夫人由竇而出得免于難歸家後上事適姑下撫弱子仰承 天眷遂大葉氏之門家乘外傳豔稱之余于同治丁卯攝宰南匯忠節裔孫東軒廣文來謁以公遺稿相贈始得見其疏忠義之氣炳若日星洵為昭代第一篇文字會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興舉廢墜余因詳請以境內晉忠臣長合鄉侯袁山松南宋忠臣將軍鮑廉及忠節之墓列入祀典春秋遺官致祭中丞允行咨部立案從此三忠之祀永垂千古然忠節子孫至今循行表鮑二公後裔無人則重賴此天家一瓣香矣

雙頌

說詩者多言變風變雅宋金華王氏柏獨以魯頌商頌為雙頌其說蓋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夫風雅既有變則頌之有變亦理也況出于先儒之說乎

舉人進士國子生之沿革

世重舉人進士謂為科甲出身不知唐時始有舉人進士之目皆係未第者之通名天寶十二載救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其已及第者乃稱前進士明初國子生有選授藩臬大官者今則國子生極輕蓋以入貨者得之耳

測遠鏡

遠鏡至今日之歐洲而精極矣用以測月月中顯有凹凸之形測日則見太陽邊體齟齬如鋸齒日面有浮游黑點大小多寡不一測金星則見有消長亦如月之上弦下弦此皆古人所未見者也然非在上海用西人之遠鏡亦不能知也

純字也不識

世俗譏人曰汝瞎字也不識此純字之誤也魯臧孫純及孔子之父叔梁紇皆音根發反而世人多呼為核唐蕭穎士輕薄同人誤呼武仲名因笑曰汝純字也不識流俗傳訛遂以瞎字當之仍呼純為核兩失之矣

讀書句讀之舛誤

宋穆脩負才使氣中年偃蹇嘗以柳子厚文集鏤版印數百部入都求售有儒生數人共來繙閱脩就手奪取怒視曰賢若能誦一篇不夫句讀者當以全部奉贈遂終

歲一部不售或謂宋世儒生不應揜陋至此不知我輩幼時塾師所點句讀舛誤不少比壯年稍解文義自行改正者固多一時忽略遂至終身沿訛者當必尚有特無人從旁指駁耳偶閱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左傳句讀二條詢之今世讀者大率錯誤因備記之俾知不特學問無窮盡即句讀亦未易明也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

詩文借對

今時詩文喜用借對以寓巧思蓋古人三十四格內之假對也如自朱郎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以赤對朱以子對郎狼狽獸名流離鳥名此假對之工者今尚學之若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鴉對楊蓋取楊與羊同音天子居丹宸廷臣獻六歲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以丹對六蓋取六與綠同音蒼籙對諸姬以諸為朱皇眷對紫宸以皇為黃之類古人傳以為工今則不取矣然其格不可不知也

詩文二十四名

詩文有三十四格又有二十四名元微之樂府古題序所謂賦頌銘贊文諫箴詩行詠吟題怨歡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是也

字之別解

解字當以說文為正如董仲舒解仁義二字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此確論也原甫則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則非造文之善矣許氏說歸字從堆從止從帝而以從堆為聲林氏則云從追于聲為近似長于許至哭字許則以從口從獄省文林乃云象犬噪亦亦謬哉

作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礼以處為處以與為身身章奏及程文則不敢用其寔皆說文本字也說文于礼字云古文處字云止也或從處身字云賜予也與與同然則避本字不用何哉

避諱改名

秦始皇諱政改正月為端月漢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明帝諱莊改莊光為嚴光司馬景王諱昭改昭君為明妃晉簡文鄭太后諱阿春改春秋為陽秋唐景祖諱虎改虎林為武林太宗諱世民改民部為戶部至今仍而不改非也

古人用典之杜撰

古人用書不必沾沾字面如班固文帝欽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晉世祖誄則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元四相樂歌

則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彼時無人指摘今則以為杜撰不通矣

千支日月風雲星雷皆有雌雄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閏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嘴日雄在子又曰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宋玉風賦有雄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蜺之說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音音不大霹靂者雌雷火氣也孝經雌雄圖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之書也是千支日月風雲星雷皆具有雌雄而今之言陰陽占候者皆無雌雄二字詢以雌雄之理亦復不知蓋久失其傳矣

官文書數目字

今官文書凡數目字文單者取字畫淺密者易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是也然詩序鴈鴒刺不壹也孟子市價不貳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參與三五與五通也肆則周禮注編懸之四八曰肆六六也今更其陸陸七則墨子周公多見漆十士以此代七山海經剛山多柒木變漆為柒是七之為柒亦有所因惟捌玖拾三字並無出處為借用耳

鵝與鴈本一種

親迎之禮近代久不行矣惟嘉興尚遵古禮其奠鴈也以鵝代之有杭客見而謂之曰此奠鵝耳豈禮也哉余解之曰今人呼鵝為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鵝而于鴈之最長者則稱為天鵝是鵝與鴈本一種也客以余為強辨不服余因取唐書所載太宗時吐蕃錄東贊上書謂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速也鵝猶鴈也遂鑄金為鵝以獻云云示之客乃語絀而退

月忌

月忌為初五十四二十三世俗相沿久矣術家謂為廉貞獨火故以為忌其說不經寔乃洛書九宮數耳宮數起于一初一一宮初二二宮初三三宮初四四宮初五則入中宮中宮為星位之極至尊之地在臣民當避忌故曰月忌初六六宮初七七宮初八八宮初九九宮而宮數盡至初十復至一宮循環數去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天入中宮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也再正五九不上宮之說亦以月數當至尊之位人臣宜避耳非有所謂不祥也

閱卷宜慎

昔在金華張太守處閱書院卷題為宗廟之禮一節有用樹靈禪之鼓者同事者笑

謂抄懷挾誤寫鬻字余讀繹本音駝皮可肯鼓字本不誤今俗本李斯上秦王書刻作靈籛者乃真誤也又有一卷用酒清人渴肉甘人飢閱者嫌其語似滑稽抹之既乃悟為禮記是知閱卷不可輕于勒帛也

青紫不指服色言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為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自顏師古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今人言取青紫如拾芥事多因之殊不知漢卿大夫蓋未有服青紫者也故言青紫當指綬不當指服

破窑記亦有所本

宋呂文穆公蒙正之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困甚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為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為龕居之文穆居其間九年乃出而應試遂中狀元又十二年為宰相其後子孫即石龕以作公祠名曰肄業富丞相弼為之作記今人演劇為破窑記者蓋本此也

傳名之有幸有不幸

古人建功立名其傳者亦有幸有不幸焉蘇武于什門釣以抗節著而人但稱蘇武

王翠李冰共疏二江厥功相並冰廟食千秋威靈赫濯藝之勞則並無人知之者矣
使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牙作亂負桓公人本不足道以孟子稱之遂流傳到今
使兒之名僅一見于淮南子而已豈非有幸有不幸哉

資秉之異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集求訴百端遠近
咨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裁有
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宋王琳疑之謂
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謬謂史言之過殊
不知資稟之異世所恒有特顯晦有時無人為表白之遂湮沒不彰耳家康齋弟其
晉言伊本生祖寶摩公嘉慶年間自山陰教諭引疾歸里有山陰老友笠舫王君衍
梅挈舟相訪公治具款之延同里朱茲泉先生北熊作陪王固名士朱亦才士也譚
次公以一圖囑王題百韻詩時琴齋兄其泰尚幼命之來背經書十餘本笠翁心維
手寫耳聽背書口談經史遇死所背或有訛處立即指摘歷歷不爽可謂五官並用
矣席間二公各競所能王舉是科鄉試同門錄閱一過自解元至榜末其人之年貌
籍貫三代履歷背誦如流朱以本年歷本繕一周自元旦至除夕行下于支星建吉

山神然亦默誦無一字訛因互相折服焉然王雖舉進士乃以知縣用復因微罪罷官落拓以死朱則僅中副貢官上龍泉教諭有茲泉文彙行世彙中邦畿千里二句題文他省抄襲者兩中解元而先生不沾一第至其子仁山先生拔之乃中嘉慶戊辰解元道光壬午進士云

仁山先生為茲翁長子亦稟異質生彌月後喃喃能誦堂中對聯四歲就學學師授以學庸甫讀即能背誦登進士授山東東阿縣知縣以不長吏治改京秩官禮曹二十年彈心文學各省名下士入都者大抵踵門執經問業門下士幾半天下而先生虛懷樂善愛才不啻若自口出余已亥科試列一等一名著歸禮部磨勘先生見余文而賞之會琴齋兄以會試至都先生以余名詢誦其文如素習琴齋甚驚不知先生任東阿時縣試文三百餘首老年猶能記憶其過目不忘又如此年六旬病噎症等數更報升天曹官醒即處分後事赴日而沒噫以笠翁之五官並用及二朱先生之過目不忘觀之則劉穆之亦未足多矣王君之見何其小哉

關侯岳侯之封諡

關侯蜀始諡壯終宋諡義勇我朝高宗皇帝持諡為忠義並敕于史書均改正焉道光年間又加仁勇二字至封號則明已加封三界伏魔大帝岳侯南宋始諡忠

愍繼更武穆中改忠武又改忠文元加保義二字明萬曆亦加封三界靖魔大帝與關侯並焉

鑒別書畫真識

世之稱鑒別書畫大抵皆憑一己之見不必盡真識也其識之精者不過能辨妍媸耳近年重錢唐戴文節公山水雖一扇一楮價抵兼金好事者爭收藏之世姪錢伯聲太守承其家法石宗伯畫法花卉妙一時初不以山水名也近以世重戴畫偶一臨摹輒覺逼真因時時作小幅署戴名人爭購之伯聲時告余以為笑前年消夏無事以文節名作冊頁十二幅裝潢交陳仙海司馬戲索廿四金時某廉訪備兵上海留意翰墨適欲購文節畫陳以錢作示之廉訪極為賞鑒即留不還陳懼以欺獲咎因以寔告廉訪笑曰此子不忍割愛故造作此語耳亟取金如數予之伯聲得重值焉伯聲之畫為張子青尚書賞識余偶舉是事告之尚書言咸豐年間偕祁春圃相國入直南書房蒙文宗召觀內府珍秘見一巨然畫手卷歷代名人題跋無不精絕驚歎布有比出相國告以此卷前曾兩見之于今而三究之孰真孰贗卻未能辨別也則收藏一事豈易言哉

左宗棠奏停武職捐例

自事例之開文武皆有捐納同治五年太爵相總督閩浙時奏請永遠停止武職捐
例大略謂武營捐班太多流品混雜勢豪策名右職藉為護符劣弁巧躐升階專為
牟利一旦黃緣得缺竟敢靡惡不為從前報捐之多寔為軍政之蠹至捐例原為籌
餉起見武職官階捐納例銀本屬無多寔亦得不償失云旋奉 俞旨飭部永遠停
止迄今十餘年來武官無復捐班營伍較前肅清寔壽相一奏之力然自軍興到今
以戰功得官者尚不勝其擁擠雖曾文正公奏請以大銜借補小缺如提督補參遊
總兵補都守之
類有功之人猶未能盡登仕版門生周廣才以花翎參將考補千總忻喜不置數年
來究未得缺則以員數猥多大府亦寔無疏通之善策也

鑒別書畫真偽之不易

國初宋牧仲尚書自謂精于鑒別人法書名畫只須遠望便能辨為某人所作自記
于筠廊偶筆中人頗奇之余謂宋公閱書畫多能辨識其氣韻耳至其本之是否臨
摹恐亦未必即能審定也昔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
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
向書壁者豈此耶夫以東坡當時且不能辨少游之書為己書則千百年後人乃
能辨東坡之真贋以為必無一誤豈理也哉家範廬宗伯書得香光神髓自少至老

日有書課臨摹至千萬本人往往取公書截去某人臨數字即以履香光書售得善價收藏家多不能辨 聖祖最喜香光字過外吏進呈之本有疑似者輒為沈吟曰其陳邦彥書耶 高宗嘗出內府香光真跡數十軸 召公詢曰內中孰為汝所書者公審視良久叩首謝亦竟不能自辨也

文宗賜林文忠輓聯

道光辛丑佞官林文忠公奉 命至鎮海軍營比遣戍新疆居恒常誦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二語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然忠義之忱可想見矣後公以靈輿總督引疾家居咸豐初元奉 詔起討粵西賊海內欣望而公卒于途中 文宗震悼御製輓聯以賜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彈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灑英雄非常 知遇天下臣民讀之皆代為感泣也

春秋五傳

韓昌黎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今本刻作三傳非也前漢藝文志序云春秋分為五註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不知漢後此二氏何時亡佚倘至今尚存則古事可與三傳互証豈不快哉

高僧入輪迴

第

冷齋夜話記蘇子由在齊安時夢與僧靈庵及聰禪師出城迎五戒和尚次日三人言夢皆同頗以為異良久東坡書至云已次奉新三人大喜迎之建山寺而坡至因各釋所夢以語坡坡曰軼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頽然而眇一目雲庵驚曰戒陝右人而眇一目暮年遊高安終于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恰四十有九其為五戒後身無疑故坡恒自稱戒和尚是輪迴之說非釋氏之讐言矣桐鄉嚴芝生太史辰生于道光壬午八月三十日先數夕母王夫人夢遊冥間至一石坊下旁有二女僕扶持之旋來一僧年不甚高就與語語語觀縷不可殫述既覺猶能舉其大略至生之夕則又夢見轉輪中出青烟數十道道各一僧四散去而前所夢之僧竟來相就驚而寤則太史生矣諦視之面目宛如夢中所見也太史幼穎悟弱冠即登賢書至咸豐己未捷南宮以朝元入詞林散館後不復赴補歸主桐溪講席者已十載矣性樂為善遇善舉必創行之奔走勤勞不以為苦余嘗戲目為行腳僧今年出金粟後身圖囑余題之乃得悉其概太史有自題六絕茲並錄之磨人一第廿年功直與前生苦行同好事欲援儒入釋為人說夢畫圖中披緇應悔負君親未了緣當補後身四十平頭須努力談何容易

再來人浮圖自昔有詩豪愧我耽吟格不高略有前生心性在每于名利淡相遭足
跡平生半九州想因行脚債須酬不知卓錫曾何處可許東坡到舊遊潘家緣夢久
流傳私喜祥徵亦有緣潘文恭公思補齋筆記載乾隆壬子江南關中主司夢人送
也余生時王夫人亦夢人想為閣黎功行淺不致整頂作天仙沈迷仕宦與妻挈慧
送香牒一狀而感不相符想為閣黎功行淺不致整頂作天仙沈迷仕宦與妻挈慧
業三生記得無何日塵緣能擺脫依然覓我舊衣珠太史之妹婿歸安沈仲復廉訪
自言前生為釋氏子出家于永年寺清修數十年其聽經之鶴業已證果而已以一
念不堅遂再入塵世其事亦奇惟坡公及廉訪皆知前生僧之名姓而太史獨未印
證此亦是一缺典然輪迴之說確有據矣

乩語之靈驗

道光戊子鄉試余年十七闈前偕二三友人閑遊西湖行至蘇公祠見人在內扶鸞
因入觀之其仙則呂祖也其人多應試者叩功名事仙答以儼語語在可解不可解
之間余固不之信也第見人均肅恭致問姑長揖問己之功名乩忽奮迅大書曰爾
甲子舉人也戊子距甲子三十六年眾皆視余而笑余亦笑而出曰不靈乩復書曰
到期自知眾追而告余余又一笑置之然自是屢蹟秋闈至同治甲子余年五十三
矣時在甯郡總辦釐捐局務浙江南經收復並不開科余偶憶乩言輒笑其誕至冬

間左李高爵相薦舉浙江人才以陳魚門丁松生及余應詔奉旨以直隸州知州發往江蘇補用次年乙丑余在江蘇需次聞浙江補行鄉試余忽憶此言乃請于中丞回籍應試比到浙江則格于例不能入闈發然而返復笑此言之誕至丙寅春奉檄總辦天津海運謁見劉松巖中丞在坐有言此仙不可信者余因述甲子舉人一說以證之中丞沈思良久忽曰如子所言此仙頗可信矣子非甲子年薦舉人才乎明明道是甲子舉人何尚不悟乎余聞是論不覺恍然噫此語誠巧或真有仙降耶

長壽術

金陵陳伯敏太守嘗言京師秋航和尚工圍棋稱國手飲酒食肉無異平人同治甲子年一百二十歲始圓寂先是太守奉授衢州知府之命秋航心慕西湖與之同行來浙至次年正月徧辭同人云將西歸並促諸相知為渠餞行諸人乃于十四日設席餞之酣呼暢飲無異平時兼與某公對局局終云此會難再即此局棋猶是絕者猶手畫所下棋譜徜徉而去元宵早起忽報秋航已逝太守往視則見瞑目趺坐雙垂鼻柱至膝其光亮如水晶云然此是釋子或疑其有坐功服氣之術康齋弟壬申冬遇紹城俞寶山老醫云頃有天台老友相訪年已一百十七歲渠之所以得此大

壽者久服白朮之功耳叩其服法以鮮白朮四十斤切片冰糖四斤入瓦罐內煮乾晒之久蒸久晒約得八斤日嚼數片以供一年之需此人已服至六十餘年其子八十餘歲亦服之甚健考神農本草經有朮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之語洵不誣也

恒太守遇鬼

少敏堂先元義長余四歲道光丁亥與余同案入學少敏則縣府及院試均第一有小三元之目文名藉甚顧數奇不偶鄉試輒薦而不售歲科試曾列一等第一第二而不得食餼以增廣生終身晚年遊處州為滿洲恒太守記室賓主極相得太守守處州十八年少敏從之逾十載咸豐四年夏少敏患瘧甫止閑步于庭忽見一青衣踰垣入至後院疑為竊也促步逼之詰為誰其人曰我公差也曰爾即公差亦無踰垣入室之理則出票示之銜為陰府已名在焉知遇鬼乃亟懇之鬼曰奉票提人不能私為縱舍無已若其速出處州境谷可免言訖遂不見記其票內共五十餘人第一名即處州鎮總兵文公第三名恒公之門丁某第五名恒公之錢穀友人胡仰山也少敏恍然自失遂立刻治任告歸時已薄暮太守苦留之至次日早外人傳報總兵文公病歿少敏驚遽促駕去行二日至縉雲又得其門丁梓死之信益懼連夜遁行至金華託余覓舟告以故余謂其病後譫語耳少敏竟匆匆歸越數日得處州來

信則胡仰山果又死矣余亦為之駭然少敏歸後病良已年終亦無恙次年夏恒太守至省見之強拉以行謂事已適年當可無患乃少敏到處未及旬日一病而逝其逝時曾身前鬼與否無人談及矣然越境乃免豈鬼神之靈只及一方耶不可解也恒太守名奎字聚之為人忠厚方正守處州十八年不調咸豐八年以病乞休去大府委福州鄭太守代之視事十八日與賊軍陷處城恒已歸鄭雁重與其遇亦奇

神仙中人

無錫華秋槎先生前浙閩總督孫文靖公之姑丈也嘉慶年間任福建浦下場鹽大使與先大夫同官相識嗣文靖觀察閩嶺華以迴避棄官歸自是不相聞問者二十餘年道光中葉先大夫間居嘉興華忽晝夜相訪年已九十步履甚健精力如少壯兩目奕奕有光相與話舊甚歡詢其如何保壽而致此華言自歸里後即講導引之術終日靜坐不以外事嬰心年來頗有所得夢寐間時有異人相接寤則不能見也數日前夢人告曰子欲求仙嘉興之陳壽人乃真神仙也因買棹來此尋訪則果有其人思投以名刺則不恭稱弟子則駭俗故持晚生帖謁之乃拒而不肯見因請固拒遂略窺其所居之園古木壽藤亭臺水石覺有五雲縹緲氣象真是仙境自歎緣薄訪仙不遇頗深悵恨先大夫笑曰陳壽人我素識之飲酒食肉猶夫人耳華曰不

然真人不露相遂別去越日先大夫見壽人語以華君所說彼此鼓掌大笑後咸豐紀元粵匪亂作壽人沒久矣先大夫一日歎曰陳壽人真神仙也座客問故先大夫曰古語有人專精事天神積久不倦神感其意現形而問所欲其人謂不求富貴但願一生無是無非衣食粗足居佳山水間妻賢子孝優游卒歲而已神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福非凡人所能企及爾欲求富貴則可耳壽人席先世遺業擁資巨萬樂善好施與人無競所居則宋岳珂之金院別墅為嘉禾第一名園日飲醇酒以法書名畫消遣子孫皆讀書入泮一家雍睦生平無一拂意事當此烽煙生警則業已化去謂非神仙而何座客皆太息以為然嗣二十餘年同治壬申余自蘇州歸過嘉興見德清咸曼亭先生問余此行有所遇否余戲應曰此行祇見一仙人咸愕然詢故余因述先大夫所言蓋咸亦當年座上客也咸曰是固然矣今予所遇為誰余曰南皮張子青尚書少年以狀元及第敬歷中外官至一品勲業文章政事彪炳一時年逾六十夫婦齊眉免孫繞膝門生故吏偏天下最難得者上有九旬之壽母此時以養親居于吳之拙政園極聲色園亭之奉以承歡一家之中太和翔洽洪福清福兼而有之此又非陳壽人所能幾也謂非當代神仙而何先生亦撫手笑曰然

做官不可有邀功心

功令獲鄰境應斬烏盜犯三人者即予升擢閩粵二省海盜頗多地方官緣是得超遷者指不勝屈然以殺人得官仁者固有所不忍也吾家宗人有官福建同安丞者獲盜三人遂擢江西樂平令期年而病見一盜在牀前索命二盜窺戶而笑禳禱無效未幾遂卒蓋笑者真盜故不敢入門而索命者則冤鬼也後先大夫率福建光澤縣亦獲鄰境夥盜數人友人或勸鍛鍊以邀功者先大夫舉是事以告曰吾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乃論以為從律均免其死嘗訓余弟兄曰此數人若果係盜首吾亦不願以此升官耳同治癸酉在蘇州與四明胡竹亭刺史璋談及是事竹亭言其攝江都縣時獲金匱盜犯三名案定後上官將照例子以奏獎竹亭推其功以給同城前獲處分之縣尉及汎弁為之開復頂戴而已不邀賞其用意與先大夫合然居今之世能如竹亭之存心者有幾人哉

南匯李高士

南匯衛城本上海地雍正間析上海華亭二縣地置縣以本有南匯衛故遂名曰南匯縣自明以前之人物昔為華亭上海者皆就其所處所生之地歸之南匯焉李辰山高士在明為上海人而居于南匯衛城中故南匯縣志以為南匯人高士生于明崇禎十年桂王時曾官于桂林及桂二事敗走歸託跡黃冠以醫藥自給後寓居平

湖年七十病卒朱竹垞檢討為志其墓所著有尚友錄話錄放鵬亭詩古文集均為竹垞收存今曝書亭藏書散佚則高士之著作不知流落何所是否尚存于世不可知矣惟縣志載其放鵬亭詩二首為吉光片羽耳高士之屋在南隄城中者曰漾波小築其南為放鵬亭屋今已夷為田畝惟亭則尚有遺址余嘗南隄時訪之不獲謝事越六年秀水金君哲人亦攝軍事其叔蓮生學博鴻俊徵文考獻求得其地但見哀柳啼鴉秋蘆飛雪亭趾僅存于野水橫涂之中流連慨慕想其孤忠而悲其遭際亟思興復未及措手而哲人又調吳江去光緒紀元余遇蓮生于吳江蓮生手高士墓志并所作放鵬亭懷季辰山先生長歌一首相示嗚呼余致尚隄士人早為修築以存古跡嗣得覆書則謂邑小民貧一時不能集事不禁為之慨然特將蓮生之長歌錄之庶他日有好事者為之興舉焉未可知也高士諱彥貞字我生後更延是改字辰山

坤甯宮中驚戰鼓銜香金鶴沒敗堵宣德年鎮香金鶴以定危亭日落叫鵲鷓尚占

官家乾淨土李郎矯矯人中龍隻手直欲擎蒼穹請纓年少苦無路恨煞冠佩假伶

工福滿庸懦天奪魄半壁東南輕一擲靜江重建小朝廷桂王繼起真雄持荷戈萬

里邁終童獻策驚倒瞿文忠飛書走檄愈頭風印懸肘後磨青銅是時諸臣同戮力

天塹長江重開闢，家紆難脫釵環。況有英雄出巾幗。桂林戰守三月，援兵索餉而

助朱絲掛頸，悲烈皇，可惜不繫西平王。蠻邦年縛真龍種，猶是人阮。非天亡歸來高

隱茅草宿閑放，白鵬非行樂。感憤時彈，暮羽琴憂來。惟向西臺哭，我朝碩學重鴻詞。

遺老聯翩趨，丹墀雄飛不羨冲霄鶴。雌伏甘為斷尾鷄，明知仙佛皆如夢。被體黃

紆，示無用香積厨。充義士，微何曾迷入桃源洞。家亡國破，賸閒身埋骨東湖塔。尚存

藏書美，必傳嬌女遺薰。還同付故人，我來弔古尋陳迹。荒亭盡圯堆瓦礫，長隄長柳

鳥呼風愁煞。蘆花頭雪白，君不見投荒窮老沈。太僕吟魂飛墮澎湖曲。郭沈太僕光

文以遺民終豔台，又不見遺民尚有葉與熊。兵部侍郎葉廷秀與史科郭棄家削髮空王宮，銷聲

匿影將毋同。

以水洗水

世以揚子江之中冷水為天下第一，高宗皇帝嘗製一銀斗以品天下之水。蓋以

質之輕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為第一，而中泠次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

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鸞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

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則色味或不免有變。則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

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儲水，刻以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汗濁皆儲于下，而上面

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沈玉泉體輕故上浮挹而盛之不差錙銖古人溜澀之辨良有以也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鮮知之

諧語

常州丁少香太守喜談諧出語成趣官金華府經歷時會當府試武童衆官皆集德清楊幹村學博宿儒也言坊行表人皆敬之丁適小遺于中庭楊謂之曰須避三光丁忽問曰天上視吾輩人有如何大楊笑曰不過猶人之視螞蟻耳丁曰然則君曾見螞蟻小遺乎衆為哄堂楊乃默然丁後舉以告余余謂昔人登泰山詩有俯視齊州九點煙之句夫九州只九點煙又安能見人第君子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當無時無刻不將以敬耳丁亦默然

青蛙神

青蛙神杭俗稱之為青蛙將軍或云金華將軍蛙不恒見見則視其色以占吉凶余於道光戊子在杭讀書三年習聞其說未之見也甲辰夏銓授金華縣訓導到杭領憑寓金剛寺巷金宅書館內是日杭人迎元帥會街衢充塞夜猶演劇未已余不往觀而與主人奕棋將三鼓矣忽僕人坐息至謂余臥室內青蛙將軍在焉于是金氏合宅老幼奔走往觀余諦視之只一青蛙站于案頭余曰蛙耳衆曰不然身有金點

足分五爪此將軍也遂具香燭供以燒酒眾羅拜于下蛙略不為動久之躍至杯畔以兩爪據杯沿若呼吸狀又久之身色漸變為淡紅腹下則燥若金色眾皆曰將軍換袍矣乃舍杯緣案後所懸畫幅而上直至頂格踞坐良久時已將四鼓余倦甚擬睡金氏乃以盤祝而下之盛以漆盒裹以錦袱男婦持香提燈送至巷口金剛禪寺中寺僧迎至佛前供定解狀啟盒視之則已渺矣此事為余所目擊蛙亦靈異矣哉

解元勦襲陳文二則

嘉慶戊寅福建鄉試先外舅聞藍樵先生充同考官題為既庶矣二節主司閱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猶未定元外舅適得一卷薦之主司大喜以為獨得驪珠矣傳集諸房考示之合座傳觀咸嘖嘖贊賞內中一人獨曰文甚好記從何處見之主司駭曰是必抄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從何處見來某凝思良久無以應外舅乃前謂之曰每科必有解元解元原無足奇各人房中必有一房元我房中即不得解元亦無足損然若無確據而以莫須有一言誤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慚因向主司力白謂其文劇佳讀之有上句即有下句故似曾經見過寔則並未見過也主司又令各房官于刻文中再加搜索竟無所得遂定解元比放榜後某公于落卷內隨手繕得一卷即已前所見者與解元文一字不訛持以示外舅共相驚歎謂此君必有陰

德繼乃知其母撫孤守節三十餘年子又甚孝其解元固天之所以報節孝也
新昌俞君煥模貧士也道光己亥科鄉試俞欲往而窘于資因憶及往年曾為某村
息訟事姑往干謁至則村人歡迎爭為設饌贈以二十餘金且作投轄之留俞無事
間遊村市見破屋停十餘棺已將朽腐詢之皆無主者俞惻然盡舉所贈為掩葬焉
親視畚築至暮而歸歸途于小肆中見抄本文十餘篇以數文錢購得之囊裝既罄
踉蹌赴杭寄食友人處比入試闈題為李康子問仲由一章適抄本內所有因稍加
改削錄入竟得解元最奇者文係如題三比原本每比末句曰此官才之一法也俞
以官才字音類棺材改作官人而不知即是掩葬棺材之應自來作善獲報未有若
斯之迅速者先琴齋兄是科中式第三與俞同年俞告之甚詳

鴨兜優貢

前浙江學使吳和甫先生存義同治丁卯考優闈至仁和姚樞卷忽假寐見羣鴨飛
鳴塵前似若乞恩者然醒而異之疑此君必有因果遂拔取之榜後來謁詢其所因
云已三世不食鴨矣杭人聞傳為鴨兜優貢云戒殺如素近于佛教然未始非君子
愛惜物命之仁心即此一端姚君已食其報至癸酉又舉孝廉少年英俊前程正未
可量也

巡檢作惡之報

第一冊

憶三十年前與秀水汪鐵宋明府和梅同坐角里草堂有人入告曰某戚死矣家無一人鄰里殮之鐵宋愴然良久曰吾今乃信大道因言其父故名諸生累試不第遂去為小宦官江蘇巡檢年已暮矣亟亟為子孫計無惡不作無作不惡見銀錢即作鸕鷀笑雖逆天理悖人倫勿顧也一日有父控其子忤逆者子大懼倩人關說許餽米十石免責某久之既又謂其人曰若再能加米十石我為杖厥父二十何如子大喜如命次日坐堂皇鞠訊觀者如堵牆先呼厥父上略訊數語即傳呼拿不孝子厥子喜父之將被杖已早伺于門矣呼未已子即趨而進某驚曰若不知父之呈爾忤逆而敢來耶子對曰父年老獨行恐其傾跌追隨而扶之來耳某遂霽顏曰始我以爾為逆子乃今而知爾為孝子也然爾父控爾不孝也曷故子因訴家貧父索奉養奮力不能盡供云云父在旁怒斥其妄某不之聽婉謂其子曰我已知爾父之忤矣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爾第盡爾子職爾父自能回心以贖之惡舜盡孝乃能感格之況爾父之惡尚不至如贖之爾既扶之來可仍扶之去因顧諭厥父曰爾有如此孝子乃控以忤逆可謂老悖矣此後當體恤爾子毋再蹈故轍天下未有父慈而子不孝者也即諭傳點退堂父怒極無可言將下塔子來扶父揮之以肱口喃喃

言世上願有如此糊塗官觀者皆笑其愚拍案大怒曰我好勸爾爾乃敢罵父母官乎叱隸捉回笞二十逐出而白築二十石積乃倉矣其他行事類如此未數年以惡疾死死後妻媳相繼歿所積皆蕩盡今其子又死遂致滅門可不令人警懼哉先大夫嘗言福建同寅某公嚴于催科每比卯輒流血滿地鄉民欠課者杖之盈千累百哀號之聲有若鬼嗥故輸課輒報最而囊橐亦充裕焉然身歿之後亦遂絕嗣貪與酷之報昭昭不爽也

願為良臣毋為忠臣

願為良臣毋為忠臣此古人對君之言然寔確論也先大夫嘗為余輩言我家自本朝開國以來百八十年家門鼎盛躋八座入臺閣者指不勝屈然賞戴花翎者僅二人祀昭忠者止一人足見世值昇平軍務不作天下又安之故此國之福亦家之福也乃不三十年輿運播亂江浙騷動咸豐庚申余以軍功得保花翎人皆稱賀先大夫歎然曰爾記乃祖昔日之言乎此非國之福亦非家之福也未幾江浙淪陷余家流離轉徙疾病死亡幾無完卵乃得花翎之賜者續有四人入昭忠祠者竟有五人雖生祭死哀仰邀恩寵而家門凋謝一時難復舊觀今雖幸際中興得安生處然痛定思痛回思我祖我父之言能不愧然

文宗之愛民

第一冊

咸豐四年粵賊據揚州諸將帥圍攻之賊守堅不能下乃奏請決湖水以灌之文宗皇帝赫然批答曰愆不得揚州無并傷吾百姓也 聖祖愛民之深真與天地同廣大矣不十年而秦廓清之功有以哉

和坤查抄單

嘉慶三年先大夫在京邸見相國和坤家查抄嘗告余等以為私家之富較前明嚴氏天水冰山錄有過之無不及也近于陸定圃寓滬瑣記內見其籍沒單一紙可謂洋洋大觀矣用特錄其金銀之數以作貪夫之鑒焉

銀號十處本銀六十萬兩 當舖七處本銀八十萬兩 赤金 四萬八千兩 元寶銀 五萬五千六百個 鏡稞銀 五十三百八十萬個 蘇稞銀 三百十五萬個 番銀 五萬八千圓 制錢 一百五十萬串

團練害民

咸豐中以粵賊肆擾舉辦團練各省均設團練大臣以巨紳主之蘇則龐公鍾潞浙則邵公燦王公履謙後浙事敗王公獲遣戍之罪然團練大臣特有其名目不能節制諸郡縣也每縣各有練局委員紳董主其事第認真舉行者少故賊所到之處勢

如破竹不能支吾耳金華府屬辦團練者推金蘭二縣金紳則朱駕邵允成生員方滋李璠賊至皆與之角戰久乃敗散蘭則諸葛一村拔貢令優貢壽壽為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聲勢驟甚為賊憚後則村董內良莠不齊于是范家灘等處藉盤查奸細為名殺人奪貨行旅視為畏途諸葛二君亦不能禁止三莊懲中丞委段臬使光清親往查辦竟不能戢大營兵勇非數十人連橋而行即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過之均遭擄掠示以冠服曰偽也驗以印文亦曰偽也幾至無理可喻余初以為傳聞之過嗣因嚴州糧臺公事舟經其地即有數人登舟口稱盤查微動箱籠什物見余頂帽則謔曰此偽官也一時聚集至百許人各持刀杖勢已洶洶適有一武生鄭姓者來見之叱曰此金華陳老師也若等不可無禮乃皆散去鄭若來前慰藉謂此輩業已豺狼成性懷集戕殺將來必致大禍某行且避去矣未幾張帥自金華敗退潰兵過此憤其從前之阻梗登岸焚殺兩岸十餘里靡有孑遺此亦好還之報第未知鄭君已先避去得免于難否然蘭谿之團練遂散矣夫團練而至于為暴此亦何異于作賊是蓋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兵勇過境者不問是非概行殺戮人皆視殺為固然遂致尾大不掉後來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軍中與余言及某公殺勇事深以為非蓋爵相爾時過蘭谿寓唐副憲壬森家習聞其事也

--	--	--	--	--	--	--	--	--	--	--	--	--

庸閒齋筆記卷十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張玉良

張璧田軍門玉良四川人由行伍從向忠武公自廣西轉戰至金陵積官至廣西提督賞穿黃馬褂短小精悍驍勇善戰威名甚著咸豐庚申杭城被圍軍門奉檄來援至則杭城已失軍門以三十騎乘城而上既登則周麾而呼曰大軍至矣賊狼狽奔逃不費一矢杭城遂復于是聲望大振浙省倚之有若長城未幾金陵大營告急檄之回救杭人留之幾于攀轅卧轍時余從署布政使麟壯介公到省目睹將軍瑞公學政張公挽留之切竟至跪求而軍門以令嚴不敢少止遂率師去乃到中途大營已破常州蘇州均不能守仍返于杭所存親軍僅數百人巡撫王壯愨公招集潰散未軍寔以予之俾進規嘉興以固浙江門戶乃連戰失利軍械遺棄殆盡而所將之卒均是敗兵逃勇銳氣盡墮已不能軍不得已復歸于杭杭人已自輕之兼所部不能飲戰時有騷擾杭人恨之詈之至斥之為通賊巡撫亦不加以禮遇任其飄搖江渚庚戌頻呼無人過問較之前日跪留之款密宗重若天壤矣未幾嚴州被臨巡撫檄令往援軍門率所部五千餘人至蘭溪之大洋鎮扼守逸卒簡陣力圖攻取時

余奉檄佐松百川太守解理軍米糧台因時與軍門相見談次每以兵勇不能用命為恨余曰何不重賞罰以激厲之軍門曰此等屢敗之卒一言及賊即心胆墮地非獎勸所能振作因頓足痛恨何制軍棄常州不肯守不然同死于彼豈不光明磊落云云又言杭人謂我通賊我一走卒蒙拔權官至一品花翎黃馬褂皆邀異數就令降賊安能如此此時亦不必辨正當一死報國明吾心耳然其勇大率驕悍擄掠不可制營官亦無如之何商民怨之切齒嗣後援金華復敗走攻嚴州克而守之旋又為賊破威名沮喪益甚久之杭州被圍奉檄回救駐師江干餉援俱絕人無固心軍門志氣益厲每日出隊擊賊出必珊瑚冠黃馬褂以自表異時余避居富陽曾掉小舟往見之以高教曹旗蓋為戒軍門慨然曰力竭勢窮杭城必失我軍必潰與其草間求活孰若先死于行陣之得所哉會報賊出隊即麾眾持矛而去余知其志在必死太息而歸越數日果為賊礮攢擊折其左股昇至營以軍事屬總兵況文榜而暝况統其軍逾月城破軍潰况間行至上海投李爵相軍爵相用之擊賊有功竟以功名終聞軍門歿後三四日中夜士卒忽聞號令出隊殺賊一軍驚起開營欲出忽悟其死皆大驚痛哭其義憤之氣雖死猶生蓋曰忠壯宜哉同時將帥援浙有名者曰江長貴李定太周天受皆不能成功異時江素著績他省周則戰死甯國

不知姓名之忠義士

自咸豐軍興以來忠義之士奮身殉難不可勝計其被表揚陰子孫者固不少然湮沒無聞并姓氏不傳者尤不少也王鼎丞刺史定安書言從曾文正公攻安慶時江邊有一賊壘諸軍環攻之一營官戰甚力所部死傷甚眾鼎丞念其勤當諸軍暫退葺食時親詣其營視之此營官方歸就食金瘡遍體部卒已亡其半忿怒大言不破此壘誓不生還云云比暮壘拔又往視之則其人已陣亡殘卒亦幾盡矣至今言之猶為慨然此君姓名鼎丞不能記憶也咸豐辛酉四月十九日粵賊自湯溪撲金華時太守王君桐有楚勇五百駐于城上城大勇不數守陣乃令出守大橋余登城觀賊見一勇方據地葺食一勇荷戈至謂之曰賊勢甚盛我與若走乎其人大怒目光如炬擲其碗起曰吃伊口糧此時可言走乎若與我往殺賊耳即持一鎗疾馳而去余竊歎曰若兵勇盡如此賊不足平也乃此五百勇守橋力拒自卯至巳賊竟不能過而張軍門玉良率援軍由蘭溪至矣方忻樹間軍門一戰而北賊遂長驅入城金華立時失守此人計必死矣然其姓名并不能知也此為余所目擊者乃談者謂賊以六騎至而金華即失此五百人三時力戰之勤一人奮身之勇均抹煞不傳哀哉

金烈女

第

冊

江蘇清河縣北四十里有鎮名徐家溜為海沐往來通衢附近秀民每以年少婦女伴宿行人名曰趕店即北方在平腰站等處之惡習也金烈女者乳名扣子農民金太玉之妹雖農家而姿質秀粹幽閒貞靜有大家女軌範幼時即許字明尚忠嗣子鳳岐為妻過門童養明尚忠徐咸豐年間大盜陳三虎漏網之餘黨也同治十年鳳岐年已十五歲尚忠貧無賴欲令烈女趕店女不可尚忠疑鳳岐主之日夜凌虐鳳岐不堪遂亡命不歸鄉里則傳為尚忠活埋致死矣女亦心疑因歸甯不復返十二年六月尚忠夫婦至女家勢洶洶索女飾言鳳岐已有信且歸歸後當即為成婚女兄畏其橫聽攜之去乃抵家日即促令趕店始以甘言繼以惡語終以鞭笞女拒之益堅尚忠等無如之何于是日夕磨難冀其或有轉志然女至是已無生意矣任再至十一月有過客見女豔其色嘆以重金尚忠喜入逼女女不肯簪之槿之女則以死自誓尚忠怒于是與其妻謀曰彼之所以固拒者以未夫身也若強汙之彼見節已毀事或可成乃女拒益力則以油捻紙灼其手臂繼及胸腹灼至黃油滴瀝女絕無乞哀順從意夫婦咸怒決計殺之以滅口遂褫剝衣視以繩三匝縛于木椽更益火灼其頭面至足膏黃焦黑血肉模糊女終嚙齒不出一聲而死尚忠益怒復以刀

斫其頭面數處並割其二乳以洩忿鄉里見者皆為髮指事聞到臣尚忠夫婦顧校
供謂女有外遇尚忠妻疑尚忠亦有染故尚忠憤而致死而女兒懦不能白官亦不
察遂據詞以獄上廉訪應公閱其牘疑之密訪研鞠乃得寔情故其貞烈哀其慘毒
遂抵尚忠夫婦于死而詳請中丞專摺具奏請 旌表並在徐家溜地方建坊立祠
以快人心而伸正氣蓋向來請旌之件多歸 題本此案為表揚奇烈起見故不拘
常格也嗟呼金扣子以農家女目未睹詩書身未習姆教且生長于盜賊之家而能
堅持大節萬死不移此真天地間氣所鍾廉訪極力為之彰輝豈徒為維持風化之
盛已哉

蔣孝子

富陽蔣孝子元順余壻濟霖之曾祖也四歲喪父家貧偕其兄樵米以養母兄夭母
哭之聲終其身得風痺疾孝子負以卧起食飲匕匙便旋膾則躬進奉之勿稍懈妻
朱亦賢食姑恒飽已則糠覈而已朱先姑歿元順躬兼婦職母不覺婦之亡也母患
頭眩祈神籤須野豬腦鮮荷葉時隆冬二物不可得則求之餘杭越嶺冒風雪顛踣
幾殞迄無有傍皇呼天繼之以泣忽獵者攜一物至視之野豬首也長誌告之故獵
者憐而以腦與之歸途見溪中浮一葉睇之乃鮮荷益大喜持以進母眩頓差有稱

其孝者歎曰吾不能愈吾母身之疾天酷我天酷我奚孝云晚年家漸裕有三子七孫以上壽終咸豐五年得祥表並建孝子祠十一年粵賊陷富陽所過焚殺獨于孝子祠燬香而去嗟乎孝庸行也而乃感鬼神格盜賊如此乎人子之于父母其可忽乎哉

富貴中之苦境

旁觀者當當局者迷古語也富貴利達之地當局者第驚于進取而不知已臨危機紛華靡麗之場當局者第樂其宴安而不悟早墮惡趣在旁觀者即非明眼人亦能料其敗也獨有富貴紛華中之苦境則祇當局者自喻之旁觀者不能知之也昔金匱孫文靖公以閩浙總督來嘉興閱兵千夫擁護萬眾觀瞻聲勢赫奕一時先大夫謁于舟次公言三十年前以諸生攜一僕歸家扁舟泊此今雖風景如昔而意興轉覺不如昔時先大夫對以封疆任重此心不免憂勞耳公曰非也因指中間供奉新到之廷寄曰外人觀總督如何榮耀而不知總督心中之苦惱此一件事令我措置萬分為難矣然所為何事公卒未明言也同治己巳余令青浦有洋人為盜在澱山湖中拒捕殺斃船哨官都司一人斃勇七人百姓三人余往勘驗盜已遠颺屍骸狼籍無可如何姑令收殮再行緝兇歸時在輿中籌畫此案中心快悶欲死然何殺

獨唱如故也中途遇二老嫗避于道傍拈念噴噴相謂曰此不知前世如何修行乃能修到如此余聞之默念我方恨今生何以不修做此知縣而彼乃羨慕謂前世修來者何見解之相左耶忽憶孫文靖公事不禁為之失笑則旁觀者審一言猶為未的也

澱山湖洋人劫案

澱山湖之案其始有英屬國之流氓即中國所謂光棍者在上海糾合英國人二賈一蘆墟船乘之雇上海人二為服役雇寶山人二為行舟至黃渡地方又雇一青浦人將至澱山湖舟行遲復于田間雇一人助之行至湖中適遇一地保錢糧船遂劫之乃船中僅有錢二十餘千耳地保跳而免適見橋畔有巡緝礮船在地保熟其人乃呼救哨官令起棧追賊顧勇數不足有鄉人三踴躍從之賊望見追至揚帆逃礮船追十餘里至崑山縣之千墩鎮日已落矣不能及爰發礮擊之一擊不中再發幾及之賊遂落帆洋人三立于船頭以手相招若將還物也者礮船遂駛近不為備相距咫尺洋人突發手鎗哨官傷墜水死左右二勇斃于舟中餘勇方持械欲闖鎗再發又墮內一勇佯死落水泳而逸于是洋人持刀過船將已傷及未傷者盡殺之悉擄舟所有推銅礮于水而去次日逃勇歸報信余即詣勘礮船已為水營收回哨官及勇屍亦

俱收訖惟同往之鄉民三屍在親屬號哭慘戚余亦掩涕不忍視乃捐廉俾其成殮而懸賞五百金以捕賊不越月先捕得上海寶山之四人又青浦之舟子一人其田中雇來人則因見賊殺人當即投水逃去不可究詰矣于是用上海人作眼線擒獲洋人二其一逃往廣東署上海道杜公文瀾又懸賞三百金捕之未幾亦躡獲于廣東之香港余赴上海會審情真事確中國人俱盡招而洋人狡賴不肯承爰羈于英國之領事衙門蓋外國人不受中國羈禁也彼時只候香港之犯解到定案矣而香港之領事故濡滯之總督馬端敏公咨催廣督文內有札飭該洋官字樣香港領事乃謂中外不相統屬安得用該字以輕我遂將先犯縱之去于是上海領事亦將先犯釋放而礙船之弁勇暨鄉民十一人之死無從取償哀哉余迄今念之猶覺憤填胸臆也

鹽梟行劫

咸豐辛酉粵賊擾浙之際有蕭山某州牧自四川引疾歸以道路不通取徑上海崖岱山人劉某船隻數隻浮海至甯劉固岱之販私鹽者也行至橫水洋託言風色不順泊舟島嶼中數日乘夜故某之箱籠取其金珠寶玉盡易以石某君不覺也比至甯舍館定啟箱籠則十年官囊盡羽化矣遣人至岱訪問其鄰里皆知之直言不諱某

與甯道張觀察素識也亟往訴之觀察嚴檄拘提抗不能得乃遣舟勇捕獲之而劉顧狡甚堅不肯認方研鞫間而賊已驚至甯郡失守劉遂脫歸于是起華屋置良田弟若子姪均娶美婦添海船為販私計俗人嘖嘖稱羨蓋所攘獲不下數萬金也壬戌之秋劉及弟若子姪各司鹽船六艘至蘇松海口售鹽易米滿載而歸歸至橫水洋陟遇颶風六舟盡沒無一生者家中諸婦聞之瓜分所有均別抱琵琶去頃刻之間灰飛烟滅此康齋弟寓岱時所目擊俗人于是咸嘖嘖以為有天道焉第不知蕭山君子甯郡臨後何如也

雪災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積四五尺山坳處則丈許矣湖港俱凍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于雪甫作時下山抄化為雪阻于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則寺內之僧皆餓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凍于中泓者匝月凍解船遂流下舟內之人已盡斃而甕中米尚存其半則以火種絕不能炊而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均報雪災最奇者陳春嘔明府祖宰奉天之錦縣有娶親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廟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後男女兩家遣人四處覓之則新婦及送迎之男女七十餘人皆餓斃廟中春嘔往相驗為之慘然至咸

豐十一年十二月粵賊臨杭州四出擄掠天忽大雪深至六七尺賊不能行難民乃得乘間逃逸此又雪之救人而為瑞者也

朱封翁

寶應朱武曹先生彬余師文定公之尊人也沈潛理學工詩古文于經史尤極研究舉孝廉官學博時文定公已通顯矣督學使者非年家子即小門生先生于按試時趨官侍立唯謹學使固辭先生終不去學使踏踏深以為苦雖老每會試必與計偕文定公官至列卿同人咸勸先生可勿應試先生不肯道光癸未公故會試總裁示貼迴避親父某人郡中傳以為笑儒林中嘖嘖歎羨而先生慎喪特甚擬留京俟再試于是棘槐諸大臣咸勸公為奏請一品封典俾致仕先生初不知也比命下則大怒以為阻其上進之路選大杖欲撻公公介戚友跪謝乃已乙酉公視學浙江先生偕來公持法嚴士子有過及文藝小疵咸夏楚不少貸真作奸犯科者無論矣故時比之雷部神有天君之稱焉賴先生時為訓解公因之少霽威嚴然承杜石樵尚書後以猛濟寬人多不堪歲試未竣飛謗已至京師吾鄉錢心吾給諫特疏劾之事下廷議謂學政奉行法職也惟親父不應隨棚按臨各郡予公薄譴先生遂浩然歸去歸後以載籍自娛不問外事年逾大耋乃終先生瀕行時猶諄諄以寬為勸余

于次年科試入學文中說一字比發落時心惴惴恐被責竟得邀免則先生之餘陰也壬辰應京北試至都謁文定公于邸第訓迪藹然如坐春風中興督學時氣象迥殊矣時先生年八十新撰禮記訓纂成得萬目焉越四十年服官于蘇得晤先生曾孫縵伯太守以遊道堂文集見示繕讀數過始知先生學問之醇行誼之厚寔從敏求好古中得之以淑其身以啟其子孫有以哉有以哉

方敏恪公軼事

先大父嘗言高祖粵南公雍正丁未會試與仁和沈椒園先生共坐一車每日恒見一少年步隨車後異而問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將省親塞外乏資故徒步耳二公憐其孝援令登車而車狹不能容于是共議每人日輪替行三十里俾得省六十里之勞到京別去不復相聞問矣後二十餘年粵南公以雲南守赴都椒園先生時陳巢山左亦入 覲途中忽有直隸總督姜官來迓固邀至節署相見則總督即方氏子歡然握手張筵樂飲十日稱為車笠之交一時傳為美談茲見武曹先生所記方敏恪公軼事有相類者用附錄之曰吾鄉喬堅木文嘗歸自京師返道過保定時直隸總督為方敏恪公喬方出也公留署累日一夕酒半喬自陳屢赴公車佗僚不得志公曰甥得毋有飢不食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得毋有寒無衣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公

笑曰嘻是奚足佈吾方窮時將遊京師王寶應資養歲將暮寒風栗烈敝緼袍僅行線存中無裏衣束帶長尺餘兩端以貫績之納履則足之前後皆見將詣汝母丐數金北上甫抵門僕者衣冠甚都列坐于門之兩楹余逡巡欲入僕詰曰客奚為者余曰將探吾戚僕笑曰是安得有若戚得毋為行竊計耶余自顧窳人子欲言之恐礙汝母遽回久之終弗入迺信步折而東又屈曲西行里許至盧家巷巷門為南北通衢有屠門市者如羊屠每割必倩對字列肆者書數往來甚煩列肆者頗厭苦之余倚柱而笑屠顧見曰客何為者作字比不得切肉也余拱手曰非敢然也見長者行甚苦小子略識字幸不棄可代勞耳屠喜曰客乃能書即借肆中紙筆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權輕重即口誦數余奮筆疾書食頃已更數十紙屠笑曰客之書更速于我之切也會日暮屠者荷餘肉行顧余曰吾知客未飯盍從我于家余隨之數百步門臨河畔茅屋三間一女應門可十八九許屠呼老嫗出曰吾幸延客速作飯叩其姓胡也亦返問余歎曰是縉紳官家子也坐余以堂少選提一壺酒命女溫之燭至命嫗女俱坐曰客幸不見外我老無子迫歲甚忙又無夥伴客能留乎歲當必有以將意余曰某窮途長者見收幸甚屠大喜酒至輒取盃中鹽菜為副切肉置大槃是時余已餓竟日酣飲快意視今日之節制畿輔其樂十倍飯罷度門扇為牀布草薦取

布被覆焉天將明呼余起日記數以為常除夕為置酒有羹肉共食如初元日余攬衣起則非復故衣一藍布袍新布絮襖近身裏衣絮袴內外補綴完整布襪履各一余驚起拜謝屠笑曰客此去當作官人區區者奚足言開歲五日余欲去屠曰此間銓事甚鬧幸更延十數日余心德之不能却也望後乃躡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不能留也又置酒肴為餞翌日贈錢四十襪被囊一將所覆布被并錢納焉送至河干余拜屠亦拜附船至山東囊中餘錢數百有故交自北來身無一錢分半與之遭遇聖恩以有今日皆胡長者賜也及為直隸布政司時遣一介以千金報德且戒曰若肯來即備輿馬迎至署中至則門巷蕭條胡夫婦身歿已久女適誰氏子亦不知所終言至此公泣數行下座客皆為之改容喬恍然如有所失焉

少見多怪

家梅亭方伯任四川打箭鑪同知時彼處人偶見蟹稱為瘟神打鼓鳴鑼而送之郊外方伯取而食之人皆大驚謂巨能食瘟神四境聲服沈括夢溪筆談云陝西人家收得一乾蟹怖其形狀以為怪物而病瘡者借去掛門上往往遂差黎士宏仁恕堂筆記謂甘肅人不識蟹疑為水底大蜘蛛俄羅斯國人不識鱧鮪為水蛇中國人何以食之蓋物之未經耳目者初睹之未嘗不以為奇如山東張小海太守食鮮蚶

連壳嚼之幾損其齒與蔡謨誤食螃蟹吐下委頓皆可一笑也

遊泰西花園記

上海自泰西通商後環北門外十餘里奏明給洋人居之洋人歲輸其租謂之租界租界為英法美三國分踞一切公事歸華洋同知暨三國領事會同辦理除命盜案外地方官不復與聞焉夷夏雜雜人眾猥多富商大賈及五方遊子之人羣聚州處娼寮妓館趨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為護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詰日盛一日幾于花天酒地矣余攝縣事時欲稍稍裁抑之而勢有不能嘗飭洋租地保密稽之蓋有名數者計千五百餘家而花煙館及鹹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與焉女閭之盛已甲于天下乃自同治紀元後外國妓女亦泛海而來搔頭弄姿目挑心招以分華娼纏頭之利于是中外一家遠近裙屐治遊之士均以夷場為選勝之地彼洋人之漁中國財者亦可謂無所不至焉耳休甯余古香觀察本愚來滬總辦浙江海運局有遊泰西花園記一篇敘述詳盡筆致栩栩于板橋雜記秦淮畫舫錄外又闢一格因備錄之以見溱洧之風海外亦復沿波亦可太息也

乙亥孟春匝月無旬日晴偶值天霽又須從事江干以故春到人間猶未覺也隆愷臣司馬由皖中來申假館于局局在邑南城外殊嫌湫隘愷臣每思北游以海上精

華咸萃于北遠方來者莫不耳逐神馳也念八曉晴以事當至虹口予偕卿雲阮生并拉愷臣黎閣同肩輿至老關冀得翼甫與俱作嚮導耳翼甫當設饌饌客饌後各舍肩輿乘馬車縱轡以行約十餘里至虹口屯糧處時監克為陶叔南大令陳韻和少尹二君同寓洋樓樓三楹濱江而築輪舶漕艘喧闐在浦無尺留連因再登車隨翼甫輾駒西適自是則一望平原園林柳比長橋跨水傑閣凌雲遠瞰春申江白舫烏篷亂如飛鳥陌上車塵馬跡華夷雜當電掣星馳愷臣目所未經不禁拍掌叫絕忽于碧樹彎環處車為之停下視同人皆踏莎而立一時香車寶馬錦簇花團華妓洋娼之外別有所謂鹹水妹淡水妹者黎閣皆一一指名予與愷臣惟略認其梳妝服飾而已路旁有方井一又有靜安古寺以紆道不果游翼甫速客登車謂須及早一遊徐家衛外國花園遊則遊人星散便無可觀再行數里到一籬落車數輛憩老槐樹下荆扉斜敞碎石成蹊翼甫入同人皆入翼甫曰左左之曰右右之曲折升階迴廊抱室有香婦築茵迎門儼然酒家胡招客飲者一傭人導客別舍冰玉晶盤几席橫陳予量不勝蕉眾以酒美勸姑冷飲半甌已微醺出巡簷走聞笑聲連戶外則兩番姝髻豔卉拖長裙自旁舍出嫋娜作態望之如畫圖中人惟鬢髮黃卷秋波碧暈與中國粉白黛綠不同時同人各穿細徑拾翠尋芳予適闖入一院千疎篁密棘

中插鞦韆一架上貫雙絙挽棠木小舟中坐一少年客洋人推蕩之以為戲同人聞聲咸集兩番姝亦珊珊來相與狂笑以妙手空空兒之倏高而倏下者非他人即翼甫也洋人指一番姝笑令飛登與翼甫相向坐于是推者推蕩者蕩雙飛雙落鬢髻中歎直視中外為一家矣喧笑未已又有兩青衣姝結駟來游四美相見喃喃似皆勾欄姊妹花舊相識也豈采蘭贈樂之遺泰西風猶近古與夕陽既墜與人促歸爰循老閭肩輿踏燈而返是日同游者為隆君愷臣山潘君碧閣青照王君卿雲維煜貝君皖生澂朱君翼甫其詔并有姚君善民張君亦槎暨予共八人

浙亂後樂府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賊竄臨經左爵回轉戰數年至甲子歲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離為賊匪所殺為飢寒所殺為疫疠所殺者不知凡幾哀我人斯將無子遺矣辛爵相心乎愛民于入浙創立軍府時即首為賑濟加意撫綏出水火而登衽席殘民始有更生之慶將鄉泉中丞佐之興利除弊各事極意講求馬端敏公繼之勞來安集以養以教民乃得鷄其居今日我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漸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然當賊氛甫息之時凋敝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鐵人見之亦不免下淚古香觀察有聞見篇四章古音古節真不減杜老之哀江頭請作因備錄之俾吾浙人無忘在莒時

也 豬換婦朝作牧豬奴暮作牧豬奴冀得牧豬婦販豬過桐廬睦州婦人賤于肉
一婦價廉一斗粟牧豬奴牽豬入市廛一豬賣錢十數千將豬賣錢錢買婦中婦少
婦載滿船蓬頭垢面清淚連我聞此語生長吁就中亦有千金軀嗟哉婦人猪不如
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酸卒昔為棟與梁今成樵與薪市兒詆價苦不就行行繞
遍江之濱江風射人天作雪飢腹雷鳴皮肉裂江頭邏卒欺老人奪柴炙火趨城闕
老人結舌不能語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無處尋茫茫一片江如銀 孃煮草
龍游城頭烏鳥哭飛入尋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將攫人黃面婦人抱兒伏兒勿驚孃
打鳥兒飢欲食孃煮草當食不食兒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兒不見門前昨日方離
離今朝無復東風吹兒思食福與食肉兒胡不生太平時 船養姑月彎彎動高柳
烏篷搖出桐江口鄰舟有婦初駕船亂頭粗服殊清妍簪聲時與歌聲連月彎彎照
沙岸明星耿耿夜將半誰抱琵琶信手彈三聲兩聲摧心肝無窮幽怨江漫漫或言
婦本江山女名隸烟花第一部頭亭巨艦屬巨軍兩妹亦被巨軍擄婦人無夫惟有
姑有夫臨賊音信無富商貴冑聘不得婦去姑老將安圖嗚呼婦去姑老將安圖婦
人此義羞丈夫

魏賜日本女主詔書

日本從古服屬中國自元世祖征之而敗始漸形岷強明初亦經封貢第竊靡耳至嘉靖時海寇藉其資以入盜東南諸省重罹倭毒實則仍是我民導之倭固無能為役也 本朝監明之弊康雍以來絕不與通海疆晏然者二百載今則以西洋通商彼亦聞風而至諱其先世服事之迹叢爾小邦儼然抗衡上國矣然其先君神功皇后息長足媛子魏明帝時梯航入貢彼國史冊固大書特書焉茲特錄魏景初二年賜倭女主詔著于篇俾覽者知我 國家懷柔遠人同天之度爾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良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撫綏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縐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值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華縐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良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應敏齋上張振軒請討日本書

同治甲戌日本以臺灣生番戕殺琉球人為詞舉眾數千突入臺境築營築壘與生番攻戰蓄意巨測全臺震動事聞上命福建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撫沈公統師蒞臺相機籌辦沈公怒其猖獗上疏請剿廷議久之不決倭勢益張將圖深入其議院有踏平我二百郡之說聞者髮指詭言餘輿沿海皆警余前在上海頗悉倭情知其有瑕可蹈爰上書李爵相請發舟師分道徑擣其國為圍魏救趙之計爵相亦深韙余言會倭與番戰不利且疾疫大起英國公使威妥瑪從中調處朝廷重惜民命不予撫卹銀兩倭人喜得息肩遂解而歸然其眾之死亡者已不少矣余頗以吾謀不用坐失此虜為恨嗣見應敏齋方伯上張振軒中丞書與余意見相合且議論較余更為暢達用錄存于右俾天下後世莫謂秦無人也方伯之書略曰日本介在東洋密邇中國其人狙詐多端素無信義近者一切效法西人妄思自強潛圖開闢蓋其意狡焉思逞久矣今乃背約稱兵藉詞構釁闖入我邊地虔劉我番民中國欲全舊好據理與爭不遽用武並許為之建望樓塔表護彼商船可謂寬大極矣禮義者矣詎料彼之詭計即以虛言欺我而久踞番社誘脅番人入運屋材攜農具為築室屯耕之計葦番迫于凶敵勢必盡受羈縻則臺灣之地與我共之異日難保不驅羣番為前導以與我爭臺灣夫臺灣雖小我聖祖皇帝勤勞二十年而得之者也臺

灣有事則閩粵江浙處處戒嚴古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日臺灣番事之謂也且諸國通商以來所以猶就範圍不啟戎心者以其有條約在也今日日本不守條約若今得志非惟為日本所竊笑西人更將藐視中國為今之計宜舉日本背約之罪布告諸國並援公法嚴捕倭人在臺諸軍分據險要務遏絕敵人接濟並其歸路勿輕與戰密諭番人伺間狙擊廈門一口未知能抗以舟師斷敵人往來之路否一月以後彼之糧餉煤火子藥必漸告罄番人見官軍相助亦必奮力抗拒彼前阻深山不能驟進又畏官軍相助其後臺洋風濤險惡彼船雖利豈能久泊勢孤心怯宜無不退師之理所慮者既退而修怨必擾我沿海諸省設防之具自不可不預籌也現在本省防務業經督撫嚴密布置無可再贅惟以全局而論設防之法必使諸省各自為戰則守禦有責成亦必使各省互相救援則氣勢方聯絡何以言之今之倭寇與前明之倭寇異明之中葉各島奸商乘明綱紀廢弛勾結秀民為亂其迹同乎流寇故蔓延而害廣今日日本兵士二千有奇工役二千有奇閩尚雇有西洋及中國人在內乃其國王所遣戍軍以出志在開邊故力聚而勢專然竊料日本之兵力可以注我一路多亦不過兩路萬不能分擾各省今察地勢直隸可與奉天山東併力江蘇可與浙江併力廣東可與福建併力彼省有警則此省出兵以救之甚至一省有

警則四五省酌度分兵以救之輪船迅疾固朝發而夕至也至中國輪船宜再陸續購備合之閩滬兩廠所造凡火輪戰艦須過三十號以外再得銅包戰船四五號分撥少許以扼最要之口此外共配精卒萬餘會令訓練昔年水師宿將如前陝甘總督楊宮保智勇兼備戰功卓著威名播于遐邇應請奏懇 皇上特召視師專督輪船大軍追逐寇蹤南則與之俱南北則與之俱北各省諸軍夾擊客主順逆之分勝負必有所在籌防之要當不外此雖然古之馭外夷者必能守而後和可恃亦必能戰而後守可完與其戰于內地不如戰于外洋與其戰于外洋不如戰于彼國竊觀今之日本有可伐者數端請陳其說往者日本國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國中七十二島島各有主列為諸侯自美加多篡國廢其前王又削各島王之權島主失柄而懷疑道民念舊而蓄憤常望一旦有事乘間竊起彼昏不悟尚復構怨高麗使國中改西服效西言焚書變法于是通國不便人人思亂今宜思管子攻瑕之說乘中國寇平未久宿將多存勁旅未散有事東洋亦藉以練習船廠興起人材失此不為後數十年彼基益固而中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為所乘悔將奚及此揆之于時而宜致討者一也昔年中國由普陀趨長崎水程四十更風浪巨險由廈門趨長崎水程七十二更商民渡海皆由之元代征倭會兵合浦大抵亦由南道今則往來者衆

新道益開自上海至長崎水程不過千四百餘里輪船兩日夜可達斷無元代颶風之虞且中國所以屢蝕于外人者以彼合從連橫協以謀我不得不防決裂合忍至今今幸泰西諸國未與合謀尚得用全力東注而日本之國小援孤亦斷非泰西諸國之比此酌之于勢而可致討者一也議者每以元代征倭喪師十萬用為殷鑒不知元人以徵貢不至遽興無名之師又用宋降將范文虎為統帥一遇颶風遽自棄師潛遁蓋其理不直其用人又不當以至于敗使倭人至今有輕中國之心正宜因此折其驕鋒破其故見使之有所震懾古來兩國交兵苟能仗義執言則勝者常十八九反是則敗者亦常八九今日本敗盟棄約侵犯我疆彼固內反而自慚各國亦旁觀而竊議我之興師以秦薛伐罪為主而初無權兵域外之心以征撫降服為圖而非存拓地開疆之見將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足半在此質之于理而當致討者一也今中國海疆自瓊崖迄于遼碣迴環幾二萬里若欲處處設防中國勞費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處處無虞也誠選勁旅萬人徑搗長崎進逼倭都則彼先已奪氣將撤兵自救之不暇斷無餘力以犯我兵法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攻其所必救也夫是之謂以攻為防以攻為防則合數省之力萃于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恃以守為防則竭數省之力分備諸路勞費繁而防且難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

決之也且我軍戰內地一有失利則全省震驚即幸而獲勝而內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誘脅者已無窮矣我軍戰倭地雖偶有挫失不過損傷軍士而已添募以往不難也若戰而勝則我可因糧于敵招彼民為嚮導矣夫攻人之與受攻于人也豈可同日語哉此籌之國計與民瘼而尤不得不致討者一也凡此數端機不可失亟宜預為布置速購船械以備訓練倘若 廟謨早定以李伯相節制沿海軍務仍鎮天津拱衛畿甸楊宮保節制戰輪水軍直指長崎必可以內外協力奮揚威武檄令高麗起師渡對馬島使震盪日本之北路以分其兵勢高麗本我屬藩必願乘時略地以洩舊憾我師宜禁止殺掠號召其前王之舊將與故臣遺民有願舉義匡復者俾求故王之後立以為王許盡復其國之舊制各島主有挈地投誠者封以王號使各為自主之國夫日本之人望變久矣臨以大兵蔑有不瓦解者且事固有措注不勞而厥效甚溥者漢武帝時募良家子及有罪之戍卒得自請奮擊匈奴雍正中選各省技勇數千人號勇健軍屯巴里坤故地盜賊絕蹤道光回疆之役選南北路遣犯二千為死士屢挫賊鋒今宜遠仿漢制近法 先朝廣募沿海島徒蛋戶漁丁及閩粵閩械關之民及哥老會中驚悍之士許令投効軍前奮擊日本優其廩餼凡合三十八人鼓之以不次之官不貲之賞統以健將濟以輪船用為前驅此輩皆亡命犯法

不喪死之人正所謂以毒攻毒死固無損于中國不死亦能建威于外國倘日本自知理屈勢窮遣使行成願而舊約則必使償我兵費稱我東藩然後收師而退果能如是非持令日本畏懷亦且使西人警悚中國之患少有多乎然則綜而計之今日畀以舊地曲全和約兵端若可暫弭而後患無窮和亦難恃策之下也決計驅逐待其入寇隨時禦之策之中也先為非常之舉以奮積弱之勢雖得失參半猶愈于坐而自弱策之上也使彼或聞天威赫怒知中國未可與爭願遵和約不戰自屈尤善之善者也抑本司更有望者自來天下大事往往敗于二三成于一且在昔庚子辛丑之間洋人初入中國朝廷未悉外夷情狀和戰迄無定局每變一議則罪其前議之人于是當事者不敢任事局益變而勢益不振迄剿辦粵孽堅持定見不稍改移卒能使賢才勃興殲除巨寇此蓋斷與不斷之效也應請奏求皇上博採羣議衷于一是然後乾斷獨運默定至計俾中外大臣奉而行之用人則慎之又慎方略則精益求精盡屏局外之浮言勿視東洋為過重此即制勝之道也本司通計中國應購船廠及水雷開花後膛洋鎗之屬為費當逾千萬一時無從籌措祇可商借洋欸由各海關分年籌還即使不戰而守前項船械亦須預備當此時事多艱但望中外力節浮費數年之內償此要需則元氣不至大損或尚可補救千萬一禱昧

之見是否有當既承命妄蒙未議不敢不盡其區區之愚如蒙酌覈而俯採焉幸甚

劄子乾判牒

合肥劄子乾觀宗德操以諸生起家居鄉時率團勇擊偽英王陳玉成大破之遂以知兵名孝少奉辭相開府吳中檄之從軍用戰功臺保至牧守初令長洲當兵燹之後興利除弊不畏強禦有某軍門愛將擄難民女子乾奪而還之軍門怒帥師來索子乾責以大義軍門氣索而去某廉訪以公事意見相左請大府命嚴飭之子乾終不為動廉訪亦無如之何一時稱強項令顧于小民則慈愛如家人民亦父母視之不稱其官而稱之曰劄三爺比去任邑人懷其恩建亭于許墅關名曰劄公亭厯署太倉州蘇州鎮江甯諸府皆有惠政奉辭相臚其治行以循良為舉遂擢夔州府去吳氏到今思之余長子乾四歲性情契合同官時時以吏治相切磋而余之政治不能及于乾遠甚馬端敏公總督兩江言循吏乃以劄陳並稱余滋愧矣子乾精于折獄恒手自判牘有電掃庭訟響答詩筒遺意一時傳誦外國人新聞紙多有載入者今特摘其判詞數則以見驥之一毛焉爾 此案姚新周控姚阿士僭占車基宜知姚新周已先占姚阿士田三尺以致挾嫌啟釁互有毆傷惡民無知每以纖小事故釀成禍端可勝浩歎此次傷既驗明尚屬不重若再傳集鄰證聽候實訊書詳未

飽其欲則壓之。差人未飽其欲則又壓之。小民終歲勤苦之皮血盡剝。于投到候審之日。期迨至日久。氣平並有兩造求息而不得者。為民父母其何以忍。此當斷令妣新周與姚河士將所占之地。均各讓還。傷亦各自醫調。減一分訟累。即培一分身家。區區苦心爾小民其共體之。而共諒之。梅徐氏乃徐傳生之妹。嫁與梅近川為妻。近川早逝。徐氏作未亡人已逾十載。遺孤連生業已成。立蘇城亂後。寄居催子即管田莊人蘇俗呼為催子張瑞和家。一屋相依。非有感慨驚厖之慮。三年于外。保無瓜田李下之嫌。而乃徐傳生者。不為同根之庇。翻揚中毒之羞。既控張某之誘姦。並串梅裕以作證。莫須有之事。何能據以為憑。不可道之言。竟忍宣之于眾。豈有此理。是何居心。迨伊母徐余氏以傳生不法。出首。縱謂婦人愛女。斷無不愛其子之心。就令該氏可誓亦不應誓于其兄之口。一經庭訊。盡吐寔情。乃知徐氏粗有衣食。惡黨利其資財。為索黃金。翻成白舌。當各予以重懲。梅裕占居梅徐氏之屋。並押令遷出。訊得陳太控張阿桂。冒占伊妻彥氏一案。據陳太供。十年城陷。張阿桂在賊中。將伊妻擄去。城復妻歸。今張復來。冒佔而張阿桂。又以彥氏本亂前。媒娶被陳拐逃。質之彥氏。並其母彥陳氏。皆謂陳寔自幼婚娶張。乃擄逼以從者也。余細鞠張曰。爾妻逃時。由外手由家乎。曰。去年在丁公館幫工。即未歸矣。余乃召陳主曰。爾當長隨乎。曰。然。爾在

何處曰丁公館爾與妻俱往乎曰未曰彥氏在彼爾亦在彼爾供未與妻往則彥氏之不為爾妻可知矣爾與彥氏因此苟合而逃又可知矣陳無辭張請解陳而乞妻歸余曰爾亦非媒娶也若為媒娶豈有妻逃兩載而不控官者乎張乃寔吐其據掠狀遂並懲之而以彥氏歸其母去 陳曾錫之姊許字于同邑之金元銓生方綺歲母不曾離養在深閨人多未識乃因追薦其父偶到利官將歸其家忽逢暴客是何意態霍霍怕人不識姓名卿卿呼我客何為者直欲與之以歸眾皆茫然竟至爭之不下當經陳某扭稟本縣查詢乃知為金陵民人王正坤嘗收某家之棄婢旋為踰里之逃人落花堆裏偶拾殘紅蔓草叢中又成野綠以致求之不得因恨成癡立而望之雖非亦是再三研詰堅執不移然而里居姓氏之不同亦笑貌聲音之弗類十年未字幽蘭尚傍宣居一去無蹤僵李何能桃代惟念癡情若夢積想成迷寔露眼之朦朧非色胆之敢大姑予林遣以蔽其辜

三教增為五教

韓昌黎云古之教者一今之教者三自唐迄今千有餘年又增二教曰回回教天主教天主教中復分為耶穌教佛教中更析為紅教黃教黃教創于宗喀巴宗喀巴以明永樂年間生初習紅教既而自黃其衣冠嗚呼弟子世世轉生演大乘教一曰達

賴一曰班禪皆死而不失其道自知所往生之地其諸弟子尋其地迎之歸而立之
青海二十九旗喀爾喀八十一旗蒙古遊牧五十九旗滇蜀邊蕃數十土司皆敬奉
焉我朝因而撫之為長駕遠馭之略留其徒在京師曰喇嘛者祝釐味經每月及
節日在內殿奉吉祥天母及無量壽佛等經 列聖列后忌日奉金剛經藥師經日
食月食奉救護經具詳大清會典蓋三教之外又岐而增其五焉

庸間齋筆記卷十一

復封攝政睿親王冊文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本朝攝政睿親王輔 世祖定天下有周公之功身歿未幾被誣削奪 高宗登極
昭雪復封誠千秋曠典也茲于 皇朝文典中見追復封冊文敬錄于右

闡宗勛于故府典重睦親察往跡于遺聞義彰繼絕念精白具徵信史兼偉代以昭
垂宜平反追覈爰書煥明綸而光復爾多爾袞造邦翊運作翰宣勞入闕克展壯猷
遂集勲以大定當軸更襄碩畫爰攝政以多年羣不逞愆積于生前莫須有反証詣
地下值沖歲未親幾務眾因矯命以除封詎深文竟指斂衣久令銜冤于沒世朕恭
稽寔錄惻念純誠拒二王勸進之勤誓死力全顧托成一統廓清之業奉迎式肇基
圖勗尊親則切誠摩工持法紀則靡私同氣負心如揭軌事成存祚以世封聿準懿
藩之舊列之瑤牒仍延似續之常葺園寢而祀秩春秋有廟廡而位循伯仲傳以表
勸謚以褒忠茲復封為和碩睿親王世襲罔替錫之冊命於戲削除匪出于聖裁獄
久成為不白功伐久彰于寔典忱尤耿其如丹遠昭盈匱之誣篤集期風百世載錫
維城之命沈淪庶雪九原式慰爾靈垂休無斁

賑災果報

第

冊

先大夫年登八秩嘗言服官數十年閱歷數十年見官而貪墨者其終未有不潰敗者也然總無逾于侵賑報應之速而且酷也彼敗露而身嬰顯戮若王仲漢輩者無論矣即倖逃法網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惡疾死子孫亦俱絕滅再不然而為盜為娼作眼前報者尤不少其人固可屈指數也蓋貪贓枉法害止一人一家侵賑則害及萬眾駿民以富而謂己身及子孫可長享之有是理乎其有于賑務能加意者享報亦必豐則舉二事可鑒焉廣東顏中丞希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赴省道遇大水為災低區盡沒民皆登城以避顧無所得食哀聲嗷嗷太夫人聞而惻然因命盡發倉穀糴米賑濟全活者數萬人巡撫以不俟報聞擅動倉穀持疏奏落職高宗覽疏怒曰有此賢母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該撫不加保奏翻加參劾何以示激勸乎乃特旨擢希深知府母賜三品封為淑人天下摩頌聖天子之明焉後希深官至巡撫子檢由拔貢官直隸總督孫伯燾由翰林官閩浙總督其孫曾奎今播衍登科第者極多稱巨族矣湖南蕭狀元錦忠之封若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秋月被水已逾報災之期限不能奉准封若乃將徵存之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亦焚串免其征民大感戴而封若則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通省官代為

設法彌補比虧清出獄而錦忠狀元及第之報至矣此二事皆果報彰彰在人耳目前者天道甚迥可不感動警異哉

左爵相奏開船政局

同治元年冬甯波諸軍進攻粵賊于紹興三戰三捷將傳其城而洋火藥告罄史士良觀察令余赴上海向李爵相商借數千觔乃爵相亦以剿賊藥盡而洋船不至正在躊躇無可應付余乃遙返謂不如自己仿照造之于是開局製配舩機器則以手舂當之無洋硝則以土硝鍊淨抵之無藤灰則以柳炭及杉炭代之以意加樟腦等物舂配極細居然造成第力較洋藥少遜且發後有渣滓留在管底須時加刮洗耳然足以資救急之用爵相聞之亦飭余在甯局製造萬觔久之洋人之藥運到遂止然自是知藥可配造因從而推廣及洋鎗洋礮等類並仿造小火輪船二隻試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費甚鉅無款可籌且賊已將次勦滅乃置之不講至五年秋左爵相由廣東平賊歸遂決計開輪船局疏陳于 朝朝議允之局將開爵相又奉陝甘總督之命率師西征奏保前江西巡撫沈公葆楨為船政大臣莅其事者九年沈公擢兩江總督又 命前江蘇巡撫丁公日昌繼之從此中國之輪船與外洋爭烈矣左爵相之疏剴切詳明籌畫周當今節錄載之俾後世言船政者有所攷焉公疏謂竊

惟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廣東福建而浙江江南山東直隸盛京以迄東北大
 海環其三面江河以外萬水朝宗無事之日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
 懋遷則百貨萃諸墟市匪獨魚鹽麩蛤足以業貧民舵艖水手足以安游眾也有事
 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漕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
 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况我 國家建都于燕津沽寔為
 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馳驟無
 足當之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
 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銷耗愈甚不惟虧折
 貨本寔至貳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闕關蕭條稅釐減色富
 商變為窶人游手驅為人役並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
 益難措手是非設局建造輪船不為功從前中外臣工屢議雇買代造而未敢輕議
 設局製造者一則船廠擇地之難也一則輪船機器購覓之難也一則外國師匠要
 約之難也一則籌集巨款之難也一則中國之人不習管駕船成仍須雇用洋人之
 難也一則輪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費不貲月需支給又時須修造之難也一則非常
 之舉謗議易興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之難也

有此數難毋怪執咎無人不敢一紆籌策以徇公家之急臣愚以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做以無也雖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創如慮船廠擇地之難則福建海口羅星塔一帶開漕濬渠水清土實為粵浙江蘇所無臣在浙時即聞洋人之論如此昨回福州參以眾論亦復相同是船廠固有其地也如慮機器購覓之難則先購機器一具鉅細畢備覓雇西洋師匠與之俱來以機器製造機器積微成鉅化一為百機器既備成一船輪機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練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邊衛津沽由此更添機器觸類旁通凡製造鎗炮炸彈鑄錢治水有適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為之惟事屬創始中國無能赴各國購覓之人且機器良楛亦難驟辦仍須託洋人購覓寬給其值但求其良則亦非不可得也如慮外國師匠要約之難則先立條約定其薪水到廠後由局挑選內地各項之少壯明白者隨同學習其性慧夙有巧思者無論官紳庶士一體入局講習拙者惰者隨時更補西洋師匠盡心教藝者總辦洋員薪水全給如靳不傳授者罰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如慮籌集巨款之難就閩而論海關結款既完則此款應可劃項支應不足則提取釐稅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撫臣馬新貽新

授廣東撫臣蔣益澧均以此為必不容緩願湊集巨款以觀其成計造船廠購機器募師匠須費三十餘萬兩開工集料支給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約需五六萬兩以一年計之需費六十餘萬兩創始兩年成船少而費極多迨三四年則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費亦漸減通計五年所費不過三百餘萬兩五年之中 國家指此數百萬之入令雖見多分亦見少似尚未為難也如慮船成以後中國無人堪作船主看盤管車諸事均須雇倩洋人則定議之初即先與訂明教習造船即兼教習駕駛船成即令隨同出洋周歷各海口無論兵弁各色人等有講習精通能為船主者即給予武職千把都守由虛銜洊補實職俾領水師則材技之士爭起赴之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材固不可勝用矣且 臣訪聞浙江甯波一帶現亦有粗知管駕輪船之人如選調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駕似得力更速也如慮煤炭薪工按月支給所費不貲及修造為難之費則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雇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受商雇薄取其值以為修造之費海疆有警專聽調遣隨賊所在絡繹奔赴分攻合剿剋期可至大凡水師宜常川住船操練俾其服習風濤長其精力深其閱歷然後可恃為常勝之軍近觀海口各國所駐兵船每月操演數次儼臨大敵遇有盜艇即踴躍攔擊以試其能所以防其惡勞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

萍厲則崩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且愚竊有說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米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折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錄興未暇議及雖前次有代造之舉現復奉 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于寔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如擬創造輪船即預慮難成而自沮然則治河者慮合龍之無期即罷畚築治軍者慮歲役之無日即罷徵調乎如慮糜費之多則自前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之費已難數計昔因無輪船致所費不可得而節矣今仿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

而尚容新乎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紆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縱令所制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懋情勝無倉卒較有所恃且由鈍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諸異日孰如羨魚而無網也計閩浙粵東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費數百萬尚非力所難能彊且誼在體 國奉公何敢惜小費而忘至計至以中國仿製輪船或疑失體則尤不然無論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即以鎗炮言之中國古無範金為炮施放藥彈之製所謂砲者以車發石而已至明中葉始有佛郎機之名 國初始有紅衣大將軍之名當時得其國之器即被以其國之名謂佛郎機者即法蘭西音之轉謂紅衣者即紅夷音之轉蓋指紅毛也近時洋鎗開花砲等器之製中國仿洋式製造亦皆能之砲可仿製船獨不可仿製乎安在具為失體也且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唇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國朝志乘載記官私各書有關海國故事者每涉獵及之粗悉梗概大約火輪兵船之製不過近數十年事于前無徵也前在杭州時曾覓匠仿造小輪船形模粗具試之西湖駛行不遠以示洋將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據云大致不差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臻捷便因出法國製船圖冊相示並請代為監造以西法傳之中土適鑿逆臨漳州臣入閩督勸未暇及也嗣德克碑歸國繪具圖式船廠圖冊並將購覓輪

機招延洋匠各事宜遂款開載寄由日意格轉送漳州行營德克碑旋來漳州接見
臣時方赴粵東督勦未暇定議德克碑辭赴暹羅屬日意格候信彼此往返講論漸
得要領日意格聞臣由粵凱旋擬來閩面訂一切臣原擬俟其來閩商妥後再具摺
詳陳請 旨因日意格尚未前來適奉購雇輪船寄諭應先將擬造輪船緣由據實
馳陳伏乞 聖鑒

續又疏陳據日意格等稟呈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各件業經法國總領事官白
來尼印押擔保臣遂加覆核均尚妥洽所有鐵廠船槽船廠學堂及中外公解工匠
住屋築基砌岸一切工程經日意格等覓中外殷商包辦由臣核定計共需銀二十
四萬餘兩船槽尤為通局最要之件應用法國新法購辦鐵板運來船廠嵌造成槽
此外一切局中應用什物由護撫臣周開錫委員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工估定
即回法國購買機器輪機鋼鐵等件並購大鐵船槽一具募雇員匠來閩一面開設
學堂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字洋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名曰求是
堂藝局挑選本地資性通敏穎悟通文字義子弟入局肄習並採辦銅鐵木料一俟
船廠造成即充脩造船身庶來年機器輪器運到時可先就現成輪機配成大小輪
船各一隻此後機器輪機可令中國匠作學造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

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七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均照外洋兵船式樣總計所費不逾三百萬兩惟採買物料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勢難劃一應將關稅每月協撥兵餉五萬兩劃提四萬兩歸軍需局庫另欸存儲以便隨時隨付而前後牽計仍不得踰每月四萬之數以示限制抑區區之愚有不敵不盡者茲局之設所重在學造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俾中國得轉相授受為永遠之利也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濟一時可比其事較雇買為難其費較雇買為鉅臣德薄能淺不足為其難又去閩在即不能為其難當此時絀舉盈之際凡費宜惜鉅費尤可惜而顧斷斷于此者竊謂海疆非此兵不能強民不能富僱募僅濟一時之需自造實無窮之利也于是則雖難有所不避雖費有所不辭然而時需五載銀需二百數十萬兩事屬創舉成否未可預知幸而學造有成縱局外議論紛紛微臣尚有以自解設學造未能盡洋技之奇即解造輪船不能自作船主曲盡駕駛之法則費此五年之時日二百數十萬之帑金僅得大小輪船十六號機器一分鐵廠船槽船廠及各房屋雖所造輪船較尋常購買各色輪船精堅適用而估計所費多于買價一倍于大局仍少裨益責以糜帑咎何可辭凡此皆宜預為綢繆而不能預為期必者故此局之定愛臣者多以異時之咎責為臣慮局外阻撓為

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時局面既更勢難兼顧如欲停止願將已領之銀仍即繳回
且答以事在必行萬無中止之理但願一一謹守條約盡心經畫共觀厥成如有差
謬當自請 朝廷嚴加議處而已察看情形尚可望其有成合將日意格德克碑合
纂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照抄咨呈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外謹臚舉
船政事宜十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謹會同兼署閩浙總督臣英桂恭摺具奏伏
乞聖鑒訓示施行

李爵相奏開輪船招商局

李爵相既平粵賊後于同治四年先在上海開機器局以製造洋鎗洋礮及銅帽洋
藥諸軍火比督兩江于金陵亦設製造局曾文正公再督兩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創
造輪船文正公亦令于上海兼造數年來已成八艘十二年又仿造鐵甲船一艘洋
人所能者我盡能之矣十三年李爵相又奏開輪船招商局共集貲一百五十萬官
百三十萬商集 先購買外國輪船而以機器局所造之輪船益之以運江浙二省漕糧
漕運既畢之後准商人雇載赴外洋及各海口銷售貨物以分洋船之利無事則運
糧販貨取其資為脩購船隻之用有事則用為戰船以之巡防以之攻擊蓋一舉兩
得之術也光緒元年于招商局內又分設保險公司以保輪船先由商集貲十五萬

本局之船可以無須向外國保險而外國之船我轉可保之則保險之利亦分之矣李左二相國所以為國計民生籌畫者至矣盡矣惟鐵甲船之遠費較輪船十餘倍只能為攻戰之用且船身太重時虞擱淺若海口以最巨之礮擊之亦不能抵禦此時英國已經停造計數年之後各國未必踵行則我國亦似可不須效顰也

人參誤服殺人

今之醫者多喜用重劑取效曰古方本重吾已減輕矣驗之古方誠然心竊疑之以為古人秉氣素厚也嗣閱洄溪徐靈胎所著慎疾芻言一書內論制劑一篇始悟今醫重劑之悖乎古也洄溪之言曰古時權量甚輕古一兩今二錢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劑今三服古之醫者皆自採鮮藥如生地半夏之類其重比乾者數倍故古方雖重其寔無過今之一兩左右者惟千金外臺間有重劑此乃治強寔大症亦不輕用也若宋元以來每總製一劑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錢或五錢亦無過一兩外者此煎劑之方也未藥則用一錢之丸藥則如桐子大者十九加至二三十丸試將古方細細考之有如今日二三兩至七八兩之前劑字皆由醫者不明古制以為權量與今無異又自疑為太重為之說曰今人氣薄當略為減輕不知已重于古方數倍矣至于補劑要知藥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血非藥入口即變為氣血所以不在

多也又今之醫者不論人之貧富人參總為不祧之品人情無不貪生必竭蹶措置孰知反以此而喪其身其貧者致送終無具妻子飄零是殺其身而並破其家也云云靈胎為乾隆時名醫學問駕于葉薛之上乃其言如此醫者當奉以為圭臬也按人參誤服殺人在富貴家不一而足先曾祖通奉公在四川重慶府同知任內奉旨馳驛入京視疾一時求診者充門塞戶至三鼓甫散忽儀親王以福晉病甚遣官來迎公以疲乏已極固辭不往使者傳王命謂即以夜深不能至請先付丸藥服之俟質明再近公既不知為何病又無從得藥適案上有漿服子末一包遂以與之曰姑服此明日再診可也蓋取其服之無礙暫為搪塞耳次日公尚未起聞馬蹄聲隆隆王親乘車來一見即謝曰福晉正悶躁欲死靈丹一服頃刻霍然已安睡至今今請偕往覆診公至邸視之則風寒微疾誤服人參所致藥蕪未適解之故見效如是之速然不敢明言致太醫呂干譴乃定一祛風之劑而出數日後王厚酬焉通奉公恒舉此以為笑柄

神咒治病

祝由一科起于黃帝禁咒治病伊古有之其詞甚俚其效甚速不可解也今擇余所知而驗者錄之 治蜈蚣螫咒云止見土地神知我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勒以

右手按螫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手作撮去之狀頃刻痛止 治蛇纏咒云天蛇蛇地蛇蛇騰青地扁烏稍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凡人影為蛇所啄腰生赤瘰癧痛痒延至心則不可救名蛇纏又名纏身龍治法以右手持緇幹一枝其長與腰圍同向患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臂置緇幹門檻上刀斷為七焚之其患立愈 蠖蝮溺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痺治法畫地作蠖蝮形取腹中泥以唾和塗二次即愈或夜以燈照生瘡處之影于壁百沸湯澆影上神效 蜂螫痛甚治法向蜂來之方以右手中指空中單書帝字中豎直下至地即以中指挖土塗螫處立即止痛 又治蜈蚣螫方以手向花枝下泥書田字勿令人見取泥擦之 人被犬咬即于土地上書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三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請土地揭起土來補念咒畢即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敷在患處以手摩之立愈 治難產方殊書語忘敬遺四字于黃紙上貼在產婦卧牀對面令人口念四字不歇立產

安南阮氏遺牘

交趾古屬中國堯典宅南交此見于經文之最古者漢魏六朝及隋唐五代均設官置守至宋初丁氏始建國稱安南二世十三年亡于太宗時黎桓二世三十二年亡

于真宗時李公蘊八世一百二十年亡于理宗時陳日張十二世一百七十年至明
建文時為黎季犛所篡而亡明成祖發兵滅之交趾仍歸中國者三十年宣宗時復
為黎利所據傳十世至黎譔為莫登庸所逐時嘉靖元年也世宗削其王封改為安
南都統使傳二世至神宗時又為黎維潭所併維潭傳至裔孫維祈于我 朝乾隆
時為阮光平所滅光平傳子光垂至嘉慶年間又為阮福映所奪稱臣入貢請改號
為越南江都蔣觀察趙伯咸豐十年于京師琉璃廠市購舊書中央公移二紙其末
皆鈐安南國王之印殊色爛然其文曰安南國王阮光平肅稟天朝御前大臣經筵
講官太子太保內大臣議政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軍務兼理糧餉鹽課一筆嘉勇公臺前職職茲者接奉憲札
內開欽奉上諭令故黎君維祈率同伊屬下八戶全行來京歸入漢軍旗下編一佐
領又黎維祗窮蹙內投亦著一併送京安置俾小番撫有安南全境永無後患仰維
大皇帝興滅繼絕之意不忍黎氏故主齒于齊民且不欲其翱翔粵西使黎氏支庶
及舊日臣民藉此為名訛言煽惑餘光燭火未絕星星故特令全行進京歸旗受職
蓋其防微杜漸所以仁于黎氏者乃所以厚于小番聖恩體恤新邦寔屬無微不至
其為歡忻感激何可限量而親姓阮光顯陪臣阮有燭武輝璿等回國欽奉頒賜誥

命敕印並綵幣珍品祇領帶回再奉御賜親書詩章稠疊寵榮寔踰常格蓋自本國
丁奉陳黎覲幸之難而今日蒙霑之易豈敢自謂恭順之至有加于前人寔蒙大皇
帝至仁洪慈將遐遠偏方悉歸覆載飡和沐澤報答何階雖罄土地所有以旅闕庭
曷足以對揚休命況海嶺之尺土寸民皆天朝之賜不腆篚包詎堪塵瀆惟是恪恭
奉上之誠不能自己奉有謝恩表文一道謹遣陪臣黎伯璫吳為貴等隨表進京並
賡遞貢品上進端望尊大人收表轉奏今年八月祝釐大禮小番謹已點檢行裝先
期詣闕匍匐稽拜區區之衷不遑啟居請以今年四月上浣赴闕候尊大人帶隨進
京展覲竊思小番生于布衣賴天朝寵靈以克有國鄙陋荒遠禮制多所未嫻且小
番深山締構以來主臣相聚有所跋涉咸執羈勒以從今萬里程途箇箇願帶隨偕
往且此次瞻覲丹墀獻萬萬歲壽受臣子曠聞之異渥親生平未見之大觀鼓舞趨
蹌乃眾情之同然者難為峻却如呈請多帶員役又恐于體制未合將來行時當得
帶隨幾許員弁多少部曲從陸道起若干人馬或從水道作何儲頓又冠帶衣服用
何品色統祈早賜開示庶得預先備辦入覲以合禮儀且天朝諱避條禁下邦始奉
內屬未得一詳知竊願俯賜教明庶不致冥行徑造以重取戾又本國自奉陳黎
氏都于昇隆城天朝恩命于此貴臨邇來地氣良歇今本國富春以南疆界較前代

稍廣設都建國惟又安為土中已于其地之鳳凰山前置為本國中都業經陳達左
江湯道官知照向後一切公文往復比昇隆城日期又多一倍仰維體照幸免稽延
之咎家兒光垂方當學禮玉樹生庭之譽未敢披襟蒙貺吉祥如意錦緞多珍一家
父子均沐恩波拜領之榮寔深感佩至如家將吳文楚先後趨赴乃其職分內事並
蒙綵幣之賜愛屋及烏頂戴又何如也再奉鈞諭本國初立事事草創一切服用有
缺欠須備用之處列摺呈達當為採買送來竊惟衣服所以華躬中州服色彩章之
美深所景慕所有龍蛟袍樣謹奉別摺開列希下織坊照樣織造工竣之後發付奉
領為小邦朝議之服陳請為瀆萬望鑒原臨紙向轅翹瞻眈切肅稟乾隆五十五年
正月十日此上兩廣制軍福文襄函也又一紙是致粵西中丞之牘兩文皆婉委曲
折亦可想見蠻夷大長書記翩翩矣董司農拘為題安南阮氏遺牘六大字觀察自
題二絕句云黎氏凋零阮氏雄木刀木落後先同可憐十道將軍印都付先游一令
公斗大華閩古法鄉蝸蟻犬跡總荒唐請看二阮須臾事又是南柯夢一場今安南
已為法蘭西所据其王僅擁虛位將來不知若何更變矣

假乩語止變

扶鸞本干例禁然亦可佐政治所不及所謂神道設教也青浦新涇鎮有劉猛將廟

每當報賽出會之時四鄉土地神皆昇其像來會鄉民聚至數萬誼誼雜齒不可禁止廟左近有一橋將坍損尚未脩葺余恐賽會時人眾橋壞或有溺斃者因檄鎮之巡檢禁會不作而鄉民洶洶不聽勢且滋事巡檢不能遏飛稟來報余方擬親往曉諭旋又報事已安貼矣詢其故則有董事陸某扶乩假猛將語止之而定余笑曰此真是劉公一紙書賢于十萬兵也猛將載在祀典而不知何神按怡庵載錄云宋景定四年旱蝗上救封劉武穆琦為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蝗遂殄滅而畿輔通志載劉猛將軍名承忠廣東吳川縣人元末官指揮有猛將之號江淮蝗旱督兵逐捕蝗盡殛死後因元亡自沈于河土人祠祀之二說不一豈神亦有更替耶然忠義之士生而護國死而佑民其為神則一固不必辨其孰是孰非也

宋儒信釋氏施食

先大父臨終遺命子孫不許作佛事余家世遵守之或謂懺悔解冤事理彰著胡可廢也余曰子不讀佛書耶佛于過去生中曾為盜殺人比成道後報至金鎗穿體佛飛至空中鎗亦隨之不勝其苦諸大弟子皆悲泣而莫能救夫以佛之功德不克解已之厄諸大弟子之法力不得解師之冤而謂今日之僧眾捧數卷經文能懺一生罪業有是理乎人第當自省此身不作害人害物之事可耳其人無詞而退然僧家

施斛請客一節卻甚有驗嘉慶年間先大夫在福建需次時舍館夙稱凶宅初不之信入居後家人時譁鬼祟病者接踵未幾先大夫亦病且甚先太夫人醫禱皆窮乃延僧施食是夕先大夫于朦朧中忽見男女數十人皆青衣小冠結隊自牀後出時以憊甚不能詰也未幾又見此數十人連袂自門入每人皆至牀前叩首而去心甚疑訝然嗚不能言比先太夫人入告以故太夫人驚曰今夕延僧施食豈鬼來相謝耶然自後病良已宅亦從此清吉先大夫嘗與人言之故余家雖不禮懺而施食一事嘗舉行之茲閱南宋車若水脚氣集所論施食之說頗有相合者若水在宋為講學家所見如此故採錄之大略謂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冠禮喪禮葬禮祭禮皆被他將蠻夷之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喪禮則有七十百日之說葬是順火化是大逆今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化上天是喪葬之禮亦被奪了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又與祖先請客而共享之夫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者乃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有思親之心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教如此則施斛之說尚不失為長厚也畢竟是一個祭祀以僧代巫而求達于鬼神請父母而又與請客致死致生之道容或有是理也予先室死曾施斛祭之友朋來問云君素不信佛老何為施斛予曰我自不信我自施斛既而友人

呂居中云鄭樵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曾有所感也以僧代巫却要擇僧云云其說于理甚明昔邵康節先生不廢紙錢其亦此義乎又福州梁臣林中丞退庵隨筆載康熙時韓文懿公薨病困時李文貞公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眾崇繞榻徹夜叫謹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增其日諸鬼忽相約于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寢達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于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于困李文貞曰今諸鬼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為信今將紀錄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相屬後文貞以此事載之語錄中夫文貞為一代理學名臣目擊韓文懿之事而著之書則施食一節可無致疑矣

古今海菜價之貴賤

若水又謂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為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苔為下紫菜爽口乃發百病大菜病人可食苔之好者真勝前兩菜且無渣滓本草謂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吃貴物云云按紫菜此時並不貴重而海藻則稍貴于紫菜亦是常物非貴人所屑食者今之海菜則海參也魚翅也而推燕窩為首佳者價至三四十金一觔較紫菜價百倍矣何古今食品之殊若此豈古尚儉而

今愈奢耶

黃巖杜鵑

若水謂杜陵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嗅殷勤哺其子禮若奉至尊其說不然杜鵑鵑屬鳥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之而去于是生子于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為育之既長乃欲噉母其說甚奇古人初無是說豈黃巖之杜鵑若是若水親見之而云然耶記之以俟世之博物者

關侯祀典

關聖廟中除子平及周倉外無從祀者按吳志呂岱傳安成長吳碭中郎將表龍首尾關雲長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擒斬龍是龍碭皆蜀漢忠臣關聖心膺龍又殉節乃廟中不祀何耶又世傳侯生于戊午年五月十三日四柱皆是戊午故祀典于是日致祭一次然以長歷攷之是年五月無戊午日是四柱戊午之說已不足憑又遂安余國楨所著劬庵類纂謂正史侯狗義在建安二十五年歲在庚子年五十八歲則侯受生之歲是癸卯非戊午也余又攷由戊午至庚子僅四十三年而獻帝初平元年侯已從先主討董卓以戊午年計之止十二歲耳有是理乎

邢凱坦齋通編謂易或益之句十朋之句龜弗克違句謂有十朋之益即龜亦不能違也經傳釋詞謂論語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作一句毋作不字解兩說雖與註不合而其論自通又湛淵靜語明夷六二用拯句馬壯吉句謂當明夷之時既有所傷必用拯救其所拯救必馬壯健而獲免之速則吉也論語子在齊句聞韶三月句不知肉味句必如是讀方得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句克類至句義之盡也句語意乃見圓澈此數說亦甚有味

滑稽詩

教職當歲考之年定例亦須考試一場向來學使者優卹教官大都臨期散卷遲數日交卷教官中年老者居多不自作託學中能文者代為之故考教一場僅為具文矣咸豐癸丑江西萬耦於尚書視學浙江忽改為高試于是年老荒疏諸公皆大驚恐先期于同寅中擇年少未荒者某代作某代書互相訂定庶時到不致曳白然此心總搖搖如懸旌也學使亦頗慮內中有不能完卷者無以下臺乃令優生與教官為一場又下令曰若老師目昏手顫不能端楷者准將草稿交優生代謄于是歡聲雷動大半託優生捉刀矣金郡九學諭訓共十八人試之日人給方桌一張列坐堂

上谷優生則散坐殿內文成文卷教官尚得學使例宴飽餐而散可謂將軍不負腹矣余同事秀水陳星坵舉言文素敏捷一揮而就又作七律一章奉呈諸君子讀之無不捧腹後學使微聞之亦一笑而已其詩曰接談散卷久通行誰料今番忽變更高蹈考棚方桌子俯求優行老門生牢籠一日神都倦安枕三年夢再驚共說阿婆都做憤者回新婦禮難成

昔人有嘲內閣中書詩曰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回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余因星坵作考教詩亦戲將是詩改之以呈諸君子云莫笑區區職分卑教官也最占便宜春秋兩季分肥胙督撫同聲叫老師遇考可求優行代束脩不怕上官知校官填冊後有時保得京街著余以勸捐得保一串朝珠項下垂知府相沿成制有時保得京街著慶事府主簿街崇厚庵觀察笑謂人曰陳子莊以督撫為門生我等道竹宜字不在渠目中

湖州郎蘇門觀察庶常留館後有七律三首亦可噴飯詩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都人謂翰

老虎堅班多歲館授知縣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青雲帳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

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幾許只愁帽頂有瑋瑋散館主事先生體統原來老吉

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闕宅子無車兩脚走官功名老大騰身易謀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公頻報遺今朝又到幾知單

冷宦風趣

伯祖朝珍公廷獻乾隆辛卯舉人弱冠登科意氣豪邁十上春官不第選就蘭谿教諭在都中遇翰苑諸公必以論文數典困之洪稚存張船山太史均畏其鋒常自詫曰吾來會試狀元總在吾荷包中無奈輒遇窮俗賊也官蘭諭三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惟以飲酒賦詩為事年滿八秩奉部推升國子監典籍門下士集資為祝八十七生辰樂飲十日而歸同官仁和沈秋河先生為撰壽序用一百箇死字文極奇詭復撰一聯贈之曰不病故不勤休仙家亦稱上等又升官又添壽教官無此下臺歸之次年道光辛卯重赴鹿鳴姓九泉是科亦登鄉薦為吾宗盛事余年八歲時隨先大夫之官福建過蘭谿公登舟來視撫余首曰兒好好讀書早早發達莫效老翁之吃筍着盤也嗣余于辛卯科乃薦而不售官校官者十八年僅得公厯俸之半耳校官為冷宦自撰楹聯或嘲或諷多有可於一噱者李時庵教授題大堂聯云掃雪呼僮莫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下傅芝堂學博則云百無一事可言教

十有九分不像官此二聯早膾炙人口矣屠彼園教授所書則教無所教偏稱教官不成官却是官自嘲中却有身分陸定圃教授則云近聖人居大門徑享闈官福小神仙亦有味沈秋河司訓門聯云讀書人惟這重衙門可以無妨出入做官的當此種職分也要有些作為則稜稜風骨讀之令人肅然起敬也

科第世家

本朝五子登科者余前記之矣光緒元年乙亥恩科福建侯官郭穀齋觀察式昌長子曾矩與叔事昌弟曾珣同科中式祖父遠堂中丞方引年歸里一時傳為盛事後乃知中丞昆弟五人皆登科廕仕觀察則與嫡弟元昌等五人先後登科家門之盛近代希有中丞歟歷中外清望爰推觀察歷典劇郡循聲卓著世德作求振興未艾也觀察為余言同鄉林氏科甲鼎盛有一科四進士三代五尚書之聯自謂不及余謂我家雍乾之際極盛亦有一門三宰相四世五尚書二語似尚未足為奇如近時吳門潘文恭相國狀元及第其弟世璜及孫祖廕皆以探花及第此外登進士入詞林者指不勝屈合肥李相國為題其門曰狀元宰相祖孫父子伯姪兄弟翰林之家則極當代科名之盛亦見壽考作人之雅化也

不讀書人有至行

不敢妄為此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蓋以讀書者必明理不妄為乃有所為耳然世之奇節偉行多出于不讀書之人其故何哉杭州江小芸觀察清驥為余言里有錢塘人許大鏞者為水師營卒餉不足以養母遂兼業雜工性極肫摯而不能識一字常往來觀察家執藝見壁間懸奚鐵生山水小幅愛之甚母至必注視久之乃去心摹手追者累月忽縱筆成一畫願不自信又懸于示人一日者見觀察怛悅顏者良久乃出所畫以相質觀察驚為神似亟相許可復為指其瑕處謝而去數日復持一畫來則較前更工矣由是暇輒畫畫就以質觀察不一年遂有畫名然業雜如故也母老矣思為納婦則固謝不願蓋恐多一人則母之甘旨或缺也適有新寡者母廉其值不告于子而聘之大鏞大驚然不敢逆母命遂成禮禮成後詢知為寡婦再醮則又大驚立與異室寢而陽共侍母母不知也觀察聞而詢之則感然曰吾敢壞孀婦節哉未幾母病且甚大鏞醫禱皆窮鄰有華陀廟百叩乞方終不效會遇陀誕辰眾焚香者相屬爐火赫然大鏞忽插中指爐中眾驚問故曰吾將燃以救母火烈焰起指燁燁有聲眾相勸相憐股栗汗流大鏞齧齒默禱顏色不變頃之中指二節皆成炭則裹爐灰及指炭燂湯進母母飲之立愈眾皆歎異以為神不數月母猝以無疾逝大鏞醫救莫及痛絕者數四既殯其母乃謂寡婦曰我之娶爾者順

母命也所以我不與爾處者全爾節也今我母歿爾節全我行且逝矣請悉以家之所有予爾爾可保爾節以終身矣遂出門去自髡其髮為僧于華陀廟中戒律甚嚴人咸敬之咸豐庚辛之變城破廟燬大鏞不知所終觀察決其必殉難以死特無人佐證不能為之請旌耳嗟乎若大鏞之所為有讀書士大夫所難為者而大鏞顧率性為之而不見其難然大鏞固一字不能識之人也悲夫

第

冊

庸間齋筆記卷十二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舒鐵雲和尚太守謠

自軍興以來仕途流品冗雜近年世道清夷于是大吏多以澄欽官方為事前年福建巡撫劾長隨出之問知何某上年湖南巡撫劾候補道劉某曾作門丁皆奉特旨革職查辦此後濫劾冠裳未嘗發覆者當稍知警惕矣然嘉慶年間有和尚太守一案最為奇異和尚姓王名樹勛山西人揚州鹽賈王引長世僕汪重光乳母之子始在木蘭院為道士後至京師廣惠寺為僧號明心和尚有口辯多技能兼俠異術一時名動公卿下而士庶商賈上而達官勳衛皆有皈依者蓄積饒多忽言塵劫且至當留髮蓄妻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某中丞作幕友久之復入都會聞事例乃捐通判分發湖北諸弟子左右之補善缺擢同知晉知府調補襄陽府知府其幼主王六聞信往投命為姪乃留署中旋以卓異赴部御史石永藻發其奸下刑部訊得寔諸弟子復左右之得從輕比奏上 仁宗震怒命發黑龍江編管先于刑部前枷號兩月再行發遣然其弟子總以為神奇不可解也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警鍊奇詭李長吉不足多也或他日和尚竟藉此獲傳則和尚之幸也詩云棄民為

僧如禿鷲集僧為官如沐猴宦成黃鶴樓中往事敗黑龍江上去南來初寂寞騎上揚州鶴北去尤蕭條凍煞乾干雀無端忽慕竺法深有時化為支道林碧紗籠邊鐘悄悄青蓮鉢底花沈沈石塔寺無一縫金輪會有萬眾吳國銅瓶五色堅趙州布衫七斤重借得如雲影放下茗帚柄或現宰官身或佩國公印兩眼看天雋不疑五體投地霍去病官如襄陽節度乃有敘勛僧止聚處禪師之鬪場住處終南之捷徑君不見南州傳法唐慧能又不見西蜀入資漢長卿料得清貧饒太守依然天竺古先生恒星不見官星見不看僧面看佛面魚魚一曲雉朝飛啞啞三更烏夜啼州亦不可添詩亦不可改白銅鞮上春如夢黃金臺畔人如海珊瑚者骨種種者髮不須笑整冠且與飄着襪卿在鴈門關來師言石頭路滑鈴音云何劬禿當禪味如是乾屎橛贈君以繞朝之馬搗李斯之狗枷我我御史府堂堂司寇衙五百劫恒河沙二千石優曇花紆青拖紫波斯匿偃紅倚翠摩登伽于是乎始墨于是乎始鑿汝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吁嗟乎天下雖大難容其身地獄之設正為此入今我故我無臣有臣束之高閣問之水濱初不若劉孝標典校祕閣上又不若楊法持戰勝邊庭壯爰有薛懷義行軍總管彼一將復逮李宇之中書門下此一相韋渠既工古樂府賈島亦登進士榜國子祭酒理又支閣門祇候言非誑馮延魯去空遁逃孫景元來曾供

養而況徐羨之愛湯惠休阮佃夫薦如法亮身史十七部白髮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進治狀君不見襄陽太守王和尚

訟簡刑清法

同治六年余初任南匯縣時屬精圖治遇民間訟事一經控訴立即提訊隨到隨審隨審隨結三月之間除尋常自理之案外審結懸任積案三百八十餘起案牘一清民間頗著頌聲丁雨生中丞奏予獎敘余私心亦未嘗不自喜也洎調青浦仍不肯少怠擱與喊稟無不立為了結甚至南匯舊部民訟獄者有不之本縣而來青浦求余判斷心益喜自負至九年丁中丞以所刊牧令書頒發各縣內有南豐劉廉舫先生衡庸吏庸言一冊余受而讀之不禁慨然自失通身汗下自是不敢自詡精明輕受民詞矣先生之言曰尋常案件定于三八當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濫收夫小民錢債田土口角一切細故一時負氣幸有匪人儻之遂爾貿貿來城忿欲興訟定則事不要緊所欲訟者非親即友時過氣平往往悔之官若隨時收呈則雖有親鄰不及勸阻而訟成矣一經官為訊斷曲直分明勝者所值無多負者頓失顏面蓄忿漸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且官即清廉結案亦極神速訟者自田間來人地生疏斷不能一無所費此官長任事太勇之過也若官非三八日斷不收呈則訟者欲告之日

未必適逢放告之期此數日中有關愛之親戚鄰里為之勸解則狀詞未投欲告者舊情未斷為所欲告者顏面無傷不難杯酒釋憾矣夫如是則訟端漸少和氣所蒸可以兆豐年而釀厚俗又不僅惜民之財已也此愛民者所宜體諒及之者也倘自謂聰強收呈不以其時能則能矣毋亦不恤民隱乎況更有藉此巧取者吾烏乎知之至如命盜鬪傷搶親等案則應就地方情形擇其尤要者酌定十條或八九條刊刻宣示准其隨時喊稟則又不必具呈矣云云此真閱歷有得藹然仁者之言嗣余宰上海即遵其言之上海五方雜處華夷交涉事件尤多聽訟不勝其煩嘗有攔輿控會項不還者余閱其呈曰爾理可准然細故可于明日告期上來明日其人不至又嘗于鞫獄時有呼冤入者詢其故則被人霸佔房屋不還之故亦令其俟告期來到期亦不至蓋俱有人相為調息矣此等事不一而足不特民免訟累即官亦省聽斷之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特記之以志吾過並諭後之有志恤民者

禽獸亦通靈性

道光壬辰余應京兆試後至元氏縣省外常縣城外民家畜一雞云能識字余往觀之見以千字文散置于地呼令取其字來則應聲啣至余戲令取雞田赤城四字而匿其城字則啣雞田赤三字列于前而側首以覓城字不得若有躁急狀同人均大

驚笑或云此亦教而成者如黃雀演戲烏龜算命蝦蟆教書螞蟻排陣之類皆不足
奇最奇者錢梅溪先生所云蘇州楊方伯家畜一犬喜聽曲每遇人唱曲必搖尾至
驅之不去曲若有誤則呬呬作聲若相正者犬能顧曲已自奇矣又蘇城新郭里有
浙江慈谿人姜姓設小藥肆姜素知醫頗有聲家畜一犬甚馴姜每視疾犬輒隨之
有患隔症者姜誤為虛症將投補劑犬向之長嗥乃改其方數劑而愈有孕婦腹巨
而飲食減少姜自為蠱脹犬又向之吻吻作小兒啼乃悟予以安胎藥越月而學生
母子無恙嗣有鄉人患濕毒一腿紅腫不知其名姜審視未定大忽突前啣之血流
滿地作紫黑色鄉人大號姜怒撻其犬既乃知毒蘊于中非開刀不能出也敷以藥
遂愈于是犬醫之名大著然未幾逸去姜忽忽若有失焉犬能知醫犬奇之奇者也

堪輿奇驗

杭州文風科第甲于一省自嘉道而後漸不如紹至咸同之際復不如甯錢塘丁松
生丙謂為府學風水所致因于光緒乙亥科前期請于大府將門徑向置稍為修改
又將五魁亭飾而新之公月初八日士子入場之日適值工竣松生于亭前燃雙響
炮三十枚以振文氣洎榜發杭人中式正副榜者恰三十人松生之姪立誠得亞元
共以為奇堪輿之驗如此不可解也松生勇于為善其所為者不顧艱阻必底于成

杭城善後之事多得其力左爵相薦舉浙江人才稱其見義必為居心懇惻而有條理若授以牧令之任必能撫循黎庶希蹤循良奉 旨以知縣發江蘇補用松生高卧不起其志趣可欽也

錢東平創釐捐法

錢東平江者浙之歸安人也負才使氣跡地不羈有俯視一世之概故無鄉曲譽薄遊廣東亦落落寡所合會林文忠禁煙英夷肇釁江心憤其事遂集眾舉義與夷為難所作檄文多所指斥大府惡之坐以法遣戍新疆當未至之先新疆諸人固已聞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將軍以下皆折節與交江口若懸河議論激昂慷慨同人皆推服之尊為上客未幾遇赦歸後又遊京師出其縱橫捭闔之說遂名動公卿間或勸以仕江不應頗以魯仲連自命時值粵賊陷金陵世事孔亟江曰此吾維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乘薄笨車出都出都日送者車數百輛冠蓋之盛其時副都御史雷公以誠辦糧臺開府邵伯埭江懷刺上謁抵掌而談雷公大悅辟至幕府幾于一則仲父再則仲父之契焉當是時江北屯兵數萬儲胥甚急公以轉餉為職而各省協餉不至空手不名一錢庚癸頻呼行有脫巾之變焦愁仰屋莫展半籌江為之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千餘紙以勸捐軍餉隨時隨地即行填給與從前繳銀累

載奏獎不聞者迥然不同富人朝輸貨財夕膺章服歡聲載道踴躍輸將不旬日遂得餉十餘萬又創立抽釐法于行商坐賈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經紀者免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所取其廉故商賈不病所入甚鉅故軍餉有資源源而來取不盡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資用既裕兵氣遂揚江上諸大帥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視江如左右手矣當是時江之名聞天下然江恃功而驕使氣益甚玩同幕于股掌視諸官如奴隸咄嗟呼叱無所顧忌于是上下交惡譖毀日至雷公亦稍稍疏之膠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即于雷公亦面加譏斥雷積忿日久第欽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飲次議論相左雷加譏讓江使酒大罵雷怒甚在旁者又慙惠之立即斬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將謀不軌奏焉寃矣使當日江稍委蛇必可不死使雷公左右有略與周旋者亦不至于死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不能為高蹈之魯仲連轉同于殺龜之盆成括哀哉余初不識江故友戴禮亭熟其人為余述其大概如此後雷公以他罪褫職聞亦頗心悔其事流寓清江浦佛寺誦經自懺然而江則已死矣

錢江既創立釐捐法各省皆仿照行之曾文正公尤以為善謂軍餉無出與其病農不如病商蓋擇徭莫若輕之意非真以釐捐為必可行也軍興二十年以來不加

賦不勒派而卒成戡定之功者釐捐之力居多余自咸豐初年奉檄餉局首則捐輸繼而助餉又繼而米捐舌散耳聾異常困苦恨聲不絕所得無幾自釐捐法行商賈不無怨謗然一省之中每年或得數十萬或得百餘萬或得二百餘萬而不甚費力余謂辦捐之道切不可過分此是國家不得已之政須體朝廷不忍人之心持己以嚴免招物議待人以恕用卹商情自然商賈願藏于其市行旅欲出于其塗而捐數可以旺收聲名不致敗壞矣其有以刻為能者尺布斗粟併計起捐碎物零星志報即罰此是闕市之暴客也其有營私為己者得費免捐公然賣放收錢不報暗地侵吞此是國家之盜臣也兼之設卡既多立法益密大小委員一局三四輩巡丁司事一卡數十人人數猥雜局用益大所入不敷則不得不加意搜求再人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查察不及弊端百出既為暴客又為盜臣而商賈徒耗其財餉需仍無有濟言之可為痛恨雖大吏時加檢攝有犯必懲而吞舟之漏者又不知凡幾此固非江創法之初心然江則為其濫觴矣故此時但願軍務早威釐捐得停復睹嘉道承平之治斯為美耳然江以一匹夫創成天下釐捐之舉論平賊之資固屬功之首追思病商之源亦是罪之魁也

按釐捐之法寔肇于宋陳亨伯之經制錢增酒價添商稅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

三文紹興時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史稱其多江之釐捐寔祖其意雖云每千取十其究也亦將至二十三文第以江浙二省計之每歲已三四百萬緡于軍餉寔為大宗朝廷雖屢有輕減之旨總以軍務未平未能已也

王皖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

宋不用張元而元昊用之大為中國患人多咎宋之遺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間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壘獲蘇州諸生王皖上偽忠王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詳觀堂中丞閱之大驚疏聞于朝江南北大為警備幸賊不從其計卒以無事至四月後李爵相督師來滬以上海為關中戰勝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當皖獻策之時使賊稍聽其謀上海一有失事則後來爵相無駐節之所餉源斷絕不知又多費若干經營矣賊平後皖遁入咪喇堅墨海書院以死不娶顯戮三吳人有遺恨焉然皖先時亦嘗謁吳曉帆觀察陳書當事者不置意遂往從賊此亦張元之流亞也國祚中興彼昏不用豈非天哉皖書余于薛中丞幕府中見之洋洋數千言今則不能記憶矣大略勸賊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賊酋不許洋人遂助中國城守為失策此時宜急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

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并于海道劫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
 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賑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
 絕亦必俯首來求脩好然後背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
 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廣至滬地遂于
 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厯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偽作難民賃洋屋
 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所殺洋人計
 惟登舟逃遠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櫻其怒而仍
 可為用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上海者聞之無不髮指無不失色
 乃以烏雄之李秀成亦如陳叔寶之昏庸棄書牀下此真國家之福也嗚呼豈非天
 哉

造化弄人

先大夫言福建莆田縣轄兩巡檢一迎仙寨一涵江司迎仙寨姓李涵江司姓繆二
 人皆紹興人交相得也初不之異繼乃知繆則李而李寔繆蓋二人同為部吏繆以
 年滿選迎仙巡檢以部中尚有經手事難其行李乃頂名而往繆仍以李名在部越
 數年李之名年滿謁選適得涵江同在一縣相見啞然信造化之弄人也

應對舛錯之笑柄

聖門四科言語居一蓋出話稍不檢點即錯誤矣汪稼門先生志伊總督浙閩時性嚴厲僚屬進見者無不惴惴先大夫督造軍工廠戰船工竣例歸總督驗收鹽道麟公祥素謹慎恐先大夫疑有舛錯囑道庫大使達泰曰子妙于語言可幫同陳君應對免致觸忤也洎總督驗船見工堅料寔頗為嘉予達隨之行先意承志喋喋攬言總督色甚和鹽道心亦甚喜比驗及貯淡水之井總督笑曰井甚深恐小孩子跌下須淹死矣達遽對曰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同行之官無不匿笑總督色莊而去事畢麟公呼達至官解痛責之曰好好一篇文字被汝鬧壞達俯首引咎而已次日銜參麟公見總督先謝不敏總督曰我並不計較及此也麟公退又呼達告誡之遂同謁巡撫王畹香中丞紹蘭巡撫忽問及漳州鹽商王夢蘭虧課事麟公心恨此商即對曰王紹蘭乃一奸惡之小人也不革王紹蘭鹽務無從整頓不辦王紹蘭摩商無所畏懼媿媿數百言皆斥王紹蘭名而罵之藩臬兩司初以目示之不悟繼微曳其衣仍不悟巡撫乃微笑曰是王夢蘭也麟公始恍然大慚愧起立謝罪既出官廳中有傳其事者達乃合掌誦佛號曰報應如是之速哉合座大笑麟公後官至倉場總督

女子從戎

粵賊洪秀全之自廣西竄長沙也其妹洪宣嬌稱元帥常騎馬率粵之大脚婦出隊服五綵衣備極怪狀官軍望之奪氣然第炫人耳目其寔不能衝鋒決鬪也其時唐縣李方伯孟羣有妹名素貞者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于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賊招女至軍中女戎裝往代為畫策決勝累建奇功殺賊逾萬方伯常勦賊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于槍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賊眾萬目注視驚為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餘耳報至舉軍皆哭後二載方伯亦于安徽戰歿女子從戎百戰捐軀軍興二十年來所僅見者也余有詩弔之曰百騎甘甯襲賊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李方伯姬人殉節

仁和李方伯本仁開藩皖江時以千金至吳門聘一姬美而慧方伯寵之專房又于蘇州招一老伶工教度曲花晨月夕檀板金樽極聲色之娛僚屬多竊議之安慶不守移省廬州軍事又急方伯誓以身殉姬請隨死不許請益堅則謂之曰汝欲死歸

至家死可也遂遣人護之出又陳金几上集家眾諭曰我受國恩自當城亡與亡爾輩願同我死者留否則各持金去于是眾皆懷金哭拜而散老伶奮然曰眾皆去誰侍主者擲金地上遂獨留方伯歎曰歲寒知松柏不圖于伶人遇之越二日城陷方伯戰死老伶檢其屍已亦吞金死時姬行尚未百里迴望城中煙燭燭天慟哭欲絕遂曉夜遊行不匝月抵家發喪成服眾方幸更生姬獨詣夫人前叩首請死夫人勸之曰若已脫難我亦善視若若何必死姬對曰主人命我到家乃死我不可負主人遂不食數日而卒于是向之竊議方伯者至是乃共哀方伯嗟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不圖于弱女子中見之惜不知姬之姓氏也即如老伶者亦人所難能也

仕途中豪俠風

曾叔祖雲巖公諱孝昇性慷慨喜交遊弱冠時手散萬金結客官甘肅平番令揮霍益甚置驛延賓有鄭當時風會有某都統以譴戍伊犁道出公境公憐其遇厚待之復贖其行都統感甚然公于此等事甚多不之記也作官十年虧帑鉅萬落職待勘適都統復起用洵擢陝甘總督未抵任即遣人往詣公公已忘前事驚不知所出司道各官聞之亦驚既悉其情乃爭出資為彌其缺總督既至待公如上賓臺如奏保隆隆驟遷不十年官至雲南布政使公自喜愈甚人有急難求之無不應者錢塘陳

香谷中丞桂生時官某邑令欠課五千計無所出欲覓死公聞之台令人見呵之曰
五千金細事耳若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紙給之則五千金藩庫寔收也陳感
激涕零以其曾祖勾山太僕與文勤公同朝通譜誼遂以叔事公公雖喜結納而獨
不肯阿權貴時和相國紳勢張甚公不與通和願街之會福文襄郡王出師征苗以
函取庫金二十萬公與之而文襄薨未及補牘大吏劾公浮銷著賠和遂追公赴部
對簿不得辯在獄兩年嘗受恩者餽贈盈萬公度所虧太鉅不能償則悉以所贈者
周同繫之人其慷慨蓋天性也未幾没于獄時和已敗乃得援赦免追復香谷中丞
撫蘇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于兄弟人亦重中丞之能報德焉此事余弱冠時見中
丞親為余言猶以不能如某總督之脫公子厄為歎也

仕途中炎涼態

勒襄勤相國保督四川時侍僚屬以禮即不歡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告家
梅亭方伯曰我始由筆帖式官成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譴同官承風旨置
之不齒每銜參時無與立譚者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會聞新
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總督將至身先郊迎拜不見愠矣
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愠甚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何延接而我獨不

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遲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止躊躇
閭忽聞傳呼請勒三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如羈囚忽
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袂衣立于簷下指而笑罵曰汝
太無恥乃作此等形狀見余乎我稟請度參則掖之起曰不要汝磕狗頭回顧侍者
令代解衣冠曰為勒三爺剝去狗皮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我于斯時越閭罵越歡喜
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
眾官猶未散聞之俱驚我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官尚伺我于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
從此遇衙參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
三爺之為勒三爺如故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于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
而不肯輕意折辱屬官亦以此也方伯嘗舉以告人自謂一生歷官不敢慢易忽畧
人者勒侯之教也

愚民不解文告

今世遇有條教禁約之事上官必曰出示曉諭曰多出示曉諭于是匿示不張者有
罰出示不遍者有罰上官以為立法周密矣而屬吏之復于上官者亦不過曰已出
示曉諭矣已多出示曉諭矣更有格外認真者曰已勒石曉諭矣一曉諭而上官之

心已盡屬吏之責亦邇庸詎知蚩蚩之氓固有一字不識者乎民不識字則不特出示無益即勒石之示亦復何益哉同治丁卯九月有英國商人載煤夾板船于大洋膠沙而沉煤遂散浮海面南匯海濱之民咸撈獲儲于家固不見洋船也但識為洋煤而已未幾有洋人挾通事來縣見余謂南民搶掠其煤焚燒其船索賠銀五萬兩余以其語涉狂誕拒之去而密遣人赴海濱察得其情因思我民斷無賠銀之理而洋人必不肯已若不查還其煤必致肇釁事聞總理衙門所傷寔多則不賠而賠矣且庸知不飭令賠者不如先事圖之遂選幹差往沿海各村挨查而繕手諭數百張挨村遍貼剴切曉諭令將撈存之煤繳向公所免致拖累云云語極諄切又親自赴鄉督查乃沿海之地延袤計有百餘里一時不能周歷而英國領事官已照會上海道札委華洋同知陳君寶渠暨伊國施繙譯官偕洋商來並令火輪船駛至海面邏巡開炮示威勢洶洶然民情震恐而洋商則仍力持賠銀五萬之說以相囑喝余大聲疾呼以理折之洋商氣稍沮然總執賠銀之說惟不言五萬耳余曰若爾以失煤之故乞我代為查還我體兩國交好之情自然竭力查辦若言賠銀是訛詐矣訛詐則安有交情我官可去爾銀不可得于是陳君亦以正誼責之其繙譯官從而調停之則須查煤矣余于次日復偕施繙譯暨洋商到海濱審視一片汪洋無從究詰相

顧無策余乘其意氣消沮之時因與約查得煤若干即以若干還之令其先歸聽信而自向最大之村落名泥城者集眾諭話附近各村之民駭觀者不下數萬人余先以夷情諭之又以拚一官保衛百姓之語告之更以手諭之意反覆開導數百言鄉人多有感動泣下者云寔不知有此道理于是均願以所撈之煤送還余喜問曰爾等豈不見我手示乎則萬口同聲對曰雖經見示寔無一人識得字也余不覺駭然疑因歷詢保董諸人所言如一余又不禁慨然歎始悟古人懸書讀法之意懸書以治識字之人讀法以治不識字之人耳是役也共收繳煤十八萬斤皆以舟由內河運還之匝月竣事共費錢千緡悉余捐給不以累民民得晏然無事至次年余遂于境內鄉鎮設立義學二十所俾之讀書識字海濱之人靡然從風即泥城左近亦自捐置義學二所不廩于官從此南邑四郊之內絃誦之聲相聞矣

決文特識

制藝文字有特識者決之如響余生平見二人焉一為任邱邊仲思太守寶誠一為餘姚朱久香閣學蘭同治乙丑太守在甯波考試書院取前列三人決為本科必售洎榜發中者二人而所取第一者竟無名太守訝之未幾北闈榜來則其人己中南元乃復大喜閣學督湖北學政時鄉試前決科于省中書院所取十名前皆得中式

而解元即閣學之第一人也尤為科名中盛事

朱久香之行誼

久香先生固精于文其行誼尤為醇篤與倭文端相國仁同年平時以道義相切磋造次必軌于正咸豐庚辛間賊陷浙江先生矢志討賊忠憤所激言發涕垂人或迂其行事妄加謗哂先生不顧也余與先生素昧平生于上海旅次一見即傾襟以待逢人說項不去口謬許余為知兵李爵相欲委余浦東軍事先生貽書爭之謂余必須赴浙以顧桑梓爵相乃令偕史士良觀察到甯波甯波苦餉絀先生即在上海為籌餉事每數日必致余一書論軍務機宜料敵出奇動中肯要余即以書呈觀察閱之戰勝攻取多用其策會被 召用乃去然紹興之復終屬先生籌餉籌兵之力也泗門謝員外敬集黃頭義勇擊賊先生資以餉又恐敬恃勇不戒令高足弟子呂五峰茂才受豫參其軍事盡心擘畫臺著戰功會賊大至敬仍以輕敵敗沒受豫亦抗節死其宗人國恩接統其軍卒底于績先生以二人死事狀疏聞于 朝得專祠祀焉嗚呼若先生者文章經濟道學三者兼而有之矣

朱朱堂叔姪之忠謹

平湖朱朱堂先生為炳先伯雲伯公庚申同年也與先大夫最契服官恪守繩墨清

絕一塵官順天府府尹時先大夫以轉餉入都有上閩督書託其郵遞先生驚曰私牘可擾驛站耶乃出已資由信局寄去而持收照謝先大夫其謹畏如此後官至漕運總督別除積弊八省吏民咸頌之歿祀鄉賢焉先生猶子山泉觀察善張卓犖有奇氣道光二十年英人犯乍浦與余同事善後洎余司訓金華山泉以南河通判出山游擢江南淮海道髮捻煽逆保障淮海揚臺著戰功文官而得巴圖魯勇號尤為異數歿後追贈右副都御史崇祀名宦山泉季弟楚卿別駕善寶咸豐庚申署江甯同知僑駐常州時粵逆破溧水向容當道棄城走楚卿歎曰毘陵為蘇浙門戶我雖無守土之責當與城存亡遂登陴拒戰而心知事不可為賦詩曰狂風已斷悲如曲落日空揮寶劍先惟有丹心終不改猶能殺賊死戎行城破巷戰死入祀昭忠祠余未及見茶堂先生而山泉楚卿則素習也竹林二人于鄉賢名宦昭忠祠中各專一席榮矣哉

富陽王高士

富陽王君子和鑿今之高士也世席簪纓性恬淡不樂仕進少年時隨祖若父宦遊四方行路萬里橫覽山川之勝遂善作畫墨法既妙設色更神鉛朱丹碧千崖萬壑沉雄奇秀兼而有之尤工花鳥見者驚歎名重一時因以畫自給筆墨外不妄受一

錢人皆敬之。咸豐辛酉賊臨富陽，子和避難鄉間。日三四徙。一日者天陰雨雪，忽聞賊至，急起奔走倉皇中，乃撞入賊隊，遂被縛去。賊酋見其文弱，目又短視，驅行泥淖中，屢起屢仆，憐而釋之。謂曰：「速行，遇他隊不汝活也。」子和既得脫，不暇擇路，戴身荆棘，屢穿襪破，天既昏黑，仍不敢息，望前疾趨。于雪光中忽睹一屋，遂奮身入其門，聞其無人，窺其室，則似有聲響，乃訴以被難之苦，乞為容留。良久，有婦人應曰：「我等廩敗室中，子其入焉，入則暗黑，不能辨人，遽踏于地，既凍且餒，身僵足痛，喘息逾時，乃問婦之姓氏，則對曰：「我某之妻也。某與子和本係遠戚，聞之稍慰，再與語則不答，億極亦不能復詰，垂頭稍睡。一時許，忽聞婦呼曰：「天將明，賊且至，子可行矣。子和遂捫戶而出，走未數里，天果明，遇鄉人得脫于難，又悔不挈婦同行，恐其亦罹于難也。久之事定，歸過某戚，告以故，且謝其妻。其人駭曰：「吾妻死已三年矣，乃知遇鬼，子和以為奇。今年因談往事，舉以告余，余曰：「喪亂之際，天道尤近，善人終得保全，子忠信篤敬，自當有鬼神呵護，難而遇救，亦常理耳，何奇之有。」

曾侯甘心受欺

同治乙丑之秋，郭遠堂中丞開藩蘇州，余與同官諸人晉謁，翌日中丞觴之酒酣中，丞忽問元私令蕭山陶君肖農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對曰：「已遊庠，且食贖矣。」中丞

乃又謂余等曰此係渠鄉人當金陵初復時嘗稱校官往謁曾侯高談雄辯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竒之矣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弊事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顧在己之如何耳某盱衡當世略有所見若中堂之至誠感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嚴氣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諸公則人雖不欺而尚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撫髯稱是因謂之曰子可至軍營中一觀我所用之人某諾而出次日遍謁諸文武歸而復命曰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然某于其間得二君子人焉侯驚問何人則舉涂方伯宗瀛及中丞名以對侯又大喜稱善乃待為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造礮船未幾忽挾千金遁去所司以聞且請急發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惘然退侯乃自循其鬚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聞者皆匿笑不敢仰視中丞言至此又顧陶若曰此人既遊庠食餼當令人勉之務正如曾侯者難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談舉為笑柄或曰幸金數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余曰不然昔宋韓魏公總五路師經略西夏有人以偽書干之得厚贈去已而事露諸將請捕之韓公曰此人敢于百萬軍中持偽書以欺我則其人之胆識必有過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國是又生一張元也遂止後世論者共服韓公之深識遠慮當金陵甫復時髮逆

未平捨勢正激曾侯之見即韓公之見也大臣謀國深遠言惜此區區之金及受欺之名哉眾皆以余言為然

王烈婦

余官金華縣訓導時府學訓導杏泉王君英瀚與余同官交相得也杏泉長子繼本字根仙以髫髻食餘書法秀美尤工古文詞實好中無不噴噴羨杏泉有子矣嗣余官江蘇與杏泉不通問者數年余家婦山陰錢慎庵太守女也嘗言其戚王孫氏殉節事心疑為杏泉家事未暇細詢也今年杏泉郵寄其媳王烈婦傳讀之乃驚根仙以死死其婦又以殉節死為慘然者久之按傳烈婦為會稽孫君悅祖女性孝友年十六歸根仙事舅姑如事親相夫以順御下以寬里黨無間言甫三年而根仙以病死烈婦勸絕後蘇綆而截髮誓不獨生悅祖痛愛婿死哭之哀遠遶疾卒烈婦良經號泣奔赴視殮畢歸諸家人曰吾今可以死矣初欲覓刀縊以殉其祖司訓公借虧體義諭之冀舒其死烈婦曰死所天非余歸乎乃絕粒翁姑百計解之不可得絕食七日漸死矣司訓公又強飲以西瓜汁一杯復延七日乃終嗚呼其初殉也慷慨其卒殉也從容此其所謂百折不回者也嗚呼有婦如此根仙可謂不死矣烈婦名留大壤與日月爭光烈婦亦何嘗死哉

金余二善人

余行年六十有四生平所觀豪傑俊雉之士甚多而善人則止得二人馬一為金華
余樂魚藻一為無錫余蓮村治樂魚少讀書不應試家甚貧而為善不倦邑中掩埋
育嬰及一切諸善舉孜孜矻矻幾欲以身殉之人或笑其愚不顧也工書畫不肯多
受人潤筆其廉介益出于天性咸豐元年邑人公舉應孝廉方正科力辭不獲然總
不肯易六品服仍以布衣終身蓮村以諸生得保訓導監翎然亦不求仕進遇善事
必竭力成之勸人為善言散昏焦不以為苦遍遊江浙地方以因果成人如溺女搶
醜淫殺諸事詩誦誘掖勸化人苟父之即叩首以謝不以為辱又自撰院本糾會數
千金以忠孝節義重演劇名曰善戲使觀者興起感動然世俗習于浮麗聽古樂則
惟恐卧故志不得行而蓮村不悔也第因之感化者亦復不少蓮村曾于途中病甚
僕人陸慶乃截指和藥救之則其感人之深可見也余攝南滙事蓮村來謁出小學
諸書囑令分布又以保嬰恤嫠章程見勸余因于縣境設立義學多所又創立保嬰
恤嫠等會均見成效皆蓮村啟余也樂魚與蓮村皆規行矩步不苟言笑其樂善亦
同出一轍惜二君相距遠不獲相見使苟相遇必有相視而莫逆者也樂魚歿已久
聞蓮村今年始歿嚴芝生太守告余謂人傳蓮村已證真人之位者余曰使天堂無

則已有則蓮村樂魚二人者必生天無疑矣

福星輪船失事

光緒元年三月蘇省招商局福星輪船裝運江蘇漕米七十石赴津內有江蘇海運委員補用知府蒯君等二十一人浙江海運委員石君一人暨董事僕從等數十人行至山東烟臺地方天起大霧觀面不能見物猝遇英國澳順輪船兩船相衝福星船竟被撞沈于是委員董事僕從人等並溺斃六十五人其遇救得生者僅江蘇候補知縣江君等三人而已事聞李爵相據情入奏 朝廷震悼死事各員均加銜照陣亡例議卹廕子並命于天津上海二處建立專祠董事僕從等咸得附祀江蘇大吏復籌庫款提出銀兩各予死者家養贍以十年為期英國官員亦罰澳順輪船賠銀作卹死事諸人既厚邀 國恩復得中外優卹計存歿均無遺憾矣惟內中有候補縣丞長嶽一事最為奇絕因特志之長君係滿洲人以佐貳需次蘇臺者久矣光景困甚上官憐之給予津運一差俾得薪水以顧其家長君奉委忻然別妻子而去未旬日其妻晨粧竟出戶操井向忽倒地大呼作長君語曰輪船失事我已死矣可速延我好友某某來其友至則緬述船破事始末時蘇城尚未得信也眾皆大驚長又曰我死後已得差使心念家貧子幼故曉夜奔馳而歸因囑某友曰我子年甫

十歲無人養贖乞君念交情年之去譬如家中多用一小僕耳言訖淚下某亦哭而
父之長復曰我妻如此命苦在人世亦無好處當與之同赴冥間于是衆爭勸曰爾
子尚幼若非有母撫育如何得以長大請勿作此想長思之良久乃應曰諾遂作謝
辭別而去其妻乃霍然醒問以附魂諸事皆不能知第謂出戶之際覺冷風一陣吹
向身上遂不省人事矣越二日乃聞惡耗時余薄遊蘇臺寅好中喧傳其事署方伯
應敏齋先生守程朱之學不信鬼神余舉所聞以詢方伯亦早有所聞共相歎異方
伯曰子方作筆記可敘入之與神滅無鬼二論相辨也

楊遇春逸事

富陽周芸皋觀察凱由進士厯官至福建興泉永道所至卓有政聲道光十二年臺
灣民張丙作亂大府調觀察攝理臺灣道事戡定之際搜捕餘孽鞠訊犯供無枉無
縱辦理善後事宜籌畫周密去任至今將四十年臺地臺遭東西夷外警而境內風
塵不驚盜賊不起則措置之善也溯自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始入版圖至道光十二
年僅一百五十載耳而亂者凡十五起或請大兵剿之或以本省兵平之其亂之生
也或數年或十數年輒一見其自相殘賊則間歲有也觀察精心運用力籌所以善
厥後者條教章程規畫悉當海疆得以久安無事其功甚偉去歲日本窺臺東南軒

食惜觀察入歸道山矣觀察文集中有記前陝甘總督楊侯逸事一則仰見疆臣養威重尊國體之至意讀之不勝佩服侯豈預知今日東夷之抗我廟行耶因亟錄之使後世知我朝廷之威德焉

回疆張格爾之亂賊大臣據喀什噶爾城圍和闐葉爾羌英吉沙爾三城上命大學士長公為揚威將軍往征之以陝甘總督楊侯參贊軍事抵七里河與賊夾河而軍侯以所部先濟賊見中流人馬高大殊于常驚為神侯擊之伏屍萬餘張格爾遁復喀什噶爾城三城圍解既而久不得賊或謂賊畏侯不敢出侯在軍不可得也上召侯回陝甘總督任總督駐蘭州控嘉峪關回疆出入要地也尋遣伯克伊薩克誘張格爾出獻俘京師回疆平上嘉伊薩克功加郡王銜伊薩克素強盛雄長諸伯克與二子分領三大城築韃通華言道光十一年奉詔入朝自恃功高益驕倖非分輿馬餘多所經回疆諸伯克感其供張比入闕摺盛甘肅府縣請于布政使白侯將迎請郭侯曰無須第視我行事明日將至侯以令箭招至數里外伊薩克乃單騎從數人來侯令自戈什哈以上有頂戴者冠帶華服不佩刀韃門平列至堂下皆滿伊薩克至轅門下馬步行見兩旁官屏息立無聲偃蹙不敢仰視至堂側少許命入見堂以內虛無人馬一巡捕官導之行歷聽事數重侯見之便室居中高坐常衣

冠二童子侍旁于地施紅綢一伊薩克及門未踰眼雙足跪摘冠扣頭侯令一童子扶以入命坐伊薩克叩頭者再乃坐道溫語竟侯自拂其髻曰吾老矣較在回疆時奚若曰更精神侯曰汝亦老髮加白吾輩受大皇帝厚恩當思及時報稱為子孫計無妄想伊薩克叩頭曰謹受教侯又曰大皇帝念汝少住即行無多從宜往謁各官皆有食物恣汝啖也令一童子扶之出伊薩克汗流體裏衣皆濕上馬行數里神始定侯諭布政使下及府縣官以小禮禮之明日伊薩克減騎從行或請故侯曰蘭州為入關第一省會俾知天朝儀注他省加禮乃知恩矣同安令項廷綬時官甘肅親見之為凱言又曰凱旋兵初過州縣橫甚毆知縣報聞皆咎令侯意不謂然比至親臨堂皇就轅門相責帶兵官各四十受責者五十餘人斬毆官者一人以徇兵後無敢譁侯任固原提督三十年陝甘婦孺識與不識皆畏愛侯及官總督見所屬益謙曰吾饒人公事懼有失幸助我然所策斷悉中度非人所及凱嘗見侯于乾清門外偉軀幹美丰儀頰面修目詞氣藹然鬚長三尺許覆胸白如銀文武威風天人也侯名遇春四川崇慶人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以身當先未嘗受創年八十有一以疾致仕未報次子國禎時巡撫河南求解職侍養蘭州詔許之在官受養中外以為榮故侯復請命安車入都召見數四賜克什復幣無

算侯初以平滑縣功封一等男至是晉一等侯 勅各省地方官護送以歸食俸于
家夫人年亦八十子弟官文武二品者一門八人舊所部戈什哈官提鎮者同時十
餘人貴州果勇侯芳侯同姓繼侯為固原提督先侯而侯亦侯所拔也